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明 季 北 略

(二)

計 六 奇 編 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明 季 北 略

(二)

計 六 奇 編 輯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明季北略卷之八

崇禎五年壬申

元旦異雪

元旦雪積旬厚至四五尺。飛簷邃閣。有巨人面形。鬚眉畢具。及人馬交馳跡。識者占兵戈之象焉。出色錄。

賊流秦晉

正月朔己亥。大風霾。延綏賊僞米商入宜君縣。陷之。復陷保安合水。流入山西者。陷蒲州永甯。大掠四出。山西巡按羅世錦歸咎于秦。謂以鄰爲壑。給事中裴君錫。晉人也。上言請責成秦之撫鎮。驅之回秦。而後再議剿撫。當事無識如此。

昔米元章爲令。邑有蝗。百姓驅之出境。鄰令怒其害己。元章移牒戲曰。敵邑既能驅去。貴縣何不驅來。讀之噴飯。世錦之愚。與鄰令何異。王新建旣擒甯王。而武宗始至。羣小倖功。欲縱之復戰。是以兵爲戲矣。君錫之見。亦猶是也。謀國如此。賊安得不恣乎。

洪曹破賊

正月。洪承疇。曹文詔。擊敗賊于槐安堡。郝臨菴。可天飛。爲官軍所敗。獨行狼逃入其伍。耕牧鐵角城。爲持久計。承疇文詔。擊破之。斬可天飛。其二賊亦生得就誅。文詔忠勇善戰。承疇與下同甘苦。得士卒心。轉戰四載。斬級三萬。西人稍稍休息。然亦憊甚矣。

西澳之捷

正月甯塞逸賊合環慶諸寇屯鎮原之蒲河欲犯平原走鳳翔漢中陝撫練國事總兵董志義遣兵各守要害賊遂不敢出既而洪承疇從鄜州閒道至曹文詔以臨洮兵至賀虎臣兵亦至會于西澳各夾擊賊大小十餘戰追奔數十里斬首千餘級傷墜無算而甯塞之寇息矣惟混天猴等尙據襄樂練國事遂移鎮甯州時以西澳之捷爲用兵來第一

馬鳴世論三秦

正月陝西原任通政使馬鳴世上言三秦爲海內上游延安慶陽爲關中屏藩榆林又爲延慶屏藩無榆林必無延慶無延慶必無關中矣乃自盜發以來破城屠野四載于茲良以盜衆我寡盜飽我飢內鮮及時之餉外乏應手之援揆厥所由緣廟堂之上以延慶視延慶未嘗以全秦視延慶以秦視秦未嘗以天下安危視秦而且誤視此流賊爲飢民至今勢焰燎原莫可撲滅若非亟增大兵措大餉爲一勞永逸之計恐官軍驚于東賊馳于西師老財匱揭竿莫禦天下事尙忍言哉

後十年自成定三秦蹂燕趙而天下隨之馬生之言若操左券

馬鳴世號岫旭武功人萬歷丙辰進士除洪洞知縣清廉慈惠士民尸祝之以治行高等徵拜御史天啓甲子巡按山東再視京營以忤璫削職歸崇禎戊辰起原官疏論冢臣王永光爲逆璫餘孽薦用高捷史堇兩邪臣夫堇捷爲霍維華等逆黨云云尋陞順天府丞遷通政壬申陞操江副都御史乙亥陞右都御史歸里居久之卒

高迎祥諸賊

二月甯塞。賊復熾。二十二日庚寅。賊夜入酈州。兵備僉事郭應響死之。三月二十有五日壬戌。陝賊陷華亭。知縣徐兆麒。任纔七日。逮至。竟坐棄市。上頗心惻。溫體仁不爲救人。皆寃之。四月湖廣流寇自興國入江西。秦和吉安等處。張獻忠復隨賊首高迎祥。王自用等寇山西諸郡縣。七月山西賊陷大甯。八月曹文詔擊賊甘泉。敗之。九月山西賊破臨縣。賊魁豹五等據其城。又陷修武。殺知縣劉鳳翔。焚掠武涉。暉縣。遂圍懷慶。上以藩封重地。切責河南巡撫樊尙燦。殺賊自贖。十月詔副總兵左良玉將兵二千五百人援懷慶。

高宏圖削籍

三月工部右侍郎高宏圖上言。臣部有公署。中則尙書。旁列侍郎。禮也。內臣張彝憲。奉總理兩部之命。儼臨其上。不亦辱朝廷而褻國體乎。臣之爲侍郎也。貳尙書。非貳內臣也。國家大體。不容不慎。故僅以川堂相賓主。而公座毋甯已之。雖大拂彝憲意。臣不顧也。目總理公署。奉命別建。則在臣部者。宜還之。臣部豈不名正言順。而內外平。上以軍與餉事重。應到部驗核。不聽。宏圖遂引疾求去。疏七上。竟削籍。七月以司禮監太監曹化淳提督京營。

周鏞論用內臣

十二月南禮主事周鏞上言。內臣用易而去難。此從來之通患。然不能遽去。猶冀有以裁抑之。今張彝憲用。而高宏圖之骨鯁不可容矣。金鉉之撫蘆。雖幸免罪。以他事中之矣。王坤用。而魏呈潤以救胡良機處。

矣。趙良曦以直糾扶同處矣。鄧希詔用。而曹文衡以互結投閒矣。王宏祖以禮數苛斥矣。若夫孫肇興之激直。李日輔、熊開元之慷慨。無不罷斥。尤可歎者。每讀邸報。半屬內侍之溫綸。從此以後。草菅臣子。穢褻天言。祇狗中貴之心。將不知所極矣。上怒其切直。削籍。禮部員外郎袁維咸疏救之。不聽。以司禮監右少監劉芳譽提督九門。

皇子生

四月庚辰。皇三子慈炯生。九月。皇四子慈炤生。九年九月。皇五子慈煥生。十三年八月辛亥。皇七子慈生。十五年三月。封永王。

孔有德陷登州

初。崇禎四年六月乙酉。孔有德攻青州。庚寅。攻登州。五年正月初二日庚子。張可大令副總兵張燾等與有德戰。燾兵忽戴紅巾反。兵擊諸軍。可大兵殲焉。游擊陳良謨等死之。初三日辛丑。登州城陷。十三日辛亥。有德破黃縣。十七日乙卯。以徐從治巡撫山東。謝璉巡撫登萊。四月十七日癸未。有德攻巢城。徐從治砲傷卒。六月癸卯。有德殺萊州知府朱萬年。九月十四日乙酉。有德復入登州城。官軍圍之。十一月。有德出戰。敗走。十二月初三日丙寅。有德航海至黃縣。及明年四月。自蓋州歸于大清。

賊首名號

是歲。登萊兵變。因調關甯兵馬步二萬討平之。朝議欲乘戰勝精甲。渡河進剿。兵部尙書張鳳翼。家本山西。慮其驅賊入晉也。阻之。盡放遼兵出關。賊遂得渡河而南。因入豫。入楚。入安廬。賊首之有名號者。在秦

則稱紫金梁、王和尚、滿天星、蝎子塊、老回回、一字王、劉小山、邢管隊、領兵王、整齊王、闖場王、劉姓、過天星、張五、南營八大王、八爪龍、徐姓、西營八大王、張獻忠、二隊八大王、不沾泥、混世王、曹操、亂世王、八隊闖將、張姓、張飛、九條龍、五條龍、賀雙全、高總管等二十四家、晉豫則稱英王、王鎮虎、宋溫、趙令軍、曹操、過天星、吳計、郝光、混天星、荆聯子、過江王、混世王、大膽王、征西王、福壽王、齊天王、密靈王、閻和尚、老回回、上天龍、出獵雁、黑心虎、搜山虎、新一字王、西營八大王、南營八大王、北營八大王、混天王、紫金梁、上天王、領兵王、閻王、老邢、四隊、六隊、八隊、闖場天、順義王等三十二營、各擁衆數萬、少者萬計、蹂躪直省無虛日、時李自成方依闖王高氏、與劉良佐自結一隊、號闖王、名不大著。

百官進馬

十二月、令百官進馬、三品以上、各貢一疋、餘各進、俱納于御馬監、實費金買之本監也、否則雖駿驥亦卻之。

誌異

四月三十日丁酉夜、江甯地震、九月、西安縣雨穀、其粒長于常稻、差黝黑、十二月二十五日黎明、無錫白霧蔽空、飛雪如霰、着樹木悉成花朵及瓔珞刀劍之狀。

明季北略卷之九

崇禎六年癸酉

周延儒罷相

先是元年三月周延儒爲禮部右侍郎。二年十二月入閣辦事。至是正月爲宣府閱視太監王坤所劾。周上疏乞罷。不允。左副都御史王志道上言。王坤內臣。不宜侵輔臣。上召羣臣于平臺。謂志道曰。遣用內臣。原非得已。朕言甚明。何議論之多也。昨王坤之疏。朕已責其誣妄。乃廷臣舉劾。莫不牽引內臣。豈處分各官皆爲內臣耶。志道奏曰。王坤直劾輔臣。與朝皇皇爲紀綱法度之憂。臣爲法度惜。非爲諸臣地也。上曰。廷臣於國家大計不之言。惟因內臣在鎮。不利奸弊。乃借王坤疏要挾朝廷。誠巧佞也。因詰志道者。再延儒曰。志道非專論內臣。實責臣等溺職。上色稍霽。曰。職掌不修。沽名立論。何堪憲紀。立命志道退。延儒遂放歸。

知推官員

二月諭吏部舉潛修之士。科道不必專出考選。館員須先歷知。推垂爲法。

先是館員多選庶吉士。至是以時方多故。欲知郡邑利弊。而重知推。亦時事之一變也。

內官監紀

五月諭兵部流寇蔓延各路。兵將功罪。應有監紀。時命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爲內中軍會。

各撫道分入曹文詔、左良玉諸營。紀功過、催糧餉。仍發內帑四萬金、素紅蟒段四百匹、紅素千匹。軍前給賞。

用內官爲監紀。卽唐之魚朝恩、觀軍容使也。其失甚矣。嗚乎。朝廷雖乏人。奈何使刑餘之人與知軍國重事哉。

山西賊

三月十五日丙子。山西兵擊賊于陽城。比時張道濬得罪家居。設伏于三纏凹。賊至。伏起。生擒滿天星。巡撫許鼎臣獻俘闕下。奏道濬功第一。四月五日丙寅。賊陷平順。二十四日乙酉。曹文詔敗賊于陽城。五月二十九日庚申。文詔襲賊于偏店。賊盡南奔。諸將會兵逐之。奪馬騾數千。賊自邯鄲南走。六月。賊陷河順。七月六日丙申。陷樂平。十一日辛丑。陷永和。旋陷沁水。十月。賊至甯晉。尋據五臺山。其中薪儲皆具。險阻足守。官兵不敢擊。

河南諸賊

賊在河南。沿山州縣。無處不到。正月十五日丁未。左良玉敗賊于涉縣之西。斬其渠賊。望其旂幟皆靡。然賊勢尙熾。謀犯河南。副將芮琦戰死武安。二月。賊踞林縣。山中飢民相望而起。良玉敗績于武安。兵七千。先後失亡殆盡。中軍曹鳴鶚陷沒趙塞。河南賊益熾。長驅保定。兵備虛象。昇禦卻之。三月。詔總兵鄧玘將川兵二千。益以土司馬鳳儀兵。馳赴河南。未幾。鳳儀敗歿。賊入清化。游擊越效忠登屋擊賊。墮地死。游擊陶希謙在武安。出禦賊。會日暮。移營。賊乘之。落塹死。左良玉馳救清化。賊方去。後馳武安。勝之于三井。獲

賊首小秦王曹文詔自晉來援勝于毛嶺。四月，河西賊自輝縣入清化鎮，所在守將敗歿。部臣以河南不塞太行之險，揖盜使入，撫臣不得無罪。五月，河北賊陷涉縣，賊盡至磁州，衆十餘萬，長可五六十里。總兵鄧玘與良玉會兵彭城，尾至林縣之清池柳泉，擊敗之，殲其尖騎九天聖等八十一人，其分股犯衛輝者，巡撫元嘿自乘城以卻之。六月，川兵潰于林縣，潞王告急。辛酉，左良玉破賊于懷慶，賊盡犇太行山。參將湯九州領昌平兵至豫，時賊爲鄧左、周爾敬三家兵所追，方從林走輝。九州自涉來林，闖賊之中堅勝于馬鞍山，斬賊首混天王。賊從林犇懷濟，鄧左追擊，大敗之。賊奔潰，沿河從溫孟至武涉，遂入山，復回林縣。時湯九州駐兵水冶，居安林磁武四邑之要路。七月，賊屯彰德，復以閻思印同總兵張應昌合剿。分陽知縣費甲鏢以供應，逼迫投井死。八月，有陽邑鎮科泉、清涼山、九龍山、王凱寨、原康村、湖南七捷，斬獲賊目混天猴等。湯九州功居多。左良玉有河村、柿黃山、八特三捷，俘斬新立一字王、殺盡王等。周爾敬有都里馬鞍山二捷。是月，京營副將王樸以禁旅六千至彰德。九月，有原康、晉底、涉縣三捷，斬獲飛天聖等。兵勢大振。賊棄妻子走北奔五臺山，旣而復回。京營尾于後。湯左扼于前。京營勝之于亢侯、石坡、牛尾。湯兵勝之于青店、沙岡，賊勢窮迫。十一月，賀雙全、新虎等因京營乞降，然焚掠如故。湯九州在林縣連戰三日，勝于兩岔口，再勝于安陽夏村。又勝于旁坐寨、清涼山，共擒斬四百餘級。左良玉又勝之，斬二百級。晉兵曹變蛟亦勝之于涉縣，守備許志忠、孔道興等併力進剿。賊前隊已連夜走濟源、垣曲，遂以二十四日乘冰渡河而南。二十六日，破澗池。十二月朔己未，破伊陽。初二庚申，又破盧氏。賊渡河後，殺掠更慘。初，止左師一軍尾後，雖有盧氏銀洞溝、刀環川、柳泉之捷，而賊衆四掠維陽、新安、陝州、靈寶、閿鄉、盧氏、永甯、汝州。

魯山、葉縣、舞陽、遂平、確出、信陽、南陽、裕州、泌陽、桐柏、浙川、新野、內鄉等州縣。賊無不至。十二月十九日。賊至鄆城。勢逼開歸。會日暮雨雪。巡撫元嘿起湯九州于床曰。事急矣。宜乘夜襲之。卽晚勝之于吳城鎮。追殺六十里。殺賊盈野。斬四百餘級。明日又追及于橫山鎮。斬六百餘級。皆殺賊強壯。二十日。左帥有保安之捷。有趙左之捷。又有平上關黑山之捷。至七年甲戌正月初一日。巡按劉令譽督京營。有牛蹄涔之捷。出其不意。斬級踰千。得此三路大捷。賊始狼狽走楚。河南乃甯。蓋賊最畏曹文詔。其標將曹變蛟更驍勇。時爲之謠曰。軍中有一曹。流賊聞之心膽搖。次左良玉。湯九州。若京營兵。賊甚輕之。是年三月。蜀賊寇百丈關。官軍敗沒。九月己亥。張應昌敗賊于平山。獲賊首張有義。卽一盞燈也。

賊犯湖廣

十二月二十二日庚申。賊假進香客。犯鄆西。二十五日癸巳。陷上津。

鄧祖禹罵賊

鄧祖禹。字又元。湖廣蘄水人。習騎射。中萬曆己未武進士。選瀋陽守備。未幾。大清兵至。祖禹入陣。多格殺。中矢墜地。將死。夜半。乃甦。呼城入。負矢如蠅。創甚。遂告歸。尋起宣府守備。崇禎初。京城困。申甫全軍皆沒。祖禹提兵。遇于蘆溝橋。殊死戰。勢稍卻。晉涿州副總兵。流賊亂。移鎮黃德。尋守孝感。忽報應城破。巡撫檄往援。所攜止七百人。比至。寂然。甫入城。相度賊四面掩至。圍數重。祖禹破圍退。保西門外。顧左右曰。吾受國厚恩。誼常血戰。以報皇上。突圍得出。幸也不則以死繼之。復何言。圍堅不得出。遂被執。賊素敬祖禹。解其縛。治酒安上坐。且羅拜曰。須公爲我作一主盟。祖禹曰。朝廷福大。諸賊何敢如此。賊請之至再。祖禹罵

益厲曰。若此。須換卻心肝。張獻忠怒曰。換卻汝心肝。亦不難也。遂呼衆曳出。縛大樹上。剖心剝肝殺之。

附記

高迎祥距楚九十里安營。楚都督鄧祖禹、率總戎張全昌、副將楊世恩、先鋒鄧天河、參將李文雲、游擊朱世盛、坐營王可貞、把總鄭新參、千戶金得功、百戶馮迎勝、哨總畢烈英等、以五千人進。追殺二十里。迎祥將遁。馬守應曰。再戰不勝。走未晚也。遂率衆與鄧天河戰。守應被鞭走。天河傳令發七砲。擊傷甚衆。驅兵追逐。迎祥大懼。羅汝才舉刀砍天河。天河挺鎗迎戰。汝才佯走。天河逐之。汝才密取箭射中眉心。天河墜馬。被賊斬首去。祖禹歎曰。吾子勇冠三軍。今乃爲國傾生。惜哉。復督張全昌進兵。止千人。與賊將過天曉遇。卽敗。更遣楊世恩統兵禦之。不戰而走。爲滿天星追獲而降。祖禹怒。親率衆出。忽風雪大作。士卒寒慄。火藥盡濕。祖禹仰首歎曰。天何困英雄若此。遂冒雪突前。混世王被鐵簡擊回。劉國能劍傷左足而敗。整世王復擊背走。迎祥大駭。悉衆出戰。遙謂祖禹曰。倘將軍不鄙。願求爲帥。幸尊裁之。祖禹大怒曰。逆天叛賊。敢胡論耶。吾忠心報國。特來剿汝。于是朱世盛、李文雲、七將出戰。賊營混天王、掃地王等九人圍之。搏戰良久。賊衆突進。八將被擒。迎祥親釋祖禹。縛羅拜曰。誤犯尊顏。望乞恕罪。願將軍爲總主。萬勿過辭。祖禹罵曰。吾赤心報國。忠臣豈負聖主。投賊乎。迎祥再三諭之。祖禹罵不絕口。迎祥大怒。叱左右縛之。且曰。取他心來。看果赤否。祖禹出歎曰。妻子已矣。所恨老母不得見耳。然自古忠臣爲國忘家。莫不如此。予亦何憾。須臾剖心獻上。迎祥見之。亦歎曰。眞忠臣也。命瘞之餘。七將俱被殺。士衆悉降。收總兵。任見國、擒德安府、應城縣令張紹登。紹登手

指賊大罵。賊怒。磔之一時。義焉。既殺紹登。縱兵肆掠。前出正錄謂獻忠而剖心則一。况張高俱賊魁也。

陳奇瑜威著關陝

八月二十八日丁亥。陝西敗。攻隆德。殺知縣曹彥芳。分守固原參政陸夢龍。戰于綏德城下。死之。十二月二十七日丙戌。賊陷鎮安。時秦賊既盡。入晉。流突畿輔河南。至數十萬。而延綏賊首鑽天哨。開山斧。猶據永甯關。前阻山險。下臨黃河。負固數年不下。延綏巡撫陳奇瑜謀取之。乃陽傳總制檄發兵。簡衆七千人。抵延州。因潛師疾走入山。賊不虞大兵至。倉皇潰逸。焚其巢。縱擊斬首千六百級。二賊死。分兵擊賊首一座。城斬之。延水賊悉平。奇瑜威名著關陝。

誌異

正月朔癸巳。大風霾。日生兩珥。二月癸亥朔。建昌軍家生豕。一首二身。八蹄二尾。六月。河南大旱。密縣民婦生旱魃。燒之乃雨。八月。襄城縣莎雞數萬。自西北來。莎雞固沙漠產。今飛入塞內。占者以爲兵兆。十一月初八日甲辰。洮州衛地震。二十四日壬子。定遠堡龍洞內銅鼓有聲。甲寅。又有聲。先年奢寅敗。聲聞三日。崇禎二年。有聲。東兵犯永。是歲。陝西山西大饑。

六月二十四日。大風。下午。益烈。雨五六寸。水頓長三四尺。牆壁多倒。有壓死者。風聲如雷。大楊盡拔。門首橋板重三四百觔。飛起。落河中。凡異風。猛雨。一晝夜。次日黎明。始息。天色陰慘。予過橋南。見鵲多死。田塍下。江湖海閒人死無算。靖江夜半。江水泛溢。入城。陷半壁。廿五辰時。方退。城外人多死。通州瓜州等處。

皆淹。自南都下至杭州。雖或無雨之處。而風俱甚大。六合縣無雨。而水亦長五六尺。松柏多拔。時子年十
二。從家孟伯雄讀書廳左。聞風聲刮烈。頗怛。先君子歎曰。歲其歉乎。

昔康節先生于河南府天津橋聞杜鵑聲。卽知南人作相。禽鳥固得氣之先者。今襄城爲開封屬邑。而莎雞飛入。地氣自東而南矣。殆大清得中國之徵乎。當不止兵焉已也。

明季北略卷之十

崇禎七年甲戌

袁繼咸論謫言官

正月謫給事中李世祺于外。以劾大學士溫體仁、吳宗達也。山左提學袁繼咸上言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今鳴而箝其舌，擊而絀其羽，朝廷之於言官，何以異此？使言官括囊無咎，而大臣無一人議其後，大臣所甚利，忠臣所深憂，臣所爲太息也。且皇上樂聽讜言，而天下誤以攻彈大臣爲天子所厭聞，其勢將披靡不止也。上以越職言事，切責之。

袁繼咸論拜內官

總理太監張彝憲請入覲官投冊，以隆體統。許之。二月也。袁繼咸上言曰：士有廉恥，然後有風俗。有氣節，然後有事功。今諸臣未覲天子之光，先拜內臣之座。士大夫尙得有廉恥乎？逆璫方張時，義子乾兒昏夜拜伏，猶以爲羞。今且白晝公庭，恬不知怪，所爲太息也。上以越職言事，責之。張彝憲奏辯，覲官參謁，乃尊朝廷，繼咸復上言：尊朝廷莫大于典例。知府見藩臬行屬禮，典例也。見內臣行屬禮，亦典例乎？諸司至京投冊吏部各官，典例也。先謁內臣，亦典例乎？事本典例，雖坐受猶以爲安，事創彝憲，卽長揖祇增其辱。高皇帝立法，內臣不得干外事。若必以內臣繩外臣，會典所不載，上仍切責之。

信用內臣

二月。監視登島太監魏相。以給事中莊鼈獻上太平十二策內。請徹監視。因求罷。上不允。因貶鼈于外。五月。陝西按察副使賀自鏡。奏監紀太監孫茂霖玩寇。宣府太監王坤奏。監軍紀功罪耳。追逐有將吏在。果如自鏡言。則地方官罪不在茂霖下矣。上不問。六月。敕禁旅功。蔭太監曹化淳世襲錦衣衛千戶。袁禮楊朝進盧志德各百戶。以擊盜屢捷也。

論罷監視太監

六月。罷各道監視太監。諭曰。朕御極之初。徹還內鎮。舉天下悉以委之大小臣工。比者多營私罔恤民艱。廉謹者又迂疎無通論。己巳之冬。京都被兵。宗社震恐。此士大夫負國家也。朕不得已。用成祖監理之例。分遣各鎮覽視。添設兩部總理。雖一時權宜。亦欲諸臣自知引罪。今經制粗立。兵餉稍清。諸臣亦應知者。其將總理監視等官。盡行撤回。以信朕之初心。惟關甯密邇外境。高起潛兼兩鎮。暨內臣提督如故。

倪元璐請徹監軍

十一月。侍讀倪元璐上言。邊臣之情。歸命監軍。無事稟成爲恭。寇至推委百出。陽以號于人曰。吾不自由也。陛下何不信賞必罰。以待其後。而必使近習之人。試之鋒鏑。又使藉口。迄用無成哉。始陛下曰。行之有績。卽徹。今行之無績。益宜徹。不聽。

陳子壯與溫體仁有隙

禮部右侍郎陳子壯。嘗謁大學士溫體仁。體仁盛稱主上聖神。臣下不宜異同。子壯曰。世宗皇帝最英明。然耐廟之議。助戚之獄。當日臣工。猶執持不已。皇上威嚴。有類世宗。而公之恩遇。孰與張桂。但以將順而

廢匡救。恐非善則歸君之意也。體仁意沮。遂成嫌隙。

陳奇瑜總督五省

二月。進延綏巡撫陳奇瑜。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賊所向。隨方勦撫。先是。賊既蔓延秦晉楚豫之郊。流突無定。廷議以爲各鎮之事權不一。互相觀望。宜以重臣開督府。統攝諸道兵討賊。上允之。僉議洪承疇。因陝西三邊所恃。未可輕易。故有奇瑜之命。

李自成降叛不常

洪承疇精韜鈴。率曹文詔。曹變蛟。賀人龍等。凡破賊于甯塞。於西安。於延北。於西濠。於莊浪。斬賊渠神一魁等。招降中斗星等。先後勦獲甚衆。由是張獻忠與延安賊李自成奔竄鄂閒。

六月。陳奇瑜圍自成于漢中車箱峽。會連雨四十日。弓矢俱脫。賊馬乏芻。死者過半。自成大窘。乃自縛乞降。奇瑜許之。各給免死牌籍。七月七日辛卯。賊至鳳翔。藉口奉督撫檄。安插城內。守臣知其詐。給以門不敢啓。須絕城上。先登三十六人。盡殺之。奇瑜因借爲辭。劾地方官紳撓債撫局。命緹騎逮寶雞知縣李嘉彥。鳳翔鄉紳孫鵬等五十餘人下獄。

李自成陷登城。圍郃陽。聞洪承疇兵至。解圍去。轉寇平涼邠州。八月。自成陷咸陽。殺知縣趙濟昌。官兵至。賊棄金帛。餌官兵。竟西遁。屯乾州。招之不聽。復陷隴州。賊到處烏合。簡精壯爲前驅。收婦女老弱。急則用之。餌官軍。故諸臣動稱斬馘。捷賊勢實不減。

陳奇瑜報降賊一萬三千有奇。先是。衆賊爲洪承疇所逐。竄漢中。二月。陷興山。壬申。入瞿塘。陷夔州。三月。

川兵敗賊於巴州。據巴西諸險。賊不能度。且飢無所得食。故乞降于奇瑜。奇瑜降檄諸部。按甲無動。遣官監護降者。且檄所過郡邑。爲具糗糧。傳送之。諸賊舉無降意。又未大創。徒以飢疲困于地險。不得逞。旣度棧道。已出險。漸不受繩束。仍事殺掠。所至罷市。賊遂盡殺監視官五十員。攻陷麟遊。永壽。勢不可遏矣。此八月事。

閏八月。陳奇瑜至鳳縣。時賊益熾。北接慶陽。西至鞏昌。西北至邠州。長安。西南至懿。壓寶雞。衆殆二十萬。奇瑜始悔其見愚。急分兵出禦。而兵已寡矣。九月。賊陷靈臺。崇信。白水。涇州。復陷扶風。

洪承疇遣總兵左光先等援隴州。賀人龍圍始解。十月。左光先擊自成于高陵。富平。間斬首四百餘級。自成佯求撫。真甯知縣王家永遽信之。出城招諭。失其印。甲寅。陝西巡按傅永淳上言。漢南降賊。陷城破邑。所在騷然。皆由奇瑜。端主招降。謂盜心已革。不許道途訊詰。故郡邑不敢問。開門揖盜。勦撫兩妨。皆奇瑜之流毒也。山西巡撫吳姓亦言。招安流盜。最宜慎重。彼狼子野心。勢難馴伏。况邊地窮荒。蕪居無食。僅曰免死。遂甘心易慮乎哉。上以秦盜猖獗。逮巡撫練國事。命李喬巡撫陝西。十一月。削總督陳奇瑜職。聽勦。十二月。進洪承疇兵部尙書。總督河南山西陝西湖廣保定真定等處軍務。其總督三邊如故。自縛乞降。賊窘甚矣。雖不卽殺。亦宜分遣。乃給牌以遣。後患豈計之善者。宜物議之沸騰也。

高傑降賀人龍

八月二十四日。賊先鋒高傑。降于賀人龍。初。傑與李自成同夥。有驍勇名。稱翻山鶴。自成掠得邢氏。以貌美。嬖之。將出掠。畱輜重。家口于老營。令劉良佐守外營。傑護內營。有急互相救應。畱重兵守之。自成旣出。

邢氏使婢遺傑嘉旨及白綾帳。遂與之通。傑懼事泄。挈邢氏及家丁五十人降於賀人龍。人龍率以襲賊。卻之。良左聞因有歸朝意。

龐瑜死節附王端冕

龐瑜字堅白。湖廣公安人。貢生。選京山教習。甲戌陞陝西平涼州崇信知縣。縣故無城垣。壘皆土。兵士遺黎僅百餘口。瑜知賊必至。流涕大言誓以死報國。未幾賊薄城。瑜解綬命僕走報上臺。尋城陷。瑜端坐公堂不動。賊猝之下。命跪。瑜揮拳罵曰。吾待死久矣。若今速殺我。何敢辱天下士也。賊怒。以刃脅瑜。瑜益罵。賊掠城中無所得。執瑜至野。殺之。剖心裂屍而去。邑某官朱洪道亦死。瑜善易。精爻象。未之官。日筮得姤之革。驚曰。吾其沒於西乎。事聞。詔贈固原知州。命有司立祠致祭。同邑又有王端冕。山孝廉。知趙川。會大兵攻城。端冕治火藥。飭婢睨。率吏民死守城上。已而城陷。被執不屈。遂縛諸樹射死。

戴君恩誘斬王剛等

正月初五壬辰。降賊王剛。王之臣。通天柱等。至太原挾賞。巡撫戴君恩設宴誘剛等斬之。共斬四百二十九人。會大旱。饑民從賊者逾衆。

賊陷陳州等處

七月。總兵尤世威兵潰于雒南郡。賊越盧氏。犇永甯。先是。守隘諸兵露宿。凡三月。皆致疫痢。不任戰。左良玉自南鄉赴援盧氏。十月初十日癸巳。賊陷陳州靈寶。二十八日辛亥。陷盧氏。

盧象昇勦楚賊

正月。河南賊自鄖陽渡江。薄穀城。掠光化新野襄陽。賊六路俱集。郡兵不能支。又賊衆入郢界。圍均州。往荆門西北夷陵。四月。楚賊在房縣。婦倍於男。總兵張全昌擊敗之。川賊分三道趨掠郡縣。張應昌兵敗於均州。六月。總督陳奇瑜。鄖撫盧象昇。勦竹山竹溪各山賊。斬獲甚衆。淪死墮崖。死無算。

均州穀城光化二縣。俱屬襄陽府。荆門州屬承天府。夷陵屬荊州府。房縣與竹山竹溪二縣。俱屬鄖陽。

劉楚垣守荆門

劉楚垣。字師仲。湖廣荊門州人。家世務農。性孝友。母病。衣不解帶二百日。母死。爲孺子泣。三年未嘗見齒。撫幼弟。悉以先世產讓之。天啓丁卯。舉鄉試。甲戌。流寇薄城。人心惶惶。楚垣率士民登陴捍禦。閒出奇兵破賊。賊解去。城獲全。未幾病卒。卒時正襟危坐。手執一卷以逝。

曹文衡守唐縣

曹文衡。號薇垣。河南南陽府唐縣人。萬歷丙辰進士。歷官至薊遼總督。會監視太監鄧希韶。噴其執法。不郊迎。不會飲。捏款訐奏。被譴歸里。時流寇屢圍唐縣。文衡與縣令紹興王之良。登城固守。以砲聲識賊信。緩急。若賊臨境。則發砲一。距城十里。則發砲二。圍城。則發砲三。久之。賊去。唐縣距南陽府八十里。縣雖僻。全。而郡邑之各鄉鎮。被禍最慘。凡數十百里內。婦女盡爲之掠。男子頭面耳目口鼻。以及手足。無一人完。全者。此皆吾邑人所目擊而述也。

龔元祥霍山罵賊

龔元祥字子禎南直長洲人崇禎辛未以孝廉謁選得霍山教諭與訓導姚允恭善甲戌賊寇江北正月十一日長驅至城下焚掠矣邑令解綬竄去元祥率士民固守或勸之微服避元祥毅然曰食祿而違其難不忠臨危而棄其城不義吾平日所講說者何事今若此耶設有不測唯有一死以報皇上耳亡何城陷元祥整衣冠危坐賊至署元祥諭以大義賊不顧逼令屈節元祥罵曰死即死賊狗何敢辱我賊大怒即執之去索金帛元祥罵不絕口死之子炳衡同婢女各遇害元祥死越五日頭血成碧鬚眉閒猶怒色未解以右手食指搯心胸入寸許姚允恭泣歿隨與俱殉適邑令某過解免踰日賊復至允恭亦死之元祥嘗語門人曰職無大小皆可效忠人亦圖所以報國家利生民耳又嘗語季子曰人生當爲忠臣義士形軀有盡性靈不朽蓋其忠孝性生激昂自許如此

熊文燦戴罪

十二月總督兩廣熊文燦戴罪自效先是文燦令守道洪雲蒸巡道康承祖參將夏之木張一傑往謝道山招降海寇劉香老既而被執文燦奏道將信賊自陷上曰賊渠受撫自當聽其輸誠豈有登舟往撫之理弛備長寇尙稱未知督臣節制何事故令戴罪

童謠

初崇禎三年溫體仁相京師童謠云崇皇帝溫閣老七年爲首相京師又有謠云崇禎皇帝遭溫了皆取溫瘟同音之義俱不吉兆由是用人不當流寇猖獗

誌異

二月海豐雨血。三月山陝大饑。民相食。山西自去秋八月至是不雨。大饑。民相食。四月山西永甯川民蘇倚歌殺父母炙而食之。稔川地震如雷。鳳陽總督楊一鵬奏言去冬十一月有異鳥藂集淮泗之間。雀喙鷹翅。兔足鼠爪。來自西北。千萬爲羣。未嘗棲樹。集于田。食二麥。亦異災也。五月飛蝗蔽天。六月江西饑。七月十一日乙未。絛州定遠堡母渚龍洞聞銅鼓聲。一夜。八月有大星從天墮大同兵營。九月初四丁巳。應天地震。河南大旱。

古今逆子有矣。未聞兼殺父母者也。至于炙而食之。自有天地以來之所無者。而今見之。世運悖逆之氣。于是乎極。而天理人心。至是絕矣。不忍聞。不忍載也。

大清兵入塞

甲戌七月七日辛卯。入大同張家口。初八日壬辰。保安懷來。初九日癸巳。京師戒嚴。十三日丁酉。圍宣府。屯天壽山。十四日戊戌。馳入永甯。十六日庚子。圍大同左衛。破保安州。殺知州閔生于乙酉。至朔州。圍渾源州。八月丙辰。破代州。分道進。東至繁峙。中至八角。西至三岔。入崞代。陷靈丘縣。閏八月辛未。攻保定竹帛口。殺千總張修身。攻宣府萬全左衛。乃出塞。

明季北略卷之十一

崇禎八年乙亥

劾溫體仁

正月兵部職方主事賀王聖、劾溫體仁庸奸誤國、謫外。御史吳履中、劾溫體仁、王應熊、并及監視內臣、上切責之。

罷文震孟

文震孟字湛持、號文起、蘇之吳縣人。天啓二年壬戌狀元、授修撰。上國步綦艱、聖衷宜啓疏、其略云、蹙地喪師、無歲不有、敗軍殺將、所在相聞、將使祖宗金甌無缺之宇宙、日消月削、勢將瓦解、東支西潰、又同河決、此皆諸臣誤國、以至于此、明知火之將炎、而處堂自若、但俟火來而燕飛、亦料水之必沸、而游釜無愁、猶冀水沸而魚躍、此又諸臣之愚而自誤也。云云。疏奏、上怒、致仕。崇禎戊辰、起侍讀。陸左中允以逆璫爲忤、復致仕。璫誅復起、八年七月、講春秋稱旨、持簡入閣辦事。十一月、與大學士何吾騶並罷。初、吾騶、震孟、欲以工科給事許譽卿補南京太常卿。溫體仁與吏部尙書謝陞難之。陞遂疏糾譽卿。震孟止欲奪譽卿俸。體仁不肯。震孟作色擲筆曰、卽削籍無害。體仁夕揭上、而吾騶、震孟朝罷矣。

凡劾體仁者、無不見責。爲體仁劾者、無不立罷。除佞如拔石、去賢若轉丸、可爲三歎。

宗秩改授

正月上以祖訓。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任用者。宗人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授以職。遷除如常例。侍郎陳子壯上言。宗秩改授。適開僥倖之門。墜藩規。濶銓政。上以其沮詔閒親。下於理。明年四月。始得釋。已而宗秩蒞官多不法。公私苦之。

各舉所知

八月。上諭。致治安民。全在守令。命兩京文職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各舉知府一人。無論科第貢監。在內翰林科道。在外撫按司道。各舉州縣官一人。無論貢監吏士。過期不舉。議處。失舉。連坐。

鄒維璉告歸

鄒維璉。號匪石。新昌人。萬歷丁未進士。爲吏部主事。有刑部主事譚謙益。疏薦異才。宋明時。維璉上言。自古及今。未有使鬼役神。能破敵成功者。楊漣擊魏忠賢不勝。維璉疏曰。若王甫。李輔國。程元振。仇士良。我朝曹吉祥。劉瑾。無一不誅。且人主卽不肯割棄天下。必有代爲割棄者。漢之張讓。趙忠。靈帝至以父母稱之。唐之田令孜。僖宗以阿父呼之。我朝王振。英廟亦嘗寵之。羣臣之上。然而讓。忠。孜。振。何有一人老死。牖下。以富貴終。疏入。忠賢怒。矯旨削籍。遣戍夜郎。崇禎初。起巡撫福建。銅鼓嶂石屈塞等之役。血戰八晝夜。俘斬數千級。當國者忌其才。逐之。乙亥。再起兵部侍郎。隨予告歸。尋卒于家。

董其昌致仕

董其昌。字元宰。號思白。華亭人。髫年賦詩。語必驚人。又從莫申江遊。得荆川舉業。正派。中萬歷己丑進士。官庶吉士。授編修。訓後學。有蓓蕾數則。及十字訣義。望重一時。忤時相。出督學湖廣。陞福建參議。廷臣交

章薦召爲經筵日講。天啓初擢太僕寺卿。旣而讀曹洞語錄有省。崇禎乙亥。以禮部尙書兼太子太保致仕。又二年卒。年八十有二。書畫妙天下。家多姬侍。各具絹素。索畫購其眞跡者。得之閨房者爲多。南都子諡文敏。

予先伯昔遊楚。適公督學。生童同試。平旦。悉坐號房。公起。步出封門。衆皆立。公諭曰。童生坐。生員皆坐。公還位。久之。生童請題。公曰。題出久矣。衆始悟。又試一邑。前夕。硃書粘署前云。明日不考文。次日。諸生俟久。題竟寂然。請之。公曰。本道昨日已出題于外矣。衆始爽然而退。

曹文詔自刎

時賊大夥在秦。勦撫未定。諸督撫前後數十輩。或被譴去。或逮繫去。或死西市。或戰死逃死。不可勝計。惟秦督洪承疇勦禦有方。遂自秦撫進五省都督。每逐賊。犇馳往還數千里。每在官舍。過門不入。士卒感其義。爭爲効死。楊嗣昌在樞部。忌其才。績意弗善也。正月。賊陷靈臺。二月十二日壬戌。漢中賊陷甯羌。六月初七日己酉。陷西和。十九日丁酉。免陝西巡撫李喬官。以庸儒玩寇也。以甘學闖代撫陝西。二十八日丙午。曹文詔力竭自刎。文詔敢鬪。前後殺賊萬計。官軍聞之。奪氣。七月十五日癸亥。賊攻陷澄城。八月初五壬午。陷咸陽。

河南流寇充斥

正月初六日丁巳。賊陷滎陽。屠汜水。又陷固始。時秦賊數千萬出關。分三十六道。掠郡邑。給事中常自裕上言。中原天下安危所係。今羣盜充斥。乃僅以左良玉一旅塞新澠。陳邦治等數營扼汝州。陳永福孤軍。

堵南陽。賊營蠶屯。以數千官軍。東西堵拒。賊何畏而不長驅哉。乞更選邊兵。統以廉勇之將。特選重臣視師。庶腹心不致決裂也。河南賊復入漢中。陷甯羌。兵部議調西北邊兵及南兵。發內帑銀二十萬。戶餉九十餘萬。命洪承疇統率出關。節制諸路撫鎮。合力勦賊。期以六月承疇率軍赴河南。時賊往來不定。豫中尤稱要衝。關陝以東。黃河以南。襄陽以北。延袤數千里。所在馳突。六月。下河南。巡撫元嘿於獄。謂其意弱也。而代之者陳必謙。必謙。常熟人。萬歷四十二年癸丑進士。與盧象昇協力勦賊。部鎮諸將左良玉、陳永福、趙國柱等。斬興世王于郟縣。闖世王于白沙。整齊王于宜陽。掃地王于郟。豫患少息。已而赦詔到。豫必謙知其詐。欲令面縛詣軍門。副將王進忠勦賊無功。思以款自劾。單騎入賊營。爲賊所殺。必謙竟以此罷。賊又破盧氏。十月十五辰。襲陷陝州。攻圍永甯。破冀庄馮庄等寨。及岫峪等十三村。十一月。總兵祖寬破賊於九嵩。賊潰爲二。東走偃鞏。南走汝州。寬分兵襲擊之。斬首千級。十二月初十日乙酉。賊闖王曹操數十萬圍光州。昇大砲二十座攻城。燃二礮。城崩。城中頃刻火作。賊乘而入。官吏士民屠戮無遺。

盧象昇戰功

盧象昇。字建斗。號九台。宜興人。少讀史。至睢陽武穆。輒歎曰。吾得爲斯人足矣。登天啓壬戌進士。授戶部主事。差清源。舉卓異。陞大名知府。遷山東副使。崇禎己巳。募兵勤王。兵退。遷天雄。兵備寇興。馳行郡內。嚴檄州縣。繕城治具。率衆往。遇賊數萬。象昇弗卻。中一矢。額傷。又一矢。僕夫斃馬下。象昇且戰且走。會後兵至。乃免。賊衆趨府城。而潛分兵攻滑。象昇偵知之。戒守城士勿動。選精騎潛出。設伏草莽。賊至。卒發。大敗之。斬級數千。賊相戒曰。此盧閻王。遇卽死。不可犯。象昇以是有能兵名。賊懼。南渡河。河以南。所至殘燹。七

年甲戌。賊破郟陽。命象昇撫郟。郟大治。八年乙亥。命象昇撫楚。賊又懼。流河南。總兵祖寬。于雒陽等處。三戰三捷。斬級二千。軍聲大振。象昇遂督兵部侍郎。總督直隸河南山東四川等處七省軍務。統關遼兵。賜尙方劍。使宜行事。會乙亥歲杪。滁州攻圍甚急。知州劉大鞏馳檄請救。疾赴援。與賊戰。大敗之。象昇會諸將曰。兵貴神速。今賊氣已衰。失此不擊。長患安窮。趣兵乘其後。賊又大敗。遁走。承襄象昇率衆追之。獨以數百騎入陣中。爲賊圍困。二日。賊不敢犯。象昇與諸將約曰。食盡道窮。留此死。擊不勝亦死。吾當力衝之。乃率騎疾鬪。擊殺萬人。食斷道。越三日。賊投戈請降。其及之於滁。將盡勦無遺。顧以淮督朱大典莫爲堵截。復逸去。

擒爬天王

二月。斬黃大盜爬天王。擁衆八百餘人。村人擒之。身長八尺。自言天亡我。非我罪也。

流賊陷潁川

賊在江北者。七年甲戌十一月初十日壬戌。陷英山。焚霍山。二邑屬廬州府。英山深邃八百里。賊踞爲窟穴。時出攻掠。八年乙亥正月初九日庚申。賊陷霍丘。十一日壬戌。陷潁川。知州尹夢鼈。通判趙士寬。俱闔室死之。時有同守縣丞某。及訓導倪可大。俱死。尹夢鼈。雲南人。舉人。官潁川。有惠政。正月十一。流寇攻城。夢鼈率民兵登城守禦。十二日。寇掘城脚。傾陷數丈。百姓見勢不支。咸奔避。夢鼈長跪求固守。百姓不從。竟潰散。夢鼈獨持大刀當城傾壞處。賊緣城而上。夢鼈揮刀殺十七人。賊大隊畢登。夢鼈四顧。竟無一人共事者。卽投烏龍潭淹死。趙士寬。字汝良。號蓁。山東萊州府掖縣人。以官生爲鳳陽通判。時適往壽州。

聞賊犯潁。一日夜馳三百里歸潁城守。甫入而圍合。士寬欲守禦。而州之大家先逃。城內大擾。賊乘以入。士寬赴黑龍潭水死。妻崔氏與二女同縊。州役從死者十餘人。贈光祿寺寺丞張大同。字同甫。號瑤席。潁川人。兵部尙書鶴鳴長子也。爲太學生。能文。重聲氣。與海內知名士交。流寇破潁川城。鶴鳴避匿他所。大同居本宅。題其門曰張大相公書房。在此賊入擒之。強之跪。不屈。問其父何在。曰要殺便殺。吾父不可得也。已而張氏奴導賊于民舍。縛鶴鳴歸。拷索藏金。對曰無。大同爭曰家財悉我所掌。與父無涉。賊不聽。搜其室。見皆古玉及陶器。遂劈鶴鳴頂達踵。大同奮臂大罵。賊併欲殺之。旁賊勸曰既殺其父。姑留其子。但令獻金贖命可也。大同曰父死義不獨生。罵愈烈。賊先去其鬚。既復斫其半面。罵仍不絕聲。賊支解之。

張鶴鳴立朝。頗爲東林所不與。若大同之慷慨激烈。死忠死孝。幹蠱多矣。

賊陷鳳陽

先是七年正月。南京兵部尙書呂維祺。以賊勢猖獗。奏言。南都鳳泗。承天陵寢所在。乞勅淮撫楊一鵬。急爲預備。防賊東犯。至是賊自汝甯來。密遣壯士三百人。僞爲商賈車役。先入鳳陽。或嚮錦輓椒棗。或爲僧道乞丐等。分投各宿。隨以重兵繼之。時方元夕。士女如雲。笙歌徹耳。忽火光四起。咸呼曰流賊至矣。百姓狂奔。不啻鷄入釜中。魚遊網內也。是時鳳陽無城可守。雖有總漕楊一鵬駐札。兵不過二千餘。皆市人。不習戰。賊大至。官軍無一人迎敵者。遂潰。賊焚皇陵。燒享殿。燔松三十萬株。殺守陵太監六十餘人。縱高牆罪宗百餘人。留守朱國巷戰。斬賊二十七人。力竭死。賊渠掃地王。太平王。入府城。知府顏容暄。囚服匿獄中。賊縱囚獲之。張蓋鼓吹。杖容暄于堂下。死之。殺推官萬文英等六人。武官四十一人。士民被殺者數萬。

剖孕婦。注嬰兒于槩。焚公私邸舍二萬餘間。光燭百里。賊渠列幟自標古元真龍皇帝。恣掠三日。太監盧九德、總兵楊御蕃、以川兵三千救鳳陽。南京參將焦某率兵亦至。賊卜于神祠不利。刳神像而去。拔營南下趨廬州。

萬文英，字仲實，江西南昌人。子萬元亨，字爾嘉，小字芳生，幼穎異，十歲通五經，十五補博士弟子員。從父文英司理鳳陽，流寇從姑山永城來犯，時文英有父喪，聞訃業辭上官，行有日矣，適因哀毀過甚，臥疾案牘房，忽人馬洶湧，喧聲如沸，文英急問爲誰，左右曰：「燈市鬧，時蓋元夕也。」俄而賊已入司理署矣，左右曰：「賊覘之，則流寇也。」文英曰：「吾必以死殉國，強起披衣，然病甚，輒起輒仆。」于是賊急索理官安在，元亨泣語父曰：「吾不得復事吾父矣。」急着青衫出，大呼曰：「死賊若索官何爲？吾乃官也。」賊遂厲聲脅之，元亨大罵不絕聲，賊首怒甚，命旁賊加刃，所持庖人食刀，刀無鏗，割不能斷，脰至數十割，元亨乃死，死惟呼阿爺阿爺，賊不知鄉音爲何，卒以此爲理官也。遂置文英而去。方元亨青衫大呼，其師萬思尹出視之，賊併執思尹，將加刃，元亨抗聲曰：「若所欲得者官耳，何與渠事？」賊亦卒舍思尹，元亨死時，年僅十六齡，云：「總漕中丞以其事聞于朝，已而閱視科臣林淮揚按臣張覆覈之，請得旌揚如例。」然前載文英被害，而此云置文英去者，或置後而死者歟。

傅烈婦，孝感人。歸戶部主事程良儒，翰林侍讀程正揆之母。舒烈婦卽正揆元配也。先是，正揆爲侍讀時，良儒居于鳳陽，傅氏偕舒氏以從，俄傅病，正揆性至孝，連章請假，請致仕，請終養，僉不許。於是徑路陳乞，不待掌院代題，溫體仁謂非例，意弗善，正揆曰：「某獨子也，非獨功名雞肋，卽性命亦等鴻毛耳，旋得旨省。」

親遂于甲戌冬出京。至乙亥正月十日，抵鳳陽，僅五日。而賊變作。良儒固無守土責，或有勸徙臨淮者。傅氏曰：鳳陽無城，民心易動。一動則無民，無民則無鳳。無鳳則無陵。我將焉往？顧謂正揆曰：盍去諸？正揆曰：兒爲省父母來，今有變，挈妻子去，非情也。有生死，追隨膝下已耳。十五日早，殺聲沸天。正揆微服，破垣出。匿母妻眷，屬於署之左塘茅屋中。良儒獨死守倉儲，而以勅印付傅氏負之。是夜，賊肆焚屋，火焰逼人。正揆失母妻所在，痛哭呼號，獨攜二僕。曰：蔣曰申，出入賊營，偵伺消息。凡三晝夜，白刃加頸者數十次。幸免。當被執時，賊魁問陵內多寶乎？正揆曰：太祖登極後，始巍煥改觀，其初不過尋常墳墓耳。但有官軍環衛，而無珍寶以藏。賊乃已。子大年，止十三歲，亦擄去。祖孫父子夫婦兄弟，無得全者。未幾，賊去，倉儲無恙。而正揆覓得母妻於血肉狼籍中。時傅氏額中一刀，手斷一指，眼受一棍，舒氏面中三刀，身中十二刀。兩手擘截二指，僵臥牆角，聲氣如絲。移就一室，敷以創藥，卒不救。相繼俱卒。明年，子大年自鳳翔府乘閒逸歸。十五年壬午，具疏請卹，奉旨俱贈恭人，建坊旌表。正揆字端伯，二月，巡按鳳陽御史吳振纓疏奏鳳陽之變。是日上當經筵，特傳免素服避殿，親祭告太廟，命百官修省。逮巡撫鳳陽都御史楊一鵬，并吳振纓下獄。一鵬論死，棄西市。振纓遣戍。

十月，上下罪己，詔曰：朕以涼德，繼承大統，不期倚用匪人，邊乃三入，寇則七年，師徒暴露，黎庶顛連，國帑匱，而征調未已，閭閻凋敝，而加派難停，中夜思惟，不勝愧憤。今調勅兵，留新餉，立護元元，務在此舉。惟是行開文武吏士，勞苦飢寒，深切朕念。念其風食露宿，朕不忍安臥深宮，念其飲水食糲，朕不忍獨享甘旨。念其披堅冒險，朕不忍獨衣文繡。擇茲十月三日，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非典禮事。惟以青衣從事，與

我行閒文武吏士甘苦共之。以寇平之日爲止。文武官其各省愆淬厲。用回天心。以救民命。十一月賊被祖寬所敗。進逼鳳陽。朱大典率兵馳壽州。十二月城鳳陽。鳳陽向無城者。或恐王氣洩耳。

方震孺守壽州

方震孺。字孩未。桐城人。遷壽州。母孔氏。夢正學先生來。寤而生。萬歷癸丑進士。授福建沙縣令。擢湖廣道御史。燕廟初。請逐忠賢。遠客氏。忠賢恚甚。會遼陽不守。震孺一日十三疏。籌畫痛哭。又自請犒師。齎恤。而按遼之命下矣。比受事。疏言廣寧情形。戰不成。守不成。守經撫心同手異。疆事必致大壞。壬戌正月。大兵夜渡空河。祖大壽駐覺華島。震孺恐其降敵。遂帥都司張國卿航海往說之。大壽遂攜糧十萬。兵數萬西歸。主事吳淳夫。徐大化。逢璫意。劾其攘差。遂乞歸。乙丑。給事中郭興治復誣劾之。忠賢矯旨逮問。坐贓六千四百日。一杖比。復誣其在獄與劉鐸詛咒。擬斬。忽傳太子生。得免。崇禎初。欲大用。而劉鴻訓柄國。索重賄。震孺不可。自言與楊左入獄時共十七人。今惟與惠世揚兩人在。白骨再肉。華表重來。若再作宦海汨沒之想。便是冥頑不靈男子。自是息影杜門。日事禪誦。絕口不談仕進事。癸酉甲戌閒。流寇充斥。大江以北。人無固志。乙亥正月。潁霍告陷。賊至壽州。時壽守士無一官。父老子弟。請震孺爲城守。計震孺破家給士。乘城拒守。捍禦諸具。一夕皆備。未幾。萬衆肉薄環攻。震孺親冒矢石。用砲殲厥渠魁。又絕城出死士。劫其營。斬獲無算。賊乃賊遁。及丙子冬。再犯和舍。道經壽界。去城不三里。而卒不敢正視也。撫軍史可法上其功。常擢用。因家宰有小嫌。僅補嶺西參議。未幾。有湯楊二將。踞廉州以叛。總制沈猶龍。委南韶道王孫蘭往禦。孫蘭縊死。震孺單騎直入其營。諭以禍福。率兵皆降。全廣得安。不半載。擢爲廣西巡撫。蓋出于

上意也。宏光立。震孺拜疏。願親提兵過河。與賊一決。馬士英阮大鍼見之。曰。彼來。吾輩無幸矣。遂矯旨詔云。撫臣勤王。不得自行。震孺鬱鬱失志。每自言曰。南都諸臣。忍忘先帝仇乎。吾當爲先帝驅螻蟻耳。病遽不起。索筆題詩。有一痛橋山。幸回首。麻衣如雪。見先皇之句。仲子惟馨。仕閩兵部司務署篆。其上封事有曰。蕭王爲將而不爲天子。此光武所以覆舊物也。宋高爲天子而不爲將。此紹興所以終南渡也。時謂名言。大清兵南下。痛哭疾走南雄。委頓逆旅。嘔血而卒。子居易。髮覆額。亦不願回里。隨死之。

乙未。亳州知州何燮。被執不屈。爲賊寸磔。

吳大朴守廬州附野編

正月。張獻忠自鳳陽趨廬州。圍之。知府吳大朴。率軍民固守。晝夜拒戰。城內街市。悉用磚石。包簷環砌。儼如衙然。壁間多作隙牖。使強壯內伏。操戈偵伺。凡灰瓶火砲。藥鎗噴鎗。以及滾木等。無不悉備。賊薄城。城上發百子炮。擊殺千百人。而攻圍益急。大朴登城周望。四面皆賊。其勢甚銳。急發火砲及滾木。復擊死無算。聞有勇壯洞城入者。四圍皆壁。馬不得旋。屋內伏兵對刺之。賊欲返刺。輒以壁蔽。不得施。其技無不立斃。賊衆始懼。攻擊七晝夜。城中隨機應之。賊無如之何。乃退。然大朴以戰守勞苦。目幾喪明。長子多材。略分任軍旅事。大朴卽昔年全吾錫者。康熙初。有自廬州圍城中來者。語予云。崇禎八年正月十四日。賊首混天王等圍廬。數日。城中有許宦妾。邊產也。善騎射。賊攻城急。妾馳城上。窺救。時賊將二大王已登月城。守者發砲。寂然無聲。衆大懼。許妾曰。未祭砲耳。卽嚙指出血。旋灑炮上。以祭之。躬自爇火。砲應時而震。擊毀城樓半截。二大王立斃。賊遂遁走。至今廬州民間。有一砲打死二大王之謠。是歲十二月十七日。李

自成復攻廬州。凡六日不破。解圍去。及十四年辛巳。復攻。迨十五年五月始破。

大朴。號澹元。河南兗州。

固始人。天啓壬戌進士。初令無錫。
昔武宗時。劉趙倡亂。許達守山東濟南府樂陵縣。曾以包砌屋壁卻賊。大朴殆得其遺智歟。至許妾嚙指一事。卽南八男兒之烈何以加茲。

賊陷巢縣。親見者述。

賊旣去廬州。正月二十一日。至柘皋。劫掠柘皋。巢地也。距縣六十里。難民奔告。邑令嚴某。浙之雙林人。素酷得報。猶不信。乃曰。此響馬盜耳。何流賊之有。反笞之。已而遣二人偵視。二十二日甲戌卯候。嚴令肩輿出將閉城。經養濟院。猝遇兩騎。手執紅旗。自北門馳登舟走。百姓奔竄。賊入城。無所得。焚舍數處而去。後庚辰辛巳兩年。賊復至巢。則巢邑之被難凡四矣。

章可試守舒城。

正月二十四日乙亥。賊攻舒城。知縣章可試。塞三門。開西門。誘賊入。陷于坑。奔潰死千人。因掠霍山合肥縣。裸婦人數千。置于城下。少媿沮。卽磔之。攻三日而去。嗟嗟。婦人何罪。裸之磔之。賊至凶惡。一至于此。

賊襲廬江。

正月二十七日戊寅。賊自舒城抵廬江。邑人具幣求免。僞許之。夜襲城。城陷。

賊陷無爲州。

正月二十八日己卯。賊至無爲州。使偏裨野掠。與鄉兵戰敗。乃駐營池河。張守備率兵出禦。以衆寡不敵。

而敗。被殺。兵盡殲焉。池河千戶某亦歿于陣。州遂陷。

包文達宿松死節

包文達字行甫。其先江夏人。以開國靖難北征功。世襲蘇州衛指揮同知。父世爵。有方略。官未幾。歿漕事。文達厲志好學。年二十襲職。在官凡十五年。乙亥正月。流寇犯安慶。巡撫張國維命從征。文達治酒延親。知語曰。受國恩三百年。此身亦欲用之。入內別母。再拜而出。登舟見朽甲鈍戈。歎息者再。既渡江。二月二日。癸未。賊陷潛山。警益急。國維命文達疾驅至皖。時統兵官凡四人。有忌文達者。獨令居後。資糒缺絕。未幾。督進者羽書星下。既抵賊所。人馬飢疲。擬襲而前。謀人人殊。偶得賊哨一騎。傾其囊。出白金若干。爭析者方雜然聚譁。尋報賊零散。易襲。躍馬爭出。文達諫不聽。從之行。諸軍素苦。諸弁脍削。人有離心。賊伏四起。遂鳥獸竄。火器被雨。亦不效。從者引文達退。文達不可。策馬奮進。故善射。亟發矢。矢盡。脅中流矢。墮馬。強起。拔矢。揮刀再戰。援絕。力竭。賊迫令卸甲降。文達瞑目怒罵。賊砍其左臂。斷首而去。笑且罵曰。吾所至風靡。吳兒何能爲。乃奮螳臂當我。獨如包某。猶不失爲一將耳。土人悲其死。廟祭其地。鄉賢士大夫吳默。張世偉輩。咸爲文哭之。而諸生金俊明紀其事。

石電戰死

石電。常熟人。世爲丐。僑居長洲之彩雲里。崇禎八年。流寇躡中都。圍桐城。江南震動。電所與游同志陳英。從指揮包文達往援。要電與俱。電曰。吾老矣。不食軍門升斗粟。奚而往。英曰。我輩平居以汝爲眉目。汝不往。是無渠帥也。幸強爲一行。電曰諾。襜被而出。終不反顧。二月十二日。追賊于宿松。我師恃勇輕進。陷賊

伏中文達死之電與英分左右翼搏賊自晨至晡殺賊無算英躡被擒電大呼往救賊圍之數重電力盡舍鎗手乃射殺數人賊羣斫之頭既斷猶僵立爲擊刺狀良久乃仆皖人招其魂祀之余忠宣廟下電身長髭赤能挽強超距尤精于鎗法有善鎗者典衣裹糧不遠數百里盡其技而後已遂以鎗名江南虞山錢謙益紀其事

二月初四己酉賊陷羅田

黎宏業和州自縊

十二月二十四日庚子賊犯含山含山縣屬和州民間賊至遁走城遂空賊知士民犇匿和州卽率衆往二十六日至和知州黎宏業廣州順德人率軍民固守凡含山百姓入城者俱不容出約邑紳馬如蛟等出金犒士賊攻城發砲擊之傷賊頗衆賊遂移營十里三日不攻初賊未至時闔城久不寢至是復晝夜拒戰疲甚見賊營稍遠咸有懈心晝雖守堞晚卽各歸二十八日賊率精銳用梯攻城城上發砲擊殺百餘人賊復頂方桌掘城城上擲薪焚燬是夕三鼓風雷漸急賊用大砲擊西門守者不能支多潰走賊蟻附而登宏業回署縊書壁云爲官不負民爲臣不負君忠孝誠已盡死生安足論學正康正諫總管周廷儒訓導趙世選俱死之正諫徽州祁門人

馬如蛟字騰仲號訥齋和州人天啓壬戌進士與倪元璐黃道周同出韓太史日纘門授山陰令所食米悉自和輦致戊辰擢入爲侍御史己巳巡按四川辛未巡漕以武闈貽累落職歸佐父歲施構數百前後焚券甚衆又族人耕者予田讀者予塾生者予聚死者予藏和人以爲范文正再見云甲戌丁艱乙亥十

二月二十六日。賊寇和州。如蛟涕泣誓衆。散家貲。練鄉勇。佐黎宏業。櫻城固守。二十七日。賊騎遶圍三匝。頂門搭梯。晝夜環攻。如蛟用砲擊死數百人。賊計窮。將引去。忽颶風大作。燈火風沙掩面。不見守者。皆墮。城遂陷。如蛟曰。事迫矣。坐以待斃。何益乎。急下令相從擊賊者。予百金。須臾得壯士百人。鼓勇巷戰。良久。力屈。奔水次。當可渡。渡且生矣。如蛟曰。清流湯湯。不照偷生顏面。卒力戰死之。兄運尹如虬。諸生如虹。及男婦死者十有四人。事聞。詔贈太僕寺卿蔭一子爲國子生。魯可藻。和州人。其言失城本末曰。人心未收。關隘未守。奸細未誅。亂民未靖。云云。

賊駐和州四日。至九年正月初四。乃去。屠戮甚衆。民共走南京。守臣恐賊混入。不許過江。誠厄運也。李操江遣兵守江。令王守備詣和州偵賊于江濱。見一乞兒。貌甚修偉。兩童子隨行。年可十二三。擒之。索其體。肱內刺賊號。太河第八攢天龍。乃入金陵爲閒者。兩童子亦善騎射。皆猾賊也。解至南京。誅之。賊是春寇金椒陳家市。及破和以後。復掠烏江。百姓犇竄。前阻大江。後有追賊。多躍入江中死。康熙三年閏六月二十一日。和州庠友雍爾玉語予曰。敵州遇流寇之難。殺人十之九。閩里凋蕪。有不忍言者。

賊破和州。其魁混天王。與徒黨酣飲。使美人侑觴。旣醉。偕寢。及覺。呼之不得。令左右秉燭四覓。已縊矣。賊嗟嘆良久。已而褫其衣。投之坑內。又有甘氏。智婦人也。年少而美。以家富不能速遷。賊信急。豫取巴豆藏之。已而被掠。賊將欲汙之。甘氏辭曰。今佳麗甚多。先與爲歡。遲我三日。永侍箕箒。何必速耶。賊訊之。甘氏曰。身不潔耳。乃已。又數日。復求合。更以陰腫給之。又止。賊以甘美艷。慮爲二王得。甘氏曰。君勿憂。吾有計在。乃以鱸血及膏藥等傅。而果免。又誘賊將曰。吾與汝義爲夫婦。此非容身地。宜他適。乃可。賊將從之。

遂攜輕寶潛遁。一日密以巴豆進賊。賊暴死。甘將賫寶昇歸。與夫復合。爲鉅富云。此出野史。

李繼樾守江浦

江浦縣屬應天府。距和州六十里。乙亥十二月三十日。賊渠八大王自和趨至。圍西門。又圍南北兩門。惟大東小東二門不圍。知縣李繼樾登陴防禦。南京遣游擊江迪吉以千人駐浦口。又游擊蔣都。蘇人也。以五百人踞城中。合鄉兵固守。分詰奸細。如諜人入。僞稱江北人。則令江軍解北語者詰之。僞稱江南人。則令將軍習南音者詰之。一日城中獲諜。僞稱南人。使將軍訊問。不能出一言。立梟示。城內賊悉擒。斬訖。諜遂絕。外賊猶未知。忽數人登堞。有屠兒誘之。執其手。抽刀斷臂。墮下。賊始知諜洩。乃退。李繼樾追賊鏖戰。奮臂大呼。所向辟易。賊衆宵遁。後繼樾與蔣都等俱陞。賞有差。宏光朝。繼樾陞科道。康熙己酉三月十三日。江浦人劉肇名述。

流寇蹂躪南省。如潁川鳳陽巢縣舒城廬江無爲州和州等處。所至破滅。屠戮人民不可勝計。其僅存者。不過壽州與廬州耳。然廬州猶或城堅易守。至于江浦。斗大孤城。靴尖可倒。乃能固守無虞。抑且追賊鏖戰。李公膽智高人一等矣。庚戌六月七日筆。

鄭芝龍擊劉香老

初。芝龍爲海盜。天啓七年。犯閩中銅山中左等處。崇禎元年五月。招之。九月。芝龍降于巡撫熊文燦。授以游擊。五年壬申十一月。劉香老犯福建小埕。芝龍擊走之。六年。海盜劉香老犯長樂。甲戌四月。又寇海豐。乙亥四月。芝龍合粵兵擊劉香老于四尾。遠洋。香老脅兵備道。洪雲蒸出船止兵。雲蒸大呼曰。我矢死報

國亟擊勿失。遂遇害。香老勢盛。自焚溺死。康永祖。夏之木。張一傑。脫歸。十三年八月。加芝龍總兵。芝龍既俘劉香。海氛頗息。因以海利交通朝貴。寢以大顯。

芝龍。泉州人。泉州羣城南三十里安平鎮。芝龍府在焉。芝龍幼習海。知海情。凡海盜皆故盟。或出門下。自就撫後。海船不得鄭氏令旗。不能往來。每一船例入三千金。歲八年。萬計。芝龍以此富敵國。自築城于安平海梢。直通臥內。可泊船。徑達海。其守城兵自給餉。不取于官。旗幟鮮明。戈甲堅利。凡賊遁入海者。檄付芝龍。取之如寄。

鄭芝龍小傳

芝龍號飛黃。福建漳洲府漳鎮人。離府六十里。濱于海。父翔宇。祖壽寰。世府掾。飛黃行居四。三兄亦府掾。飛黃年十八。早緣掾缺。上役已擇吉有期矣。父多妾媵。其生第六子之母。與飛黃構別情。一日。爲飛黃理髮。飛黃以手插入其裙腰。調情意密。父自後走出。飛黃提縮勢急。裙帶爲絕。父目擊。持棍怒逐飛黃。奔一飄洋船。時蓋泊其舍傍也。父怒。方罵。聲言尋出殺之。急切不得歸。洋船又刻時挂帆。飛黃懇巨商帶往日本。飛黃固姣好色媚。愛之者非一。商遂與俱往。至則各商有發貨置貨之煩。飛黃獨無所事。日就島主宴飲歌舞。時島主家有文君。悅之。卽國姓鄭成功之母也。贅入爲日本人壻。來艘已返。且未歸。生一子。國姓也。再一年。前艘與客又至。乃隻身附歸。至中途。爲海盜所劫。飛黃亦隨船貨作千金。分與主寨之賊。賊嬖之。海盜有十寨。寨各有主。停一年。飛黃之主有疾。疾且痼。九主爲之宰牲療祭。飛黃乃泣求其主。明日祭後。必會飲。乞衆力爲我放一洋。獲之有無多寡。皆我之命。煩緩頰懇之。主如言。衆各欣然。劫四艘。貨物皆

自暹邏來者。每艘約二十餘萬。九主重信義。盡畀飛黃。飛黃之富逾十寨矣。海中以富爲尊。其主亦就殂。飛黃遂爲十主中之一。時則通家耗。輦金還家。置蘇杭細軟。兩京大內寶玩。與販琉球朝鮮眞臘占城三佛齊等國。兼掠犯東粵潮惠廣肇福游汀閩台紹等處。此天啓初年事也。閩粵兩撫爲勦除策。各遣海道張濬李芳枝二人先駐海涯。揚旗震鼓。以集調王漢等兵。不逾三夕。兩道臣爲飛黃取入海寨。二撫悔恨無策。勦撫並淆。不得不上聞。飛黃亦日醉二道臣于洪波中。恐之侮之。絕不甚危之。三月餘。主撫之旨下。頰且設漳鎮參將府之座。以待飛黃。飛黃遂挾二道臣登涯就職矣。兩撫以脫卸爲事。仍敍功加部御宮保不等。飛黃又多所贈。至喜也。其在海九寨。爲主者爲劉香。蹈飛黃故轍。爲海邊患。飛黃則盡力竄之。幾窮逼其無挽泊處。香甚恨焉。訪飛黃在漳鎮。盡遣其黨圍其居而擒焉。飛黃見曰。吾爲岸上貪官汚吏所束縛。正欲仍來入夥。問舟泊何處。卽先遣家眷登入。復盡捲家之所有歸船。飛黃又曰。室中酒肉甚多。何不暢飲而去。乃令治具。取其精腴者。咨爲飽渥。碗酒塊肉。數指輪拳。至醉而酩酊者。隨身之力。各倒地挂壁不顧矣。忽聞鑼響。頭皆落地。飛黃取上家眷什物。解其衣甲。衣我家丁。駕彼之船。挺立船頭。劉香遙望本船。衣飾與飛黃大喜而呼曰。來矣。飛黃亦應曰。來矣。卽躍上岸。乘其不備。舉刀便斫。劉香旣殺。餘皆跪拜投降。海上從此太平。往來各國。皆飛黃旗號。滄海大洋。如內地矣。撫按又爲報功。因陞漳潮兩府副總兵。後至崇禎末年。百計營求。欲得福閩全省正總兵。齎銀十萬至京師。大小司馬手長膽怯。不敢也。至十七年三月。此銀爲流賊所得。至宏光朝。馬士英首之以五等之爵。封靖海侯矣。至隆武朝。疏陳有子在日本。隆武召歸。竟立爲己子。賜國姓矣。不久飛黃亦卽歸大清。此芝龍族婿翁吉據所述。

遺聞云芝龍有弟芝虎勇冠三軍以征劉香歿于海次鴻遠次芝豹一門聲勢烜赫東南

孝子馮時化

馮時化無錫人讀書遇忠孝事輒欣慕執鞭母病殆焚香祝天剝肉調羹母飲之立瘥時化嘗拾遺金懷護三日伺其人返之隱德至行殆今人而古處者歟

旌貞女鄭氏

按氏鄭惟順女幼字詞臣馬世奇長子瑜聞瑜病歿驟掣一刀截髮奪而復掣者三防之密終不得截遂以首抵火焚髮幾盡且哭且踊踣告祖母及母求過夫家執喪母猶豫卽擲身墜樓求死母知志不可奪聞于夫家時瑜父世奇官京師祖希尹卽具禮往迎入門後縞衣練服執三年喪卻甘飲蓼砥志堅苦瑜葬憑棺悲慟道路哀之順治戊子學臣蘇銓疏題建坊旌表

馬世奇自京爲文寄哭子曰吾自聞兒媳矢志從一每心幸兒之有婦而又聞諸愛人以姑息者恐未必能令兒之終有婦也而今兒果有婦矣

誌異

七月己酉朔山西汾州府臨縣大雨雹三日積二尺餘傷稼九月二十五日壬申熒惑犯太微

明季北略卷之十二

崇禎九年丙子

陳啓新疏三大病

正月。特簡淮安衛三科武舉陳啓新爲吏科給事中。先是啓新伏闕獻疏。其略曰。朝廷有三大病根。以科目取人。一病根也。據其文章。孝弟與堯舜同轍。仁義與孔孟爭衡。及考政事。則恣其貪。任其酷。前所言者。皆紙上空談。蓋其幼學之時。父師所教。則皆謂讀書可致富致貴。故進步止知榮身榮親。誰更思行其致君澤民之道哉。臣所以效賈生之哭者。此也。以資格取人。一病根也。考國初典史馮堅任僉都貢士彭友信任布政。秀才曾大授尙書。何嘗以資格限之。至嘉靖時。猶三途並用。獨今惟尙文之一途。卽一途且分界地。貢士官止于貢。舉人官止于舉。貢者明知前途無路。取如是不取。如是。毋甯多取。舉者明知歷任有限。清如是。貪亦如是。毋甯貪求若進士。則又知天下之爵皆其砧几之物。天下之士皆其朋比中人。煉成一氣。打成一片。橫行莫之間。放誕莫之稽。取憑其取。與遂其求。又安得官不貪。吏不汙耶。偶有一清廉自愛者。則共道其矯。共駭其異。不去之不已。臣所以效賈生之痛哭者。此也。以推知行取科道。又一病根也。知縣者。民之父母。入仕之初。尙畏簡書。自應謹飭。今一選知推。便不思愛養。挺政兼施。貪酷相濟。所以然者。良由行取爲科道也。彼受任時。先以科道自居。謂異日能舉劾人。能榮辱人。及至守巡司府。竟以科道相待。謂彼異日可顯我。可斥我。結交可爲膀臂。投契可爲奧援。畏敬之不暇。又何敢侮其意。制其行乎。故

虐民剝民。顛倒民。凌斃民。無不肆其所欲。可憐此蚩蚩之氓。叩關無路。赴愬無門。欲不爲盜。得乎。臣所以效賈誼之痛哭者。此也。國家受此三大病痛。由是章句無用。黨羽日盛。惟利是好。非情不行。竟成一迷局。舉世盡醉夢于其中。而不醒矣。嘗見青衿子朝不謀夕。一叨鄉薦。使無窮。舉人及登甲科。遂鐘鳴鼎食。肥馬輕裘。非數百萬則數十萬。試思此胡爲乎來哉。嗟嗟。古云財不在下。則在上。使其在下也。今日輸賦稅。明日輸加派。猶有入之日。卽使在上。今日發內帑。明日發京庫。猶有出之時。今何不幸而盡奪于中之縉紳乎。則何日而得其出而流通于世乎。不獨不出也。彼且身無賦。產無徭。田無糧。物無稅。且庇護奸民之賦徭糧稅。其入之正未艾也。卽或有時而出。非買科第。則買地方。買遷陞。而出一無不入。天下有數之財。豈堪此乎。上好下甚。日趨日極。今天下危矣。若病根不除。則盜賊必不能息。勢不以皇上之天下斷送于章句腐儒之手不止也。臣所以席藁跪伏于大明門外。引領待死。上陳治病之藥。言有四。一常速停科目。以黜虛文。一當速舉孝廉。以崇實行。一當速能知推行取科道。以除積年橫恣之陋習。一當速蠲災傷錢糧。以蘇屢歲無告之顛連。由此真才自出。風俗還醇。而世臻上理矣。灑灑五千餘言。皆切時弊。上嘉異之。故特有是命。時政府覘知上意。必有關門特達之典。故令啓新上書。特借以搏擊善類。啓新旣進。惟從事敝車羸馬。以逢迎上意。而政府有求皆不應。恨之不見信任。

錢士升論李璡搜括之議

四月。武生李璡奏致治在足國。請搜括臣宰助餉。大學士錢士升擬下之法司。不聽。士升上言。比者借端倖進。實繁有徒。而李璡者。乃倡爲縉紳豪右報名輸官。欲行手實籍沒之法。此皆衰世亂政。而敢陳于聖

人之前。小人無忌憚。一至于此。且所惡於富者。兼併小民耳。郡邑之有富家。亦貧民衣食之源也。以兵荒之故。歸罪富家。而籍沒之。此秦始皇所不行於巴清。漢武帝所不行於卜式者也。此議一倡。亡命無賴之徒。相率而與富家爲難。大亂自此始矣。已而溫體仁以上欲通言路。竟改擬上仍切責士升。以密勿大臣。卽欲要譽。放之已足。毋庸汲汲。時福建右衛經歷吳化鯤。訐奏士升弟士晉體仁亦擬嚴旨。士升遂乞罷許之。

詹爾選救錢士升

御史詹爾選上言。大學士錢士升引咎回籍。明於輔臣以執爭去也。皇上宜鼓舞之不暇。願以爲要譽耶。人臣而沾名義。所不敢也。乃人主不以名義鼓天下。使其臣爲尸祿保寵。習爲寡廉鮮恥之世。又豈國家所利哉。天下明知一切苟且之政。拊心愧恨。有難殫述。輔臣不過偶因一事。代天下請命耳。而竟鬱志以去。所日與皇上處者。惟此刻薄不識大體之徒。毀成法而釀隱憂。天下事尙可言哉。上召見廷臣于英武殿。怒詹爾選詰之。聲色俱厲。爾選從容奏對。不爲詘。上問如何爲苟且。對曰。卽捐助一事。亦苟且也。反覆數百言。且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事。尙可爲。卽不聽臣。亦可留爲他日之思。上益怒。欲下之獄。閣臣申救良久。命項繁直廬下都御史論罪。

倪元璐論參薦

四月。國子監祭酒倪元璐上言。昨見黃安縣學生鄒華。妄行薦舉。列及臣名。不勝驚異。陛下求賢若渴。本期宣幽燭隱。而宵人干進。薄孔孟爲糝糠。繼簪纓爲桃李。吳化鯤部民也。參及撫按鄒華。下士也。薦及朝

紳如是而望朝廷之上昂首舒眉豈可得乎。上是之。七月元璠罷。誠意伯劉孔昭參其以妾冒妻封也。有旨冠帶閒住。

劉宗周罷

四月大學士溫體仁等各捐俸市馬。從關甯太監高起潛之請也。劉宗周上言。一歲之間。助陵工。助城工。又助馬價。亦何報稱乎。萬一而時奉急公之旨。諸臣于此。毋乃沾沾有市心乎。惟皇上罷得已之役。停不急之務。節省愛養。不徒爲一切旦夕之計。亦何事屑屑以利爲言乎。不聽。宗周尋報罷。

文場兼武

四月命鄉會試二三場兼武經書算。放榜後習騎射。

此制科一變也。然是秋舅氏舉孝廉。次年聯捷鄉會兩場。俱未聞試武。及十三年庚辰。魏藻德勝。始有習射之事。豈令始于丙子而行于庚辰耶。

童生瞿昌獻白兔

四月四川重慶府監縣童生瞿昌進獻白兔。上嫌其獻瑞瀆奏。遂回籍。

成德下獄

五月逮滋陽縣知縣成德下錦衣衛獄。德性剛毅。出文震孟之門。震孟罷。連章攻體仁。凡十五上。盡發其奸。母張氏伺體仁輿出。輒道詬之。後移獄刑部。戍延綏。

謫金光宸

八月。召廷臣於平臺。初。御史金光宸參通州兵部右侍郎仇維楨首級。內臣功爲借援。上勿善也。欲重治之。適大雨。議謫。

大清兵入塞

丙子二月。大清兵薄大同馬蓮口。四月二十。又薄大同宣府塞下。六月廿六。入喜峯口。巡關御史王肇坤死之。七月。攻居庸關昌平北路。上分遣諸內臣李國輔等各守關隘。以張元佐爲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司禮太監魏國徵守天壽山。國徵卽日往。上語閣臣曰。內臣卽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之用內臣耶。初六丁未。大清兵深入山西。初八己酉。開道過昌平。降丁內應城陷。總兵巢丕昌降。主事王桂。趙悅。太監王希忠等。皆被殺。初九庚戌。引還良鄉。十六丁巳。攻寶坻。入之。殺知縣趙國鼎。二十二癸亥。入定興。殺家居少卿鹿繼善。又入房山。都城戒嚴。斗米三百錢。上憂之。召廷臣于平臺。問方略。戶部尙書侯恂言。禁市沽。左都御史唐世濟言。破格用人。刑部侍郎朱大啓請。列營城外爲守禦。吏科都給事中顏繼祖言。收養京民細弱。上諭。莫若蠲助爲便。八月初八己卯。入文安永清。分攻諸縣。十四乙酉。攻香河。回涿州。陷順義。知縣上官蓋自經。二十日辛丑。至雄縣。而北攻。陷城堡甚衆。九月。命總理盧象昇總督各鎮兵入援。時象昇方追賊至鄆西。聞警。以師入衛。因改象昇總督。宣大山西軍務。是月初一壬寅。大清兵從建昌冷口還。守將崔秉德請率兵遏歸路。總監高起潛不敢進。揚言當半渡擊之。偵騎報師已盡行。四日起潛始進石門山。報斬三級。初九庚寅。大清兵攻山海關之一片石。巡撫馮任禦卻之。

鹿善繼定興被殺

鹿善繼、字伯順、號乾嶽、北直保定府定興縣人、萬歷四十一年癸丑進士、與吳郡周順昌、吳橋范景文、襍被蕭寺雞鳴風雨、以節義相期也、選戶部山東司主事、懷宗立、陞太常寺少卿、未三載告歸、九年丙子七月、大清兵破定興、善繼方移疾村居、念定興當涿南保地、背障神京、遂辭邱墓、令子化麟侍父于鄉、援兵登陴、七日城破、善繼守南門、兵從西北隅上、挾刀脅降、善繼不可、兵怒、斫公三刀、復射一矢而死、明年正月、子化麟伏闕上書、言臣父以無備之城、必破之邑、獨堅誓死之心、衡拒方張之敵、不獨城存、與存、効勿去之義、抑欲人戰且守、折南下之謀、疏上下部、覆得旨、贈大理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專祠、賜諡、予祭墳、憤恤終之典、無不備、蓋異數也、是冬、化麟亦以苦次哀痛死、善繼死時、年六十有二、甲申、謚忠節、賜祠額曰忠烈。

定興之守是猶捧一簣以塞潰川、挽杯水以澆烈焰、欲不俱盡得乎。

敘守京功

十月、賜太監曹化淳等綵幣、以各進馬也、敘京師城守功、太監張國元、曹化淳、蔭指揮僉事、各世襲。

乙亥十一月、太監高起潛弟廕錦、衣衛中所正百戶、世襲、丙子六月、命司禮監太監曹化淳同法司錄囚、至于大兵深入、則遣李國輔、魏國徵等分守、及退而張國元、曹化淳叙功、嗚呼、朝廷雖乏人、奈何與刀鋸之餘、共天下事哉、吾知忠臣良將之心、於是乎灰矣。

劉宗周疏責溫體仁

十月、前工部右侍郎劉宗周上言、往者袁崇煥誤國、其他不過爲法受過耳、小人競起而修門戶之怨、舉

朝士之異己者。概坐煥黨。次第置之重典。自此小人進。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臣浸疎。今日之禍。實己已釀成之也。且張鳳翼溺職中樞。而與之專征。何以服王洽之死。丁魁楚之失事于邊。而與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巡勤王之師。爭先入衛者。凡幾人。何以服耿如杞之死。豈昔之爲異己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己互相容隱歟。臣于是知小人之禍人國無已時也。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皇上錄清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皇上崇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皇上崇綜覈。而臣下瑣屑苛求以示察。究其用心。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皇上不察而用之。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而有所不覺矣。嗚呼。八年之間。誰秉國成。臣不能爲首揆溫體仁解矣。

謝陞罷職

十月。吏部尙書謝陞罷。先是。上命吏部指奏數年銓政大弊。吏部覆奏不稱旨。上切責之。曰。爾部職專用人。推舉不效。乃反稱綱目太密。使中外束手。且平時陞轉必優京卿甲科。乃云京卿未必勝外官。甲科未必勝乙榜。如此游移。豈大臣實心體國之道。故謝陞罷職。十一月。下左都御史唐世濟於獄。以薦霍維華也。上以維華逆案世濟蒙蔽耳。逆案上所手定。十月起守制楊嗣昌爲兵部尙書。

常自裕論流寇

丙子正月。給事中常自裕上言。流寇數十萬。最強無過闖王。彼多番漢降丁。堅甲鐵騎。洪承疇盧象昇卽日報斬獲。不過別營小隊耳。於闖勢曾無損也。督理兩臣宜令嵩圍闖王。而餘賊自破竹矣。

是時流寇數十萬。殺人如草。官軍敗沒不知幾許。諸鎮臣偶得小勝。獲零賊數十百級。便詡爲功能。

毋爲賊人竊笑乎。況此數十百級。尙未知是賊是民。若洪盧兩臣。則固賊所素畏。當時稱曰洪兵。盧兵。賊聞其至。輒他徙。乃自裕猶有此議。眞洞見軍中積弊者。至圍闔而餘自破。誠擒賊須擒王之策。然闔王亦豈易圍耶。此議事任事之分也。

熊文燦代盧象昇

丙子夏六月。休兵。象昇疾走秦關。與總督洪承疇議事。時秦中之賊方熾。豫中之賊又來。凡臨潼。邠州。渭南。韓城。華州等處。承疇隨地嚴兵阻賊。象昇又屢獲奇勝。釜魚阱獸。賊且暮可平。乃溫體仁忌功。象昇忽受命勤王。未幾。改宣大總督。而以熊文燦代之。文燦惟迎合中朝爲事。一意招撫。賊勢復烈。蓋體仁以象昇爲南人。不習邊塞。改置重地。增其擔負。緩則敵之。急則殺之。此其積念也。後象昇戰沒。承疇尋亦改督薊遼。

孫傳廷擒高迎祥

正月廿三日己巳。陝賊陷麟游。二月。過天星乞降。陝撫甘學潤受之。尋延河劫掠如故。三月。山西賊陷和順。十八日癸亥。甘學潤削籍聽勘。以孫傳廷代之。五月十一日癸丑。過天星復叛于延安。七月十一日癸丑。陝賊陷成縣。十九日壬戌。孫傳廷擊賊于盤屋。大破之。擒賊首闔王高迎祥及劉哲等。獻俘闔下。磔于市。十月。漢南賊陷褒城。

高迎祥爲流寇之魁。縱橫秦晉者十載。流毒不可勝計。傳廷一旦得而擒之。亦甚快矣。雖其後有潼關之敗。而此功亦何可掩歟。

李自成入西川

高迎祥既擒。自成竄西川。走苗城。十月初四日。冲梨樹壘。曰等副將孔全斌等遁。于是破甯羗。攻廣元。逆宗朱廷一者。時爲軍將。株守保甯。坐視不救。遂直犯成都。蜀撫王維章聽其突入。不能扼禦。自成往來階徽閒。維章逮問伏法。

河南光山之敗

丙子正月廿六日壬申。賊陷閬鄉。上用經略侍郎王家禎巡撫河南。時宛南裕舞一帶巨寇。張踞蟠龍山。負嵎爲勢。不一年。家禎旋罷去。陞河北道常道立代之。蓋道立幼。在楊鶴衙齋。與嗣昌善。嗣昌時以本兵入關也。上又憂賊不卽平。命內臣盧九德、劉元斌率禁旅出討。八月抵河南。德九號雙泉。揚州人。性勤幹。諳練兵機。共把牌中軍黃得功、朱紀、皆驍勇絕倫。官兵勦賊于真陽縣之張家灣。追至光山。千總張國柱被圍。遊擊苗有才救之。而山下雪積坑深。方欲收兵。賊大隊齊發。呼囉囉爲號。四面合圍。官兵大敗。大界劇賊人有副馬。疲則易之。躡捷如飛。官兵用步卒尾之。重趼而至。賊已逸去。喘息未定。他警又告。故將士不勝勞苦。終無成功。是年賊勢益熾。

左良玉鄢陵之捷

丙子秋。河南賊首老回回、許文衝、王九仁、王成龍、薛仁貴等。連營七十里。所在焚掠。其勢張甚。八月二十。六日。掠扶溝等縣。鄉野火光徹天。四夜不息。時左良玉病新痊。率兵三千駐鄢陵。有楚紳某。復資精銳五百人。會獲諜者。訊之。乃曰。大帥居大營。夜開發火亦大。小帥居小營。夜開發火亦小。蓋百姓菽豆新登。賊

至暮聚而焚之。各營遙望火焰猛烈者。卽知大帥所居。凡日中所殺兵民。所掠子女及金幣幾何。俱往報功。賊帥開營檢納。小帥營前火勢稍微。諸賊一望可辨。人有赤白二旗爲號。良玉得其實。卽大張旗幟。廣啓營門。伏甲士于內。將菽草蒸之。光可燭天。賊見火烟勃起。謂大帥所在。咸趨至獻功。良玉納之。審閱甫畢。暗舉一號。壯士突出。擒二十八人。斬之。守營賊見報功者良久不還。竊疑之。良玉乘夜親率精銳。掩襲賊不之備。大敗。獲銀盃九。卽分賚將士。是夕。追殺數十里。騎賊逸去。步賊遁走不及。或伏鄉野複牆。或匿草閒花地。及明。百姓遲素田園中。悉擒出。斬之。凡殺數千人。屍橫遍野。時獲一婦人。美而艷。首飾金珠甚盛。服白細衣。白綾裹足。良玉問曰。汝何方人。婦曰。山西平陽人。良玉曰。幾何歲矣。曰。三十二歲。問從賊幾年矣。曰。三年。又問丈夫何人。今安在。曰。夫號薛仁貴。已死于練司地方矣。薛仁貴者。居恆素衣銀冑。其兵旗甲俱用白色。望之如雪。故號薛仁貴。驍勇善戰。軍中稱爲白袍將軍。廷訊旣畢。令出斬之。肌色如玉。獨尻下旣黑且堅。以乘馬三年故也。諸兵分取珠寶。剖其腹。將心肺炙而食之。是役也。賊衆折傷潰而爲二。老回回一股奔鄭州。許文衝一股奔陳州。沈邱。後良玉追至鄭州。老回回遣人詈而誘之。良玉怒。追入夾山。誤爲賊圍。久之。不料糧盡援絕。良玉將自刎。麾下千總洪機年二十七。猛勇絕倫。急止之。曰。將軍何爲若是。某願奮死潰圍。良玉遂與並馬鏖搏。兵從之。百姓踞山上。飛擲磚石。以助兵勢。由此開路。良玉突圍而出。然山徑多石。洪機馬蹶。身被重傷。出圍三日乃死。良玉悲慟。殺馬祭之。設醮而去。良玉字崑山。遼陽人。其爲將也。軍法頗寬。凡掠子女金帛。俱不之究。但諭之云。汝只爲我殺賊耳。鄢陵之役。所得貨寶。俱賞士卒。而已纖毫不取。其得衆以此。此吾鄉人昔年在豫時親所見聞而述者。

良玉駐軍楚豫。一諸生篤于伉儷。訴兵掠其妻。良玉命詣營親索。已而得之。入白良玉。其妻嫌生之貧。而耽于兵之富逸也。竟不肯認。良玉不能決。問生曰。既爲汝妻。知體中有暗記否。生曰。曾記乳下有一黑子。良玉驗之。果信。謂生曰。彼旣不以汝爲夫。汝何必以彼爲妻耶。軍中婦人不少。任汝所擇。生泣拜而出。檢一婦以去。行不三里。忽一騎飛至。贈生以囊。啓視之。乃良玉所斬惡婦首級也。生大驚。泣謝。一時傳以爲快。然所至淫掠。豈能如一笠一釜必斬之師哉。六月十一日。

楚中流寇焚竹山

丙十二月。郟襄賊犯竹山。竹山縣屬湖廣郟陽府。自七年爲賊屠陷。至八年。知縣黃應鵬。僅栖草舍數椽。至是。賊復至。應鵬棄城走。賊入據城。有徵糧六百石。盡爲賊食。食盡。焚縣治而去。爲空城矣。

三月廿七日甲戌。撫治郟陽宋祖舜削籍。以追寇失利。亡其符印故也。以苗胙土撫郟陽。十月。河南賊陷襄陽。十二月。以郟襄賊逞。能撫治苗胙土。以陳良訓代之。

當時猾賊強逞。雖宿將猶不能制。而以白面書生當之。庸有濟乎。紛紛代易。徒擾民耳。

張獻忠陷應城

丙子十二月初六日戊申。獻忠至應城。士民登陴守。獻忠引衆自東馳西。繞城而過。竟不攻圍。百姓大喜。謂賊已去。甚輕之。不設備。獻忠距西門十里駐營。休息士馬。次日寂然不動。探騎至。輒登城辱詈之。而賊如故。止困西南兩門。而虛其東北。欲俟出走。伏兵邀擊耳。愚民反笑其無能。益驕且惰。越三日。有一僧勇而寡謀。聞徐翰林家有鐵甲。取服之。率衆千餘。開城出戰。賊望其至。佯棄輜重。走鄉。恐嗜利。爭取之。獻忠

度其離城數里。旋馬突至。斬僧。縱騎大殺。鄉兵無有遺者。遂長驅城下。使勇士數人。用梯登城。守者見賊。猝上。悉驚潰。截斷東北西門鎖鑰。出走。而賊騎已由西南繞東北矣。殺戮萬計。縣令某死之。此十二月初十事。凡居八日。殺掠一空。至十八日始去。尋圍雲夢。時城內多山西賈客。與衆約曰。若等登城圍守。慎勿喧露。賊有所聞。我輩應答。衆從之。俄而賊衆以牛皮自蔽。攻掘城下。城上力士用長鐵鉤。或掀揭之。或提取之。砲石雜發。賊不敢近。攻八日而去。此應城人述。

語云。鷲鳥將擊。必伏其形。兵家之說也。愚僧之死宜矣。彼百姓亦何罪歟。至夢城之守。則深得靜以待動。逸以待勞之意。

宜城張烈婦詈賊

烈婦何氏。湖廣宜城人。幼碩而慧。長歸諸生張聯奎。故貧士。婦早夜操作。不避寒暑。崇禎丙子。寇迫宜城。聯奎偕婦及子順童入城避難。聯奎以顧父旋返。獨婦母子踉蹌行。將屆城。賊轉近。男女奔避如蟻。婦坐昇中。自念矛鏑如雨。下奔亦死。不奔亦死。與其辱身而死。甯引領當刃。忍痛須臾。全名萬古。呱呱兒弗顧也。時順童甫七歲。性至孝。戀母昇前。堅不去。賊騎蜂擁。哀呼母不絕聲。賊以婦貌都也。揮順奪之。婦伸頸求斫。抗聲詈賊。賊不能屈。殺之。順童毫無怖狀。伏地抱屍。哀聲徹天。臨刑猶罵賊。兩手挽母衣不釋。是日天地晦冥。陰風慘厲。見者哀之。撫按爲請卹于朝。

劉大鞏守滁州

丙子正月。賊連營數十里。攻滁州。太僕寺卿李覺斯。知州劉大鞏。督率士民固守。賊雲梯衝柵。穴地填濠。

百道環攻。城上火礮交發。奪其雲梯。燔之。賊死者甚衆。斂兵稍退。掠村落婦女數百人。裸而沓淫之。已而盡斷其頭。環嚮堞。植其跗而倒埋之。露其下私。以厭諸礮。城上燃礮。礮皆迸裂。或暗不鳴。城中惶懼。覺斯命取民間圍胎婦人溺器。亦數百枚。懸堞外。嚮以厭勝之。燃礮始發。賊復大創。賊怒。攻益急。時總理盧象昇師次鳳陽。諸道兵畢集。劉大鞏馳檄請救。初八甲寅。象昇合諸路兵援滁州。戰于城東五里橋。賊大潰。象昇麾軍追之。逐北五十里。屍相枕籍。漕撫朱大典遣將截之。斬六百餘級。賊向西向鳳陽。犯園陵。大典與總兵楊御藩列營陵牆。賊不敢攻。遂渡河掠懷遠。十七日癸亥。賊陷懷遠。大典兵至。賊焚廬舍北渡。十九日乙丑。陷靈璧。進逼泗州。二十一日戊辰。陷蕭縣。滁陽敗北之賊。副將祖大樂兩敗之于永城。斬賊首混天王。賊精銳散亡大半。二月初四日己卯。賊陷太湖。十一日丙戌。陷潛山。

附記 賊首混天王聞滁州饒裕。至滁州。觀形勢平曠。可以藏兵。遂至。遇孫遊擊軍。斬劇賊開山虎。混世王直前。孫遊擊被鞭而敗。時象昇援兵未至。有守將某出戰。賊圍殺之。州民大懼。閉城不出。南京本兵呂維祺遣王守備援之。此出野史。

前言朱大典莫爲堵截。賊逸去。此言遣將截之者何。蓋雖截而不能大獲耳。

是歲流寇益橫。自山西楚豫而江北。所在見告。當事諸臣勦之不能勝。潛議招撫。于是五月下詔。大赦山陝脅從羣盜。令地方官多方安插。以銷反側。違者重治之。以賊之老窟在秦趙故也。然亦無可奈何之計。豈勝算哉。六月十四日。

十月。命採平陽鳳翔諸鑛。以儲國用。自昔大猷之世。未聞採鑛以足用者。至於搜括助馬等事。無非言。

利小人逢君所欲。不顧貽禍宗社生民。然則思廟之體仁。其猶宋神宗之安石歟。

楊爾銘救史可法桐城人述

流寇犯安桐等處。安廬道史可法率衆出禦。距桐城三十餘里。被圍於鹿耳城。甚危。可法謂麾下曰。事急矣。吾稔知桐城楊令。年少而才。得彼赴救。圍始可解。誰敢馳書者。一將願往。遂潰圍出。夜半叩城縋入。出書呈楊。且曰。坐候天明。大事去矣。然時旣倥偬。而士卒復寡。爾銘疑思移刻。疾邀諸紳議事。旣至。卽捐其冠帶。易以戎衣。率通邑鄉兵趨救。不必長劍大戟。止令每人各持兩炬。疎行廣隊。整肅而行。賊遙見火光。燭天。疑大軍至。卽解圍去。可法得免。旣而聞賊將復犯境。親往廬州迎黃得功軍城守。賊僅焚掠郊野而去。未幾。爾銘陞兵憲。仕至廣東道御史。云。按楊爾銘四川叙州府筠連縣人。崇禎甲戌進士。年十四。卽令桐城。冠大以絹塞後。座高翹足而升。胥吏甚易之。久之。側冠而出。赫笑曰。老爺紗帽歪矣。爾銘大怒曰。汝謂吾歪。卽從今日歪始。投籤于地。悉笞之。遂畏憚焉。

誌異

正月。孝陵雷樹火。二月。山西大饑。人相食。唐王聿鍵奏南陽洊饑。有母烹其女者。六月初三。丙子夜。有星大如斗。色赤。芒耀約十丈。自西南流東。聲如雷。

前載子炙父母。此書母烹其女。嗚呼。人道絕矣。

孝子熬火不燃

郭亮。湖廣孝感婁人子也。目不習詩書。而有至性。天啓四年。母李病。亮籲天乞以身代。遂割右臂肉進母。

母食之病愈。崇禎二年，父維志又病篤，復截左臂而進，父病亦起。踰數年，父母卒，祭葬獨任，不累兄弟。或有重其貧而孝者，贈贈，卻不受。募傍築一場，編柳爲籬，累壤爲榻，苦塊六年，不解衣理髮。每設祭，則號慟，坐是兩目曠眚，流賊過其廬，爇火數四，烟息不燃，駭而問之，知爲孝子家，始下馬羅拜而去。

割股之事，令甲有禁，然以一體論，子之身原父母之身，非從外授也。曾曰：無毀，卜曰：能竭爲親以愛其身，無毀傷者，爲無毀於他人耳。若毀于親，何傷善乎？李侍御鳳翔之言曰：亦知割股非中正，情到摧傷，豈僞爲？王威甯伯鉞之題捨身崖曰：此身如何容易捨，捨時除是爲君親，卽此二說，足以論孝子矣。

大清朝改元

大清朝改元崇德元年，實爲丙子歲，卽大清之天聰十年，明之崇禎九年也。

陳烈婦傳

烈婦陳氏，吳江沙港人也。陳爲著姓，所歸張生士柏，天而貧，士柏之兄士松，素無賴，里有豪曰徐洪，聞烈婦之艾，謀置之側室，已與其伯有成言矣。懼烈婦之不從也，賄鄰嫗託故宿其家，爲內應，統數十人夜襲之。烈婦被掠以去，求死不得，抵徐之家，愈求死，徐亦無可奈何。洪曰：若不從，當與張程爲妻。張程者，洪之傭奴也，佯與程奴婦徹夜哭不絕，及明，洪有相識者，見洪家之卒卒也，往視，聞冤號聲，不忍，就察之，則其內戚也，拔而歸諸其父。烈婦曰：伯實利其所有，徐不得志于我，終不我置也。訟之縣，或居閒於令，令謬謂與程定情三夕，嫌貧逃歸，則刑其手而擊之獄，且令其父償伯之所得。烈婦曰：旣罪矣，且又誣我，不再訟。

則寃不自適。巡方御史路振飛按部松江。與其父走松江愬之。御史披其牘。反復窮詰。不准爲理。烈婦遂伏地。御史命之起。不應。恆之令視之。則劊刃於頸。而兩手按之死矣。御史大驚。疾命醫。已不可救。閱其衣。盡複緇。緇其周折之處。而厚以纏束。堅緻不可復動。御史出拾金爲周身之具。捕徐洪張士松等斃之。獄松江許給諫舉卿露緘致御史書。爲烈婦暴寃。且曰。不脛而走。流傳長安。稱柏臺之下有刎死之少婦。奈何不聞之上也。于是御史疏於朝。罪狀令。令不一月暴死郡城舟中。而徐洪張士松之黨有漏網者。復爲震雷擊死。

許給事上按臺書

日者吳門未及晉謁。仰荷祖臺折節先施。復失倒屣。罪甚。自祖臺按部以來。三吳墨吏。有望風解綬之意。曷勝敬服。昨聞吳江烈婦事。最慘。觀其緇衣佩刃。甯死不辱。比夫從容就義。殆聖賢所爲。雖豪傑猶難之。况閨中一女子乎。使國家得如烈婦數人。將何事不可做。又何患小人內亂。而敵國外訐也。聞讞者枉法。狗囑。誣以姦情。恥之辱之。致貞烈之氣。挫折不堪。甯向塔前一席之地。自刎明志。嗟乎。世未有死難之貪夫。乃有死節之淫婦哉。此六月飛霜。三年不雨之變。復見於茲矣。事關風化節義。讞者囑者。公行無忌。蓋清朝所當誅者。度祖臺必旦夕拜疏。以昔日埋輪之丰采。特振今日持斧之威稜。不待不肖陳詞之畢矣。第恐百足之姦。多方爲漏網之計。僅以此婦之夫兄抵罪了局。則烈婦含寃。貪人得志。有負祖臺激揚至意耳。况此事喧傳。不脛而走。若不題參。或流聞長安。妄疑柏臺之下。何以有刎死之少婦。似祖臺又斷不可不明白入告也。不肖第杜門省愆。不欲饒舌。而一腔公憤。不容自己。輒敢露緘以聞。惟賜裁察。

明季北略卷之十三

崇禎十年丁丑

體仁擬旨逮錢瞿

正月常熟縣民張從儒。訐奏前禮部右侍郎錢謙益。科臣瞿式耜。謂二臣喜怒操人才進退之權。賄賂握江南死生之柄。三黨九族無不詐之人。輿販通番。無不爲之事。甚至侵國帑。謗朝廷。危社稷。止因門生故舊。列于要津。鳴冤無地。宦幹豪奴。滿于道路。洩忿何從。奏上。溫體仁擬旨逮錢謙益。瞿式耜下刑部獄。先是奸民陳履謙。爭產求二官關說不允。懷恨遂唆從儒訐奏。既奉旨提問。履謙等得志。遂捏造款曹和溫等虛詞。多方嚇詐。款曹者謂謙益嘗作故太監王安祠記。曹化淳出王安門。宜款之和溫者。爲溫與謙益有隙。宜和之。曹化淳訪知之。憤發其奸。至是刑部尙書鄭三俊審出真情。陳履謙張從儒各打一百棍。立枷三月死。謙益等尋釋歸。

陸文聲奏復社

三月太倉州監生陸文聲。陳風俗之弊。皆原于士子。太倉庶吉士張溥。前臨川知縣張采。倡復社以亂天下。命南直提學倪元珙查究。元珙回奏。極言文聲之妄稱。東吳精進之學。復社爲最著。大都誠心質行。講藝談經。互相琢磨。文必先正。品必賢良。無慚名教。大都陸文聲有憾于婁東。故借復社爲名耳。上責其蒙飾。降光祿寺錄事。

張溥字天如號西銘兒時奇慧好學成人日讀書數千言年十五喪父奉母金居西郭十九補諸生同邑吳偉業從受易與張采創立復社聯絡吳越俊秀崇禎辛未成進士第七人除庶吉士觸執政要人怒乞假歸要人招陸文聲以社黨入奏而蘇州司李某復訐溥牽連六七年以暴病卒後御史劉熙祚給事姜埰交章訟冤奉旨所著書呈進天下傳而誦之有七錄齊集史論一編二編及論略春秋三書十三經合纂歷代文典文乘通鑑紀事本末宋元紀事本末古文互刪漢魏百三名家歷代名臣奏議等書行世

倪元琪號三蘭沂江上虞人天啓壬戌進士歷仕至蘇松學政降錄事尋陞光祿寺寺丞卒于家

李如燦直言下獄

四月諭百官求直言給事中李如燦上言國家祖制于古稱善自軍不用而兵設民始不得安其身自屯不畊而餉興農始不得有其食有兵不練兵增而餉益匱有餉不核餉多而兵愈冒比者核實之使出而培克屢聞占冒不減可謂有政事乎魏呈潤詹爾選李化龍劉宗周皆以一鳴輒黜今下明詔求直言倘赦其前愚收之左右是直言不求而自至也若夫輔成君道尤在相臣今此瞻彼顧結黨徇私又何怪水旱盜賊之屢見哉上怒下如燦于獄左諭德黃道周上言陛下下詔求直言而直言者輒斥清刑獄而下獄者旋聞大臣雖清強曾何益理亂之數上不憚切責之

楊光先參陳啓新

四月新安衛千戶楊光先疏參陳啓新并及溫體仁昇棺自隨謂啓新荷皇上獨斷拔之泥淖之中置之

言路之首。宜致皇上爲商周啓新爲傳說。乃鄙夫旣得。患失心生。稱童利害。卽與言遠。正世俗所謂說眞方賣假藥之小人也。按啓新原疏所指諸大病根。今當首申前議。以拯斯民。何受事以來。絕無一字談及。何當日在局外。則自謂旁觀最清。一入局中。頓鶻突也。臣今所言清屯核餉。皆啓新未結之局。皆啓新分內之事。如啓新不知弊源。是爲不智。知而不言。是爲不忠。人臣不忠。罪當死。不智而以浮詞誑皇上。騙美官亦當死。啓新本太倉州軍士。嘗充漕司書辦。前啓新五千餘言。不出破情面三字。而原任山西布政樊良樞。是其刑司服役之故主。則特疏引薦。情面乎。不情面乎。最可駭者。書辦被殺。何關國體重輕。何與諫垣名節。乃以申明賞罰爲胡爾儀等請卹。非貪其一歲四十金之賄何耶。今胡爾儀見在關臣衙門供役。而啓新謂之已死。是與指鹿爲馬何異。啓新罪不容于死矣。至若首輔溫體仁。原與啓新不同。治國平天下。是其責。持危扶顛。是其任。休休有容。是其技。體仁柄國以來。邊騎兩薄。都城流賊各省延蔓。平治之綱。安在。國危于上。而不求所以安。民怨於下。而不思所以卹。扶持之責。安在。忠告之言。不受。睚眦之怨。不忘。休休之量。安在。三者無一。誠殆哉。一箇臣也。惟有引罪以去。庶幾不誤人國。乃悠悠忽忽。一利不興。一害不除。視顏戀棧。若不斷送。盡天下蒼生不已也。上責其瀆陳。陳啓新疏辯。有旨責其軍國大事。竟無一言。陳奏着降二級。照舊供職。光先屢參啓新。上怒其恣臆干政。廷杖戍遼東。及十五年壬午八月。時啓新爲刑科右給事中。匿喪被劾。下撫按訊之。尋遁。

朱國弼劾溫體仁

四月。撫寧侯朱國弼劾溫體仁徇私。左都御史唐世濟又劾體仁受霍維華賂。令唐世濟發端。上慰諭體

仁奪國弼侯爵。世濟亦戍邊。

六月。體仁引疾免。賜金幣。遣行人護歸。初。體仁以謫發錢謙益受主知。遂入相。時上英明。憤廷臣苞苴亡狀。體仁惟斤斤自守。不殖貨賄。故上始終信之。至是。庇私黨。排異己。與舉朝爲仇。攻者無虛日。故免歸。

高起潛行部

四月。總監高起潛行部。永平道劉景耀。關內道楊於國。俱恥行屬禮。上疏求免。上謂總監原以總督體統行事。罷於國。降景耀二級。以後監司皆莫敢爭。

七月。工部員外郎方璽上言。皇上親擒魏忠賢而手刃之。豈溺情闡豎者。不過以外廷諸臣無一可用。而借才及之。况人臣苟知報答。何論內外。內臣旣徼茲曠典。孰不欲棄捐頂踵。以酬我皇上者。不必認認過計也。給事中何楷。駁其通內。呈身吏部。請削其籍。上手改降二級調。

責臣罪己

閏四月。大旱。久祈不雨。聖諭責臣罪己曰。帝德好生。降罰必有所致。久祈不應。乃朕躬之悃誠。未能上達。朝廷之德澤。不能下沾。如張官設吏。原爲治國安民。今出仕專爲身謀。居官有同貿易。催錢糧先比火耗。完正額。又欲羨餘。甚至已經蠲免。悖旨。徵纔議繕修。乘機自潤。或召買不給價值。或驛路詭名。輦抬。或差派則賣富。殊貧。或理讞則以直爲枉。阿堵違心。則敲朴任意。囊橐旣富。則奸慝可容。撫按之薦劾。失眞。要津之毀譽。倒置。又如勳戚不知厭足。縱貪橫于京畿。鄉宦滅棄防維。肆侵凌于閭里。納無賴爲爪牙。受奸民之投獻。不肖官吏。畏勢而曲承。積惡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誰能安枕。似此種種。足干天和。積

過良深。所以挽回不易。都著洗滌肺肝。共竭悃誠。仰祇天意。

楊嗣昌建議均輸

羣盜盤踞江北。廷議大發兵。計臣苦于無餉。兵部尙書楊嗣昌建議。因改糧爲均輸。以濟軍食。因加賦二萬兩。下詔曰。暫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

史可法巡撫安廬

七月。以史可法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安廬池太等處軍務。時以寇患故創設。明年戊寅六月。可法以憂歸。史可法號道鄰。河南祥符縣人。崇禎戊辰進士。爲安廬道六載。廉敏而愛民。貪吏望風解綬。至是。卽擢安廬巡撫。洵東南之保障也。

聖駕巡城

京師時見聖駕郊天祭地。祀日夕月。幸學籍田大閱。禘祭上陵等外。此則會典所不載。禮制所不詳。崇禎丁丑八月。上欲巡城。勅禮兵二部覈舊例。二祖至今無有也。以事瑣。非至尊所宜親。二祖列宗。豈不注念城池哉。各有所司故耳。茲於八月廿六廿七兩日。親履內外城。鹵簿之整嚴。軍容之辟易。非草莽人所得指點。但內外城脚。沿衢擺設戎裝軍士。約用六十萬。一切在京人等。京營主將。俱已厚值僱其侍立。廝役無人。貨鬻無人。各衝衝闐如矣。又大內所發于金吾一應衣飾器用。恐備臨時指取。非數之可計。其一事一物。又非止一人可值。如蕭大亨之武蔭蕭松菴。錦衣僉事也。內止派其領值。醬色縐紗深衣一襲。尙衣局派發。爲單爲夾。爲花樣各別。爲身袖長短大小共九十件。每件黃色夾板。一人捧之。則用九十人矣。色

色皆然。幾萬萬人爲之趨踰奔走者兩日夜。究竟于城上一無所益。遙望祿米倉漕糧露積。繫計臣二人於獄。後杖斃其一。汪明際是也。明際甯國人。戊午孝廉。是舉也。斃兩事外之人。戎政尙書陸問禮之僕。以戎政禮宜驂乘。其僕仰窺膳品。一銅拳椎死。僕固陸所不欲其隨身者也。

天下有大寇。不思保四境之外。而圖數十里之城。城亦安足恃哉。卽有修葺。亦兵工二部事耳。豈萬乘所宜親履者。且自天子以至軍民。數千萬衆奔走兩日夜。服用移繞於外。亂亡之兆。已於此見矣。黃道周七不如。

十月。定東宮官屬。先是。黃道周自陳七不如。謂品行不如劉宗周。至性不如倪元璐。遠見深慮不如魏呈濶。犯顏敢諫不如詹爾選。老成足備顧問不如陳繼儒。朴心醇行不如李如燦。傅朝佑。文章氣節不如錢謙益。鄭鄮有旨責其顛倒是非。甚至蔑倫杖母。名教罪人。猶曰不如。是何肺腸。着回將話來。於是道周復疏辯。謂臣與鄭鄮同爲庶常時。文震孟疏論魏忠賢。鄭鄮抗疏任之。削籍入山。每以臣爲怯。臣心愧鄭也。每執筆不能明白。輒思鄭鄮以爲不如。真不如也。蓋以此自矜。亦以此分規。非爲累臣地也。上念道周起廢不久。有旨不究。至是。定東宮官屬。右諭德項煜。編修楊廷麟。交讓道周。閣臣以道周有不如鄭鄮語。謂其意見偏寢之。給事中馮元勳言。道周忠足以動聖鑒。而不能得執政之心。恐天下後世有以議閣臣之得失也。不聽。

魏呈濶。號倩石。龍溪人。崇禎戊辰進士。官給事中。傅朝祐。字右君。江西臨川人。萬曆壬子解元。天啓

壬戌進士授中書。庚午選兵科給事中。陞刑科。丁丑以諫言革職下獄。賜杖卒。當給事中章正宸以劾王應熊下獄。莊鼐獻以言時弊降黜。朝佑申救曰。皇上之逮二臣。不啻風雷之振秋籜。視之若輕。而舉朝見逮二臣。不啻霜雪之損嘉禾。關係特重。又劾太監王坤併咎首輔云。

陝西李自成諸賊

丁丑正月諸賊混天星侵軼商洛。李自成縱橫西河。過天星盤踞汧隴。獨行狼在漢南。蝎子塊在河西。與西番合謀。十月過天星李自成入蜀。混天猴蝎子塊隨之。川兵大敗混天蝎子廣元。斬首千餘級。

李巖歸自成

李巖河南開封府杞縣人。天啓七年丁卯孝廉。有文武才。弟牟。庠士。父某進士。故世稱巖爲李公子。家富而豪。好施尙義。時頻年旱飢。邑令宋某催科不息。百姓流離。巖進白。暫休徵比。設法賑給。宋令曰。楊閣部飛檄雨下。若不徵比。將何以應。至于賑濟飢民。本縣錢糧價乏。止有分派富戶耳。巖退。捐米二百餘石。無賴子聞之。遂糾數十人譁于富室。引李公子爲例。不從。輒焚掠。有力者白宋令出示禁戢。宋方不悅巖。卽發牒傳諭。速速解散。各圖生理。不許借名求賑。特衆要挾。如違卽係亂民。嚴拿究罪。飢民擊碎令牌。羣集署前。大呼曰。吾輩終須餓死。不如共掠。宋令急邀巖議。巖曰。速諭暫免徵催。并勸富室出米。減價官糶。則猶可及止也。宋從之。衆曰。吾等姑去。如無米。常再至耳。宋聞之而懼。謂巖發粟市恩。以致衆叛。倘異日復至。其奈之何。遂申報按察司云。舉人李巖。謀爲不軌。私散家財買衆心。以圖大舉。打差辱官。不容比較。恐滋蔓難圖。禍生不測。乞申撫按。以戢奸宄。以靖地方。按察司據縣申文。撫按卽批宋密拿李巖監禁。毋得

輕縱。宋遂拘巖下獄。百姓共怒曰。爲我而累李公子。忍乎。羣赴縣殺宋。劫巖出獄。重犯俱釋。倉庫一空。巖謂衆曰。汝等救我。誠爲厚意。然事甚大。罪在不赦。不如歸李闖王。可以免禍。而致富貴。衆從之。巖遣弟牟率家口先行。隨一炬而去。城中止餘衙役數十人。及民二三百而已。巖走自成。卽勸假行仁義。禁兵姪殺收人心。以圖大事。自成深然之。巖後薦同年牛金星歸者甚衆。自成兵勢益強。巖遣黨僞爲商賈。廣布流言。稱自成仁義之師。不殺不掠。又不納糧。愚民信之。惟恐自成不至。望風思降矣。

予幼時聞賊信急。咸云李公子亂。而不知有李自成。及自成入京。世猶疑卽李公子。而不知李公子乃李巖也。故詳誌之。

王忠軍噪

丁丑二月。山西總兵王忠。以兵援河南。稱病。數月不進。一軍噪而歸。給事中凌義渠論之。詔逮忠入都。十三日乙酉。命陝撫孫傳廷總理河南。

十一月。兵部尙書楊嗣昌。請阻勦賊之期。合各撫鎮分任斷截要害地方。提兵合勦。從之。

賊犯荊州

丁丑閏四月初四日壬寅。以熊文燦爲兵部尙書。總理軍務。督剿流寇。時文燦新平閩寇。有威望。故有是命。五月。賊襄賊犯荊州。焚荊州墳園。十二月。以戴秉閔撫治鄖陽。

胡光翰戰死

胡光翰。湖廣鄖陽府鄖縣諸生。性英烈。處鄉里。略不平事。往往毅然身任之。崇禎十年。流寇猖獗。襄鄖爲

墟。光翰乃約鄉父老爲撫按陳寇禍。慷慨涕泗。激以忠義。敵血糾集。鄉勇立約束而部署之。自是賊過其
保者相戒不敢犯。會有奸徒管某者。爲賊導以坎堡。光翰竭力扞禦。久之。糧盡勢迫。援兵莫發。仰天太息。
曰。吾糾合諸衆。冀得保全鄉里父老及宗族子弟耳。今事敗。常事素怖賊。脫聞吾等圍急。掩耳床下伏耳。
豈能相援死矣。復何道。衆皆掩面哭不止。越日。光翰語其徒曰。吾爲若先萬一得突圍出。卽不然。吾往以
死當賊。諸君乘閒走可也。乃率衆衝陣。戰良久。賊益四面蝟集。力不支。猶手格殺數賊。被創死之。

予聞之。楚友云。賊畏死甚于人。諸屠破邑。見衆持挺聚立。卽詭言若遽釋挺。當貸若死。不聽。則亦不
敢近。有怒焉。馳馬去耳。使鄉野小民。盡如胡公。而當事者肯犄角設援。則賊安能蹂躪殘破。如入無
人境乎。胡公敗山管奸。何異李陵事。後先不爽耶。撫議成於熊文燦。樞部楊嗣昌。從中主之。遂竭東
南之力。不能奏車攻之功。海內用竭。皇陵震動。將祖宗金甌無缺之天下。斷送賊手。嗚呼。誰生厲階。
至今爲梗。恨不請尙方劍。戮佞臣尸也。

賊擾江北

丁丑正月。總兵秦翼明、楊世恩等。敗賊于應山。斬級五百。又逐于麻黃。賊潰爲四。一股西犯德安。一股
東趨南直。朱大典馳赴之。俄而楚賊盡在江北。而豫賊老回回。闖塌天等。亦自光固而南會之。蘇松巡撫
張國維。駐師京口。沿江戒嚴。賊禮醮于金山寺。薦拔亡者。遂分屯大江小江。皇甫常山諸地。沿江營火。夜
燭數十里。儀真六合人民。俱倚檐而立。

當時賊勢如此。江左之急可知。然卒保無虞者。斯豈人力歟。曹丕有言。大哉江乎。天之所以限南北。

也。吾于此益信不然。東南半壁爲賊所糜爛久矣。然民之生於三吳。倖全首領於劫運者。亦天也。命也不可不自幸也。六月十七日筆。

左良玉立功驕蹇

丁丑二月。左良玉大破賊於舒城六安。連戰三捷。秦翼明敗賊於細石嶺。擒賊首二人。賊潛竄太山中。張國維檄良玉入山搜捕。良玉新立功。驕蹇不奉調。國維三檄之。始自舒城進發。賊已飽掠出境。凌義渠劾之。詔革良玉職。令殺賊自贖。

賊圍安慶

賊至安慶立營。次日攻城。都督洪正春選卒三千。鄉兵二千。使潘中軍率之出戰。賊合圍而殺之。副將程龍以火藥含笑自焚死。我兵大敗。賊追至城下圍之。正春白史可法出兵。可法督士民堅守不戰。賊攻城。城上箭砲雜發。傷賊甚衆。苦攻十四日不破。賊乃退。十月入舒城。參將張一龍勝之于管家岡。獲其頭目。搖天動等。副將孫應元勝之於烏紗山。斬五千餘級。太監劉斌率京營兵鏖戰。竟日。追殺七十餘里。號哭震天。殺賊五百四十二級。賊遁入山。十二月癸巳。賊陷靈璧。

陳于王自刎

陳于王字丹衷。世爲武進人。先世以明初從征有功。授蘇州衛千戶。得世襲。于王幼業儒。身長七尺。萬歷壬子乙卯。一再登武科。授守備。擒海盜翁元李稍等。陞崇明都司。復有茶山王王一爵等倡亂。聚衆數千。窟穴大海。金山川沙柘林等地。幾無甯日。官兵勦賊於羊山嘴。勢不敵。退泊金山。請檄崇明添兵協剿。于

王選舟師數十艘。戰賊於羊山殿前。用磨盤銃擊之。賊稍卻。已而復持短刀躍入賊舟。殺賊無數。生擒盜首一爵。餘潰散。當道交章薦之。威名日盛。崇禎初。巡撫費文衡補遊擊。繼費者爲張國維。及巡按祁彪佳。皆奇其才。時寇氛逼江北。因命于王爲遊擊。守六合。蔣若采爲守備。守江浦。互相犄角。斬賊李乘龍等百人。賊宵遁去。復犯宿松。于王弟國計及包文達、錢士選等。以兵二千人赴剿。賊衆勢大。遂敗績。文達士選俱戰死。于王不見國計。飛馬殺入賊圍。救出。回至安慶。嗣後永生洲參將程龍。及于王等。復與賊戰太湖。豐家店。相拒數日。程龍營被賊放火。延燒銃藥。賊揜殺。至于王手執大刀。奮勇先登。如摧枯拉朽。然久戰重傷。諸將意欲規避。翼于王以行。于王曰。此吾死所也。復何之。遂大呼曰。力竭矣。向北面四拜。拔刀自刎。死。數日後。賊退。部將張伯昌檢獲其屍。身如刻畫。面色如生。江浦安慶爲之立廟塑像。事聞。贈昭勇將軍。廕子以千戶。加二級。立廟宣武場祀之。弟國計。號丹廷。有膽智。兩中武舉。累著戰功。擢太湖營都司。擒劇盜宋毛三、朱老虎等無算。後放情詩酒以卒。

經略熊廷弼嘗稱于王國士無雙。薦授三岔河副總兵。時天啓元年七月事。將赴任。適代庖守備張嗣忠至。與之同宴。亡何張暴卒。而張子誤聽千戶濮定國譖。遂誣于王毒死其父。繫獄。越七年。曹文衡知其冤。且才立釋之。卒殉國難。國士之稱。洵非溢譽也。

諸將死難

是年賊寇安慶。我兵敗走。諸將死事者。程龍、陳于王以外。不一。如把總詹鵬。衝鋒陷陣。聞兵潰。以首觸石而死。把總王希韓、素廉勇。得衆。及力盡。猶率部下拔營血戰而死。把總王猷。力能扛鼎。殺賊數多。爲賊衆

合圍生擒。鬱分其肉而死。守備王宏猷。勢窘被執。賊喜其技勇。將留之。宏猷不屈。大罵。至于踞齒斷足。猶不絕聲而死。守備莫顯譚。新得武科。不願會試。自請討賊。陷陣而死。把總唐世龍。因事已去。不肯獨歸。離險鏖戰。馬蹶被砍而死。千總王定遠。經革戍皖。累報獲功。而一目不視。虛擲前勞。以死。千總周嘉方。一月新婚。慷慨請纓。力戰陣亡。而少婦王氏。善哭其夫。卒絕粒投繯以死。其他若張全斌、俞文夔、顧應宗、蔣遠、潘象謙、季靖。俱先後同事死。

流寇發難以來。武臣逃遁者固多。而死事者亦不少。然其名或著或不著者。士固有幸不幸也。

賊陷六合

六合雖斗大邑。乃金陵門戶也。素無城。崇禎九年。巡撫張國維。以流寇孔棘。使邑令鄭同元築城。同元以財力不逮。止建土城一座。明年丁丑。國維出巡。見而責之。發金辦造磚城。尙未興役。而賊已至矣。初。賊陷廬鳳等處。雖窟居英霍。睥睨六合已久。同元本浙人。素無幹略。謂賊尙在數百里外。不設備。游擊常某。蜀人。武藝超軼。鎮守本邑。然麾下僅七百人耳。時有永生洲兵。與之不協。終日相訐。同元不爲解紛。國維聞之。賊未至數日。以令箭提永生洲兵。故其守志益懈。浙江御史某。將北上。以滁州賊阻還。與同元言。賊勢甚熾。宜備之。同元猶大言。敵邑兵多將勇。何憂賊乎。御史走閒道。由揚州去。及風鶴益甚。同元猶出諭張大將士之盛。令百姓勿動。然亦疑信相半。偵騎四出。杳無蹤跡。至七月十七日。諸商微聞賊信。急密備餼糧。篝燈不寐。夜半探望。見將士率兵林立。嘖嘖偶語。忽覩諸商民。呼而問故。衆合曰。聞流賊將至耳。一把總慰之云。此訛言也。且有我兵在。若等歸寢。勿憂。然識者終之不信。假寐以俟。十八日黎明。忽砲聲連震。

衆大驚。賊騎由西門突至。時永生洲兵以張撫曾提。俱無戰志。止將治甫橋焚折。阻賊不過河而已。獨常游擊率衆數百往禦。中道遁走已半。甫及西門。而賊之驍騎已至。常嚴陣拒之。賊不得入。忽大聲曰。從東門去罷。常聞之。令後隊分兵往守。賊見陣動。前鋒十七騎突前。後兵先潰。常知勢不可支。遂大呼曰。保不得矣。百姓速走。予保南門耳。且戰且卻。賊騎稍西。民得奔趨橋南。及常退至浮橋。賊亦隨至。兵悉南渡。常獨殿後。從者僅五人而已。賊直逼橋次。常右手提鞭禦賊。左手拔橋。一驍騎馳至。持刀砍常。常急避。馬下。舉鞭撲殺之。羣賊大至。擁馬墮河。飛矢如蝟。常揮鞭。厥聲錚錚。然紛紛雨下。蓋龍津浮橋延袤十餘丈。用板平鋪。而屬以鐵索者。時橋板雖拔斷。鐵索猶繫。常以佩刀截之。賊乃不得渡。然倏忽閒一矢中股。又一矢洞項矣。浮橋旣斷。兵與賊距河相冒。遙望驍賊立馬上疾馳。雖樓垣高峻。一躍輒登。入內恣掠。有服紅袍者。坐輿中。役貧民運取百物。見富室。則取人油浸箒。而燭之。遇有藏金。則火輒滅。又以水沃寢室。速燥者。其下有金。以土浮耳。其取無遺策如此。凡掠二日而去。先是。賊去六合甚遠。偵騎不遇而返。皆云無賊。及是。充斥于道。不知者猶啓戶問賊所在。被殺甚衆。蓋賊殺人以豈實其腹。與馬食之。馬大肥捷。一晝夜行三百里。如欲破遠城。則近城過而不攻。及遠城旣破。始旋兵以取近城。蓋遠者謂近賊之城尙未報破。必不越之而來。往往不爲備。近者又謂賊衆已過。可不嚴守。所以賊每乘人不意而兩取之。計亦狡矣。當時非常之力戰。不獨居橋北者。盡罹鋒鏑。卽走橋南者。亦必供賊之蹂躪矣。常亦大有造于棠邑也哉。厥後行至蕪湖。箭瘡迸發而死。惜夫。鄭同元聞賊至。箭衣小帽。從役五人。騎而逸去。後以失地事。謫罪于永生。殺之。同元止罷官而已。先叔君衡公。時在六合。親遇其難。述此。

六合爲應天屬邑。使當事者知賊勢日盛。豫築堅城。以二千人守之。亦不至于敗。乃旣無城矣。復不多駐兵。徒以數百人當十倍之賊。是明以人民委賊也。至恐劣之同元。賊未至。則不思築城。及和兩軍。賊旣至。則微服先去。乃猶諉罪逃死。朝廷之三尺安在。然賊陷六合。他書俱不之載。意留都大臣。以賊犯畿邑。不便于己。或未嘗實以上聞也。予思天下以賊情蒙蔽者多矣。可爲三歎。六月十八。筆六合旣陷。被殺頗多。道上白晝鬼號。衆懼厲聲震喝。終不止。惟大呼曰。流賊至矣。輒無聲。又小兒夜啼。父母懼之。曰。勿啼。流賊來矣。兒亦止。然則流寇之禍。不獨人畏之。鬼亦畏之。不獨老者壯者畏之。卽小兒亦畏之矣。亦異也。此二事皆自六合而來述之。

誌異

丁丑閏四月初十戊申。山西汾州府武鄉沁源二縣大雨雹。大者如象。次如牛。是年大旱。

七月賊破六合。八月後。每日日落時。紅光從東南脚下。映照半天如火。對照人面盡赤。約三月餘。時省臣引京房傳。謂之日空。應兵起。齊魯吳越占候家。謂之血霞。則大旱大兵之明徵也。

是歲浦口西北山中有。人頭鳥萬餘。皆在伏龍山一帶。身足如鶴。頭縮而不伸。胸前有元文一道。如人面。歇三日。後莫知所之。或又云。頭似人。披髮長鬚。鄉人見之。有驚死者。人皆以爲怪。七月以下二事。新誌出六合。

大清兵

丁丑十年二月。大清兵破朝鮮。國王李倧走。命總兵陳洪範援之。壬申。大清兵自雲從島至鐵山。招皮島總兵沈冬魁。不聽。尋陷皮島。

明季北略卷之十四

崇禎十一年戊寅

元帝降乩

正月翰林及都察院接出聖上平臺詔百官起大數問天下事仙降云九九氣運遷涇水河邊渭水河邊投秦入楚關幽燕兵過數番寇過數番搶奪公卿入長安軍苦何堪民苦何堪父母妻子相拋閃家家皇天人皇天大水灌魏失秦川流寇數載卽息紅頂又將發烟虎兔之閒于戈亂龍蛇之際是荒年聖上又問元帝書云等閑不管閒漢朝將相在眼前

張任學改總兵

戊寅二月河南巡按張任學改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河南先是任學覬得巡撫且欲薦丹陽知縣張放因極詆諸鎮兵不足恃盛稱文吏有奇才可禦寇及承茲命意大沮悔尋被逮

城蘆溝

二月城蘆溝名拱極城太監督役掠途人受工民力爲憊城旣成向北京一門題額曰順治門向保定一門題額云永昌門數之前定如此異矣

去京四十里西南有蘆溝河本桑乾河也俗又呼渾河有橋跨蘆溝河上爲蘆溝橋金明昌初建蘆溝曉月爲京師八景之一所城卽此至于掠途人受工民力竭矣况是歲十月高起潛兵敗于蘆溝

橋苟無其人。雖有堅城。亦安足恃哉。

黃道周經筵應對

三月。上御經筵畢。召諸臣問保舉考選孰爲得人。少詹黃道周對。樹人如樹木。須養之數十年。近來人才遠不及古。况摧殘之後。必深加培養。又曰。立朝之才。在乎心術。治邊之才。在乎形勢。先年督撫未按形勢。隨賊奔走。事既不效。輒謂兵餉不足。其實新舊餉約千二百萬。可養四十萬之師。今甯錦三協師僅十六萬。似不煩別求勦寇之用也。庶子黃景昉請宥鄭三俊。上曰。三俊蒙狗。雖清何濟。會南京應天府丞徐石麒。亦上言鄭三俊清節。上因釋之。三俊爲司寇。敝衣一筐。爨烟不給。以擬獄輕得罪。上亦素知之。故得放歸。

曾就義兵食對

戊寅三月。上御左順門。召考選諸臣問兵食計。曾就義對曰。百姓之困。皆由吏之不廉。使守令俱廉。卽稍從加派。以濟軍興。未爲不可。上拔第一。未幾。卽有剿餉練餉之加。

道周謂餉不煩別求。就義則云加派濟軍。君子小人義利之分如此。然就義一言投契。卽拔第一。思廟好尙可知矣。

楊嗣昌論熒惑

戊寅四月己酉丑刻。熒惑去月僅七八寸。退至尾初度。漸入心宿。兵部尙書楊嗣昌上言。古今變異。月食五星。史不絕書。然亦觀其時。昔漢元帝建武二十三年。月食火星。明年呼韓單于款五原塞。明帝永平二

年日食火星。皇后馬氏德貫後宮。明帝圖畫功臣于雲臺。唐憲宗元和七年。月食熒惑。其年田興以魏博來降。宋太祖太平興國三年。月掩熒惑。明年興師滅北漢。遂征契丹。連年兵敗。今者月食火星。猶幸在尾。內則陰官。外則陰國。皇上修德召和。必有災而不害者。給事中何楷糾之。言古人謂月變修刑。又言禮虧則罰見熒惑。誠欲修刑。莫如右禮。誠欲右禮。莫若修刑。楊嗣昌縷縷援引。出何典記。其言款塞者。欲借以伸通市之說也。其言元和者。欲借以伸招撫之說也。其言太平興國連年兵敗者。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說也。附會誠巧。矯誣實甚。至所述永平皇后等語。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臣更不知其所指斥矣。嗣昌復疏自理。但言科臣以危機中。臣不復及通市招撫事。戶部主事李鳳鳴亦言火星逆行。常而非變。給事中解學尹糾其詔。然實考嗣昌所引年月俱謬。

按紀畧。四月十六日己酉夜。熒惑去月僅七八寸。至曉逆行尾八度。掩于月。至五月初五日丁卯夜。熒惑退至尾初度。漸入心宿云。予少時每夕見月角一星。煖而赤。相距五寸許。竊疑何若是之近。越三日仰觀如故。或語予云。此星在月上。大不佳。當主天下亂。予心誌之。

何楷劾嗣昌忘親

六月。以楊嗣昌入閣辦事。仍署兵部。七月。嗣昌母服纔五月。有旨。嗣昌大祀大慶。暨傳制頒詔諸大典。不與朝講召見。如常服隨班。給事中何楷劾嗣昌忘親。上切責之。先是。吏部會推閣員。止及詞臣資序。上不允。命并在籍守制者。蓋嗣昌爲陳新甲地也。已而特召新甲爲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黃道周上言。朝廷卽乏人。豈無一定策效謀者。而必破非常之格。以奉不祥之人。上不懌。

黃道周平臺抗辯

七月召羣臣于平臺。上問黃道周曰：無所爲而爲之，謂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人欲。爾前疏適當枚卜不用之時，果無所爲乎？道周對曰：天人止是義利，臣心爲國家，不爲功名，自信其無所爲。上曰：前月推陳新甲，何不言對曰：時御史林蘭友給事何楷，皆有疏，二人臣同鄉，恐涉嫌疑耳。上曰：今遂無嫌乎？道周對曰：天下綱常邊疆大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非私也。上曰：清雖美德，不可傲物，遂非惟伯夷爲聖之清，若小廉曲謹，是廉非清也。道周曰：伯夷忠孝，故孔子許其仁。上怒其強說。道周又極詆楊嗣昌。嗣昌奏曰：臣不生于空桑，豈遂不知父母？臣嘗再疏，而明旨迫切，道周學行，臣實企仰之。今謂不如鄭鄭，臣始歎息絕望。鄭杖母，行同梟獍，道周又不如鄭，何言綱常也？道周曰：臣言文章不如鄭鄭，上責其朋比。道周曰：衆惡必察，何敢爲比。上曰：孔子誅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惟行僻而堅，言僞而辯，不免孔子之誅。道周曰：少正卯欺世盜名，臣無此心。臣今日不盡言，則臣負陛下。陛下今日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曰：爾讀書有年，祇成佞耳。叱去。道周叩頭起，復奏曰：忠佞二字，臣不敢不辨。夫臣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爲佞，豈在君父之前，諂諂面諛者爲忠乎？忠佞不分，則邪正混淆，何以致治？上怒甚。嗣昌乞優容之。上曰：朕亦優容多矣。諸臣退。上召回諭以毋黨同伐異，宜共修職業。翰林院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給事中何楷，御史林蘭友，各疏救道周，劾楊嗣昌，俱譎調有差。

張縉彥論兵情賊勢

戊寅三月，戶部主事張縉彥上言：臣任清澗知縣，于兵情賊勢，親見有素。蓋賊之得勢在流，而賊之失勢

在止。賊之長技在分。而賊之窮技在合。賊之乘時在秋夏。而賊之失時在冬春。昔大賊王嘉允破河西。據其城。曹文詔奪門斫殺。而嘉允殲。李老柴破中都。據其城。巡撫練國事督兵攻圍。而老柴擒。神一元破甯塞。據其城。左光先等與戰。而一元死。譚雄破安塞。據其城。王承恩等攻圍。而譚雄誅。此皆守而不去之賊。故速其死也。過天星。老回回。混十萬等。所破城邑無算。官軍未至。旋即奔逸。此皆流而不居之賊。故緩死也。賊入晉豫。分頭成部。自秦及汝。雒以至江北。無處不被賊。豈賊真有數十百萬。蓋分股以披其黨。牽制我兵。故見多也。前總督陳奇瑜。驅天下之賊。盡入漢中。出棧道關。正可一鼓而滅。乃以招安致敗。不可復收。古人以八日而平賊。數萬者。利其合也。夏秋之間。芻糧盡在場圃。足供士馬之資。冬春非破城攻堡。不能得食。官兵促之。則尤易。故時有利有不利也。今欲破賊。惟在亂其所長。而使之短。破其所得。而使之失。直截以攻之。分爲兩軍。一追一駐。賊當之。必破矣。賊黨雖衆。大都觀望。其先倡者。不過一二支。故盡一股。則論賞不必事平。彙敘縱一股。卽論罰不許報級。塞責誠如此。賊不望風而靡。未之有也。上是之。

抵掌而談情勢。不滅伏波聚米。圖賊在目。中矣。雖末路敗名。而其言不可廢也。十九日下午筆。

陝賊剿降略盡

五月。奪總督洪承疇尙書爵。仍以侍郎總督。左光先。曹應蛟。並奪五級。限五月盡賊。至八月。承疇報陝西賊勦降略盡。命出關向河南湖廣。

限五月盡賊。而八月卽盡。何其速也。維時賊分流半天下。曷嘗勦降盡之乎。不過走犯他方耳。上以速期。而下卽以速應。大抵然矣。六月二十日筆。

豫楚屢捷

戊寅正月。巡撫常道立奏賊犯鄧州。焚燬周王八塋。總理熊文燦報賊犯英山。合九路之兵會勦。賊從德黃一路潛遁。楚撫余應桂逮問。豫撫常道立招撫闖場天等。闖場天本名劉國能。性頗孝。就撫。乃奉其母命也。督撫宋賢奏混十萬等賊乘虛窺渡。攻剋五塔。挖等寨。攻圍陝州等處。官兵禦卻之。賊拔營遠遁。二月。官兵三戰六捷。敗賊于鎮平縣。生擒草上飛。獨腳虎等。斬扒天虎等四人。賊渡河開光山等處。結連曹操及托天王。整世王。混世王。十天王。紫微星。過天星。飛虎。八家大賊。乘商城固始界。欲上穎霍等處。爲度暑計。太監盧九德分布官兵迎擊。大敗賊于山石橋。擒賊抵地虎。黑旋風等。三月。巡道張天經又敗賊于黃福店。斬獲無算。招降賊首飛天師等。五月。總兵左光先又三敗賊于大寨地方。六月。陳永福又大敗之于饒良鎮。嗣是官兵又敗之于宜陽連庄。雍家庄。林家庄等處。左良玉又大敗之于高坡。混十萬帶傷遁。妻子囚執入省。混十萬本名侯世範。亦旋降。九月。內臣盧九德扼之于襄。撫臣常道立擊之于鄧。監軍張大經。總兵劉澤清。左良玉。張任學。擊之于襄。承隨棗汝許。十月。張任學又敗之于高庄。賊南北無路。轉戰敗逃。凡曹操。革裏眼。托天王。過天星等賊。在豫在楚者。無不分頭鼠竄。

王燾隨州自經

王燾。南直崑山人。萬歷戊午舉人。崇禎時。爲湖廣德安府隨州知州。戊寅二月。賊首張獻忠。合衆數十萬圍城。燾親冒矢石。斬獲千級。城守益堅。賊有隨州紙城。變作鐵城之號。移營遁去。撫按交上其功。爲守禦第一。後賊挾恨。復以數十萬至關廂。守將王必用先挾家丁遁。城遂陷。燾身被數創。猶率家人巷戰。勢不

可支。始向北再拜自經死。時朝廷咎燾以一死塞責。故無卹典。宏光時始諡忠愍。又與蔡忠襄懋德立祠其鄉。賜名雙忠。蔡亦崑山人。

張獻忠請降

戊寅正月。左良玉、陳洪範大破賊于郟西。張獻忠尋請降。初。獻忠自良涿噪而爲陳洪範捕獲。異其貌。而釋之。至是懷舊恩。乞降于洪範。請率所部殺賊自効。總理熊文燦承制撫之。獻忠狡而多計。羣賊每以爲的文燦。議餉二萬人。獻忠乞餉十萬人。文燦遲延不能決。獻忠寄家口于穀城。入據守之。分屯羣賊于四郊。

羅汝才乞撫

九月。熊文燦次于襄陽。遣將擊賊于雙溝。大破之。羣賊四逸。惟曹操獨畱內浙山中。守險自保。文燦檄左良玉、陳洪範、招安羣賊。十月。大清兵敗高起濬于蘆溝橋。京師戒嚴。召孫傳廷于陝西。洪承疇于三邊。于是承疇、傳廷率諸將合兵五萬。先後出潼關入援。賊曹操聞之。謂爲剿己也。率九營從郟陽淺洛。亂流而涉。突走均州。叩太和山提督太監李維政乞撫。維政言于文燦。文燦乃檄止諸軍。曹操九營皆就撫。文燦上言請貸其罪。授游擊將軍。令諸將宴于迎恩官署。供億甚備。曹操名羅汝才。汝才既撫。分屯羣賊于房竹保障四邑。自言不願爲官。并不食餉。願爲百姓耕田。此中而已。文燦一切羈縻。檄汝才解散脅從。簡壯勇從征立功。汝才不聽。因與郟均諸邑居民分地錯壤而居。時張獻忠亦就撫屯穀城。汝才遙與爲聲援。撫治郟陽戴東閣奏曰。曹操就撫不從解散之令。願爲百姓耕田。此目前盜鈴之說耳。張獻忠入據穀城。

屢檄不前。將俟民閒田熟。分其夏秋之糧。稍不遂意。干戈遂起。荆襄重地。今數省大寇環聚二三百里。羽翼已成。將有不可言者。然各賊盡聚郟地。四面合圍。實有釜魚阱獸之勢。以理臣各鎮現在兵馬。再令督臣發秦兵由興安馳赴。協同掃蕩。此實萬全之機也。

大清兵入燕齊

戊寅二月。大清兵攻宣平府羊房膳堡。九月。召西人大舉分入。副總兵丁志詳、竇濬等來援。大清兵稍引而南。冬十月。盧象昇襲之。不克。甲辰。高起潛兵敗。京師戒嚴。召各撫入援。十一月初三辛酉。京師閉門守。癸亥。掠良鄉涿州。初九丁卯。薄景州。入高陽。少師孫承宗死之。己酉。入衡水武邑諸州縣。又破威縣。殺家居翰林王建極。至內邱。知縣高翔漢力守。乃退。甲子。薄德州。分道渡河。合于濟甯。十二月。盧象昇戰于賈庄。敗績。死之。改洪承疇薊遼總督。

孫承宗殉節

孫承宗。字稚繩。號愷陽。北直高陽人。萬曆甲辰進士。廷試第二。庚戌。取士錢謙益等。乙卯。主考應天。天啓元年。陞少詹。二年。陞禮部右侍郎。尋遷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時二月十二日也。廣甯淪潰。王在晉代熊廷弼經畧遼東。請築重關于山海關之八里舖。謂外關卽破。內關尙可守。而外關之兵無可逃。爲工二萬餘人。爲費百萬。而城樓諸費不與焉。承宗曰。守甯遠者。所以守關門。退處于關。則永平動搖。京師震動。勢必大亂。八里舖去關門未及一舍地。是山海爲孤注也。役遂罷。自請行邊。上御門臨送。賜劍坐蟒。旣莅任。開屯築堡。招徠流移百萬。又練軍得精兵五萬。凡經營四年。闢地四百里。魏忠賢與羣小畏忌之。誣左

祖東林五年勒致仕歸。崇禎二年大清兵入。特起原官。辛未十七疏乞休。賜金幣馳驛歸。以力謝款議。與樞臣熊明遇首輔周延儒之議左也。戊寅十一月十二日。大清兵薄高陽城。承宗率邑紳誓死登陴。顧土城低脆。外援不至。大清兵晝夜環攻。石盡矢竭。力不能支。承宗守北門。謂家人曰。我死此矣。汝輩各自逃生。家人環泣不忍去。城既破。大清兵掖之去。入城南老營中。用葦席藉地。望闕叩頭。叱持纒者趨縊。俄乃絕。年八十。子孫凡十九人。皆力戰從死。事聞。先帝震悼。薛國觀斬其卹典。弗肯與。久之。南都追贈太傅。謚文忠。承宗鐵面劍眉。鬚髯戟張。聲如鼓鐘。殷動牆壁。年二十餘。爲舉子。游塞下。知要害。凡史官在禁近者。皆俯躬低聲。涵養相體。謂之女兒官。承宗獨不然。講筵獻替。務爲激切。割直所著文集一百卷。及弔二十五忠詩行世。

盧象昇戰死

戊寅象昇丁外艱。會北兵入。麻衣草履。奉詔督師。陛見。上叩方罍。奏曰。臣意主戰。上變色。久乃擇曰。朝廷原未言撫。所謂撫。乃外廷之議。象昇曰。敵之所患。著著宜防。逼陵寢以震人心。一可慮。趨神京以撼根本。二可慮。分出畿南。剽發旁郡。扼我糧道。三可慮。厚集我兵備之。則寡發而多失。分兵以四應。則散出而無功。兵少則不備。食少則生亂。此禦之難也。上壯之。命出與楊嗣昌議。象昇一主戰。嗣昌消沮。齟齬不能語。徒戒勿浪戰。象昇起別。還昌平。令諸大帥各選勁。約于十月十五日夜分四路。十面襲劫敵營。刀必見血。人必帶傷。馬必喘汗。違者斬。觀軍使遺書泥之。謂聞雪夜下蔡州。未聞以月夜。且奇師尤宜用寡。種種阻撓。象昇疏請分兵。嗣昌撥宣雲晉三鎮屬之。號稱二萬。以短兵氣。象昇刻期戰。誓師鞏華。淋漓慷慨。涕泣

如雨。嗣昌不能平。思阻之。擬稟令赴通。就總監高起潛。象昇不赴。嗣昌遂疏云。敵南下。督應趨通。就監。敵未下。監應趨京。就督。象昇歎曰。樞部不過欲總監撓我師期耳。甚甚。會嗣昌赴軍中。厲聲責數。沮師。養息罪。謂公等堅意言撫。獨不聞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乎。且某叨劍印。長安口舌。如風。倘唯唯從議。袁崇煥之禍。立至。縱不畏禍。甯不念衰衣引紼之身。既不能移孝作忠。奮身報國。將忠孝皆失。盡喪本來。何顏面立人世乎。嗣昌色戰。奮言曰。公直以尙方劍加吾頸耶。象昇曰。尙方劍須從己頸下過。如不殲敵。未易加人。若舍戰言撫。養禍辱身。非某所能知也。嗣昌遁言從來無撫議。象昇曰。周元忠赴北講撫。經數日往來。始事于薊門督監。受戒于樞部京營。通國共聞。將復誰諱。周元忠者。賣卜雙瞽人也。與遼人熟識。故遣之大兵云。此事重大。何無專官。遣廢疾來。直玩侮耳。欲斬元忠。乞哀乃止。常是時。象昇加尙書級。兵氣盛。旬日閒。克復州邑甚衆。嗣昌忌功。輒從中止。編修楊廷麟奏曰。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成。宗澤隕恨。國有若臣。非封疆福。疏上。謫軍前贊畫。象昇謂廷麟曰。敵勢甚廣。兵趨之。不走陵。卽走京。我京兵寡。食乏。不戰。敵益輕我。戰卽生他端。公爲我往。真定。與撫按乞糧。我且悉兵乘死以報國矣。遂統騎五千。上下千里。三軍乏食。空腹而馳。象昇哀懇疾呼。莫之救。晨出帳。四面拜曰。吾與爾將士共受朝廷恩。患不得死。勿患不得生。衆皆泣。不忍仰視。于是拔寨起。兼程至賈庄屯營。率五千人出擊。射一騎。大兵合圍進。呼軍疾馳。奔衝入。大兵退。象昇諭將士曰。今雖勝。彼必憤集諸騎。乘吾爾毋怠。越明日。大兵率衆衝營。象昇顧左右曰。誰爲我取彼者。總兵虎大威馳卒摧之。不勝。且卻。象昇大呼曰。虎將軍。今吾輩效命秋。無自愛。乃招後騎。皆往。象昇奮力入擊。殺十餘人。身中二矢。二刃。呼不已。曰。關羽斷頭。馬援裹革。在此時矣。馬蹶陣亡。時戊

寅十二月十二日從死爲僕。顧顯掌牧楊陸凱。踰四年。詔贈戶部尙書。諡忠烈。子祭葬。賜廕。恩禮有加。云一云象昇與嗣昌不合。援斷糧絕。軍士飲水七日。而無叛志。困甚。象昇服小軍衣。尙書印縛肘後。被流矢死。與洪承疇立廟北京。四時致祭。

象昇所以死有六。一與嗣昌相左。二與起潛不協。三以弱當強。四以寡擊衆。五無餉。六無援。然後五者皆嗣昌奸謀所致。雖然。殺象昇之身于一時者。嗣昌也。成象昇之名于千載者。亦嗣昌也。君子正不必爲小人咎矣。

宜興陳生語予曰。象昇父雅與一地師友。爲擇一地于山。四圍皆石。惟中獨土。名曰石山土穴。及啓土。下有一石筍。其鋒如劍。堅不可去。地師命置柩于上。且曰。後世當出顯官而忠者。廬父曰。子爲忠臣。亦何不可。遂葬之。出象昇象觀等兄弟。然則地師亦非常人也哉。六月二十日筆。

劉廷訓吳橋死難

劉廷訓。字式伯。順天通州人。以歲貢生選河間之吳橋訓導。戊寅十月。大兵與入。令堅守。三月初。以偏師來。輒引去。既盡銳力攻。令縋城遁去。廷訓入學舍。麾其妾趨去。我將止死。屬其稚孫名增者。于所善僧隆貴。介而趨南城。誓守者曰。守死。逃亦死。曷若守死。爲滿城忠義鬼乎。守者哭曰。願爲公死。守三日。夜城三隅擾亂。獨城南晏然。大兵肉薄而登。如牆。引射。矢注衣甲。血朱殷穴。胸而出。濡縷屬于屨。猶束胸拒戰。連中六矢。乃仆。踰月。其子發棺更殮。面如生。鬚髯奕奕。奮舉喪之歸也。諸生數百道哭。小民皆剪紙買漿。以奠。時年六十有五。

鄧藩錫不屈

鄧藩錫字晉伯號雲中南直金壇人初生時父和臺夢馭鶴人昇一孩曰是子超超藩輔之苗西山其頽東山其高因名藩錫年十七讀巡遠傳流涕終日天啓辛酉登賢書崇禎甲戌進士當知兗州時但攜一稚子一妾以行抵郡纔四十餘日大兵數萬已集于城下乃請魯王曰臣聞城之不守皆由城內貴家自惜金錢自愛安樂而令饑人傭子登陴擊析遂多敗事王能出金以犒死士城猶可存命猶可保不然大事一去玉石皆燼矣王不聽藩錫自出金勞介士夜縋城下發一大砲擊殺數十人大兵力攻南門總兵某內應城遂破被縛大帥加刃其頸曰不降醢矣藩錫大罵不屈大帥怒脅令拜藩錫故翹其足乃先斷其一足而支解而灼之其妾攜一子自投于井事聞贈太僕寺卿

孫士美深州自刎

孫士美號澹如南直清浦人幼奇穎絕倫試書目十行下每屈指古人至唐張中丞宋李侍郎等歎羨不置父訥亦勗之曰凡爲烈士當如是矣天啓辛酉鄉薦累上公車輒報罷士美憤然曰烈丈夫豈以一第榮哉苟或膺半秩報君親差不負平日自命古人意足矣當世士大夫豈乏取高第登要津而碌碌以終不自表見等于尋常無聞之人者哉卒以孝廉謁選秉鐸舒城自論文課士外絕無干牘私舒固彈丸邑然江淮孔道亦南北一要衝也甲戌正月賊渡河而南江北地震久之賊焚正陽去舒二百餘里未幾困六安去舒僅百餘里又未幾賊且薄城下時邑令謁淮在道士民洶洶城無固志士美親冒矢石督戰守自聞變以至賊退凡十七餘日夫廬屬八邑肥六俱有高城深溝屯糧衛卒獨舒斗大孤城懸處四衝之

地兵餉兩絕。然卒以獲全。不至爲廬巢績者。士美之力也。丙子以前。績擢知深州。戊寅十一月。澤沱水合。大兵三萬薄城而營。十三日夜。率死士段容嗣等襲之。斬其帥。十四日。來攻益急。十五日卯刻。昇雲車數十緣城東南。攀堞直上。又督將士格殺無算。勢稍卻。忽用矢以火射城樓。烈焰煙騰。守者迷眩。不知所爲。因乘勢力攻。城遂陷。士美向北再拜。自刎于城之蕪婁亭。時父訥在署。年七十餘。聞之。歎曰。吾曩者以忠孝勉吾子。忠孝本無二致。死忠卽是死孝。吾卽未拜官。然以子爵封。亦臣也。不死何以謝君。并何以謝吾子。頃之亦遇害。一家死者十有五人。事聞。贈太僕寺卿。

宋學朱濟南被圍

宋學朱。字用晦。號旭初。南直長洲人。崇禎庚午。舉鄉薦。辛未。成進士。初授南工部主事。會有鑄錢差之事。吏爲政弊。若搏沙。一洗滌之。每曰。把絲易紛。處脂易膩也。戊寅。巡按山東。疏彈楊嗣昌。唐世濟等。八月。出都。十一月。巡歷章邱。會報大兵入省。遂星夜冒圍馳入濟南。未至。大兵已過德州。而省城標兵三千。先隨巡撫遠駐北直城中。止留老弱鄉兵五百。及萊兵七百而已。學朱至。親率司道登城捍禦。時以奇兵出擊。重圍稍解。相守六旬。不解帶。不交睫。頭髮盡白。上求援七疏。時楊嗣昌爲樞輔。留中不報。高起潛擁精騎。翱翔鄰境。不發一援。大兵數十萬薄城。城外西北隅。憑水爲濠。險固易守。獨東南一望平沃。與兵使周之訓親守南門。身犯矢石。大兵不得上。每釀酒城頭。夜分握手語。欵欵達旦。己卯正月初二早。大兵攻西北城甚急。雲梯擁上。學朱率卒躍馬循城而西。衝鋒救援。刃中于面。被執不屈。乃懸城樓之竿。殺之。須臾。縱火焚樓。尸遂燼之。訓亦死之。撫按請卹。嗣昌啣怨不許。宏光初。贈大理寺卿。子三。長德宸。次德宜。又次德

宏、德、宜、順、治、乙、未、進、士、編、修、德、宏、辛、卯、舉、人。

或云己卯歲學朱曾歸族人欲見之夜即縋城遁去爲僧實未死也六月二十二筆。

鄧謙磔死

鄧謙字少于湖廣德安府孝感縣人幼慕于忠肅公爲人每讀其集至一腔熱血不知竟灑何地等語輒斫几狂叫因自號以見志崇禎戊辰成進士戊寅爲山東參政是冬濟南再困授袍登陴露立十晝夜矢盡石窮俄而登兵千餘入援者爲內應忽大風晝晦城陷謙手架大砲執勁弓斬射多人既力不支被執磔死母黃氏匿民間亦不食死兩子俱穉爲擒去逾年仲子自北逃歸甫十歲輿襯旋里事聞贈中憲大夫諡忠毅督學高世泰檄入鄉賢祠時有劉化光濟南歷城縣人與子漢儀俱孝廉破家守城率鄉兵巷戰格殺無數尋以大隊環攻箭如飛蝗化光弗卻及城破化光頭砍三刀腰中二鎗背中數箭漢儀亦頭砍三刀身中七箭死之同時又有李應薦東昌府恩縣人進士授御史以欽案削職歸捐資募勇登陴守禦比城陷應薦身中一鎗猶率家丁格鬪及被執厲聲大罵斫二刀斷一指而死

蘇州井中鐵匣

崇禎十一年戊寅蘇州承天寺井中屢有白氣冲上使人入井淘之得一鐵匣封緘甚固發視內藏心史一部自宋端宗起迄元成宗止皆言宋政寬厚及元人殺戮等事乃宋末鄭思肖所作思肖字所南是時端宗景炎三年帝昺祥興僅二年餘卽元世祖至元三十五年成宗元貞十三年耳所南史內所載數十年事俱書景炎幾年不用至元元貞等號所南名思肖者思趙也自矢今生不能復趙願來世興趙云

云時蘇州巡撫張國維見而異之。梓行于世。然則心史作于三百年前。而出于三百年後。天蓋隱示以明之。將復爲宋也歟。

元世祖在位三十五年。實承正統十六年。則心史約三十餘年事。此書一時盛行。須再覈其起止。

錢肅樂和心史詩 徒胡枯奴渝

錢肅樂字希聲。浙之鄞縣人。崇禎丁丑進士。詩有西山探蕨歌。猶壯東魯悲麟筆。幾枯之句。

士君子不可一日遭心史之事。不可一日不存心史之心。此心之失。則人而禽矣。白日而昏夜矣。文字召妖。口舌戰血矣。金鑠而石穿矣。此心之存。則人而天矣。一日而千古矣。詩文而史矣。亦經矣。亦圖錄矣。智井爲名山之藏。石匣有甲子之護矣。心之重于人也如是。今聖天子在上。政教翔治。士大夫皆崇尚節義。歲以戊寅。而鄭所南心史見于承天寺井中。撫公張大人梓以行世。海內見先生之史者。無不知先生之心矣。然此心非獨先生有也。余以暇日。偶覽斯編。成詩一律。豈敢附吟咏之末。亦以性情所鍾。不能自絕。世有觀者。得位置希聲于行道乞人之列足矣。

蝗

八月十六日。吾錫飛蝗蔽天。自西北來。往東南去。凡六日。至二十一日止。十月二十六日。打搶王中訶家中罄盡。

明季北略卷之十五

崇禎十一年己卯

內臣

正月。敍緝奸功。東廠太監王之心。曹化淳。廕錦衣衛百戶。七月。以司禮監太監張榮提督九門。戒午門端門諸內臣。延接朝士。

屢蔭子弟。頻用提督內臣聲勢。亦赫奕矣。雖戒勿接朝士。其能禁乎。

王承恩哭夢

上屢夢神人。書一有字于其掌中。覺而異之。宣問朝臣。衆皆稱賀。謂賊平之兆。獨內臣王承恩大哭。羣臣愕然。上亦驚問。承恩曰。皇上赦奴婢不死。始敢言。上曰。汝無罪。直言無隱。承恩奏曰。以奴婢推之。神人顯告我皇。大明江山。將失過半。上詰之。承恩叩首曰。蓋有字上半截。是大字少一捺。下半截是明字少一日。合而觀之。大不成大明。不成明。殆大明缺陷之意。神人示以賊寇可虞之幾矣。願皇上熟思之。上不懌。或云。朝臣徐某。推夢吉凶。亦與承恩之說同。

鄭二陽兵餉之對

三月。召參議鄭二陽于平臺。問練兵措餉之計。對曰。大抵額設之兵。原有額餉。但求實練。則兵不虛冒。餉自足用。是覈兵卽足餉也。若兵不實練。雖措餉何益。上問措餉對曰。諸臣條例盡之矣。在得人。得人則利。

歸公家。否則在私室。又曰。臣見州縣多破殘。宜下寬大之詔。收拾人心。上稱善。擢僉都御史。

五月。出帑金三十萬濟餉。仍命後償之。又山西按察副使魏士章。請遣京官搜括天下鐵糧充餉。從之。六月。禮部尙書林欲楫。請覈僧道贍地。毀媿祠。括絕田充餉。初。戊寅十一月。括廢銅鑄錢。至是。

己卯十一月。前庶吉士張居請行銅鈔。從之。

建設齋醮

己卯四月。諭釋輕繫。時上頗于內庭建設齋醮。給事中張採上言。宗社之安危。必非佛氏之福禍。正德初年。遣太監驅馳西域。可爲鑒戒。不聽。

京城浚濠

四月。京城浚濠。廣五丈。深三丈。給事中夏尙綱上言。連年寒垣失守。門庭無恙。若使塹水足拒。則去年通德滄濟。其爲廣川巨浸何限。而揚鞭飛渡。如入無人。則控扼險要。在人不在險。明矣。今擲此百萬于水濱。孰若用之于嚴疆。使敵騎不得躡入哉。不聽。

吳昌時恨薛國觀

六月。考選科道左懋第等。給事中詹時雨等。試御史吳昌時等。并各部主事。昌時首擬吏部。疏上。上自手定先後。示以不測。昌時得禮部主事。謂薛國觀所爲恨之。

磔鄭鄭

鄭鄭。常州橫林人。鄭繼母。大學士吳宗達女弟也。鄭薄于宗達。宗達因揭其杖母蒸妾。溫體仁入告。遂逮。

鄭下獄。此崇禎八年十一月事。至是己卯八月。磔鄭于市。先是宗達揭後中書舍人許曦。奏鄭不孝。瀆倫。又與體仁疏合。囚詔獄。刑部尚書馮英會問。奏稱。據原參。謂鄭假箕仙幻術。蠱惑伊父鄭振先。無端披刺。又假箕仙批詞。迫其父以杖母。亦未嘗直指鄭杖母也。又稱鄭有才名。語近回護。上怒。責其徇私。着吏部議處。法司再定鄭罪。擬辟。上命加等。故磔于市。鄭初選庶吉士。有直諫聲。文震孟、黃道周皆與之遊。體仁欲借鄭以傾震孟。道周識。駁逾重。而鄭居鄉多不法。遂罹此禍。

聞鄭家居時。來往者莫不重其名。一日宗達子說入泮事。爲鄭奪去。宗達謂輕己。憾之。或云黃道周雅重鄭。攜夫人過。嘗宿其家。見鄭妻惟布衣。內室惟列紡織具。佯作道學狀。又事母極恭。夫人告道周。道周益賢之。而竟不悟其僞也。

鄭鄭本末

天下事起于微渺。而情涉婦人者。其禍發也。最大而烈。如鄭峯陽之敗名。變身是也。峯陽爲進士鄭振先之子。進士鄭某之姪。太宗伯孫淇澳之壻。大學士吳區聞之。甥年十八而舉于鄉。二十八而成進士。選庶常。揭大璫。一時聲譽峻峭。而鴻遠。乃峯陽幼時心非母氏之妒。及其長也。見母氏之虐于婢。尤虐于垂髫之婢。益甚非之。甚至不欲見。且聞棄家離母。躡足深山者三年。時有巫嫗者。能降神。爲來生禍福。挽休咎。婦女翕然信之。不啻大士之敬。閻羅之畏也。峯陽欲挽母氏之殘虐。而卽于寬慈。謂非可口舌。諍利害。陳也。惟借神道設教。因果報應之說。庶可以改革之。遂敬延其嫗。以與母相見。嫗則設壇升座。兩炬爇煌。初憑而俯。繼呻而噫。忽張睂突眼。雙掌震几。作漢語而呼曰。鄭門吳氏。還不速跪。峯陽欲尊其說。而聳母氏。

之聽也。急先母而跪。母以峯陽讀書明理。素嫻強于鬼神之說。今且懾服致跪。而悔禍之心大萌矣。亦繼峯陽而跪。而嫗子是歷數虐婢之含冤。冥訴之多詞。母則不欲其繁指也。嫗則漢語揚聲以實之。又嚴察速報以恐懼之。峯陽急下轉語曰。固知罪矣。今惟求解罪。嫗固不可。母則百其額至地。沾其淚滿衿矣。峯陽則下直語曰。陰司現今作何果報。嫗曰。罰他十幾世爲苦婢。大限只在百日內。其死婢十幾位。作夫人以莅之耳。由是母額之下直如搗蒜聲。從淚出。惟命求解。峯陽則又下轉語曰。果報與現報孰重。嫗曰。現報十倍之矣。峯陽曰。今求現報以消實愆。可乎。嫗曰。折筭耳。母懇求。嫗曰。惡疾耳。母懇求。嫗曰。減食失目耳。母又懇求。峯陽爲之中解曰。現前賜杖受責。以後不蹈前非。可乎。嫗曰。子係貴人。說准允從。爾母過世。仍爲一品夫人。諸婢亦超生去。母則喜從天降。俯伏請杖。雖百奚辭。嫗曰。應杖八十。心服改過。折半。子貴親榮。饒半。痛打二十。以贖前罪。而執杖爲峯陽。又出自巫語。于是杖母之說遂成鐵案。時在十八歲四月初旬事。

至其媳也。爲辛未進士韓鍾勳之女。鍾勳授長沙府湘陰縣知縣。三年中。飲水茹蘗。將行取矣。忽一日。上府考察。小轎出于曲巷。前導傘夫衝入刺史節隊。刺史取而笞之二十。韓亦不甚介意。復回寓所。更其從人。再詣巡方之轅門。凡州縣之候見者。俱蠅集鵲候。共駭何遲。對以前故。時辛未榜有八人在中。而蘇常四府又居其六。各忿然震怒曰。以老顏知府而欺吾。將行取之。知推非世局也。彼決在此候見。亟取其吏書人役。各責四十板。以懲其冒妄。時受責者五人。而版則二百矣。知府不能容。傳鼓哀稟。哭訴辭官。後各隨隊進謁。獨湘陰縣還其揭帖。不得面陳。詣府三日。方在調停。而知府以氣厥而死。子竟出執命狀。巡方

不得。不自簡。後事韓亦歸。而杜門。悶躁不極。夫人忽發舊疾。數日告殂。原止一子。年已數歲。聰慧異常。亦于斯時痘殤。韓則困守內衙。悲鬱數日。亦死。或云一月前斫截一株極大老樹。樹根流血。身便不快。此又事之有據者。其女向允峯陽之子之聘。今自湘陰歸。雖無父母兄弟之可依。尙有乃祖之可恃也。自應聽其祖翁鞠育。乃峯陽則以湘陰之歸。帑爲子舍之裝。奩年尙未笄。托言童養。掃室以居之。從來隨嫁之婢女。自應年卑于主。然亦必選擇勤慎。如嫻于禮。訥于口者。方得相宜。遣侍。今則闔門從入。莠稂無分矣。遠歸從嫁。奸貞莫辯矣。船載捆攜。多寡咸入矣。李下之嫌。固當凜如秋肅。童養之言。亦不宜親形口角。使新臺有因。然則韓女之自經。踵父母兄弟之劫運。峯陽之被讒。緣婢妾奶婦之雜處也。若必求其事以實之。則鑿矣。

至姦妹一事。峯陽不幸有此妹。又不幸而此妹復適于錢氏之子。婦人無行。何所不有。人之好談無幸之婦人。何所不加。此歐陽永叔因一詞而訾其失行也。若爲峯陽白此議也。其惟質之神明而可。峯陽諱鄭。常州橫林人。壬戌科。文震孟榜進士。文甫就職。上聖學疏。會畱中。鄭又論之。謂畱中不發。必有伏戎。援輿之奸。時魏孽初萌。遂降級調外。各閒居就里。後先帝登極。俱還職。文已大拜。鄭猶里居。計後登樞。在廷在野。歲月均也。稜角不無太露。而兩院之重。其關說以千百計者。必歸之。方面有司。黜涉。憑其一言覆命。計典時。必先爲請正。而後送閱其本稿。又諸生科歲。儒童泮取。督學之所。嚴重其關節者。片紙靈于勅語矣。名高厚實。兩踞其巔。天且忌之矣。又以伊舅孫淇老。屢徵不起。需之偕行。七年七月。淇老以大宗伯召。擬出山。由水程進。峯陽則從陸而赴闕。忌孫者。因而忌鄭。以孤孫之黨。竟繫獄。時大金吾吳孟明。

引二子庚臣世臣。卽于禁獄授教。先課一藝。擊節讚賞。決其登第。孟明極其奉之。供膳服御。精腆逾至尊。在崧陽一人入口之費。日必罄六金。參之者發其杖母也。竟無訊獄之期。淹至三年。京師夏旱。諭各衙門。陳弊政。宣冤抑。吳孟明奏曰。臣衙門冤抑。自有法司平允。非所敢與聞。但有幽禁三年。無人爲之雪理。如鄭鄭者。或當釋放。以召天和者也。疏入。則蒙極嚴之旨。謂杖母逆倫。干憲非輕。如果無辜。何無人爲之申理。着常州府人在京者。從公回話。時臺中三人。劉光斗。劉呈瑞。王章。正在憂虞。而光斗內艱之信至。適有武進落魄生員許曦。與管紹甯同入泮。無聊至京。會際考武英殿中書。管因取許每月支俸米一石。一無事事。猶未題授實職。非官而似官之流也。主計者代爲草疏。實其杖母。再指姦媳姦妹以佐之。其疏先一日奏進。于劉則曰。臣本世家子。父母課讀。寸晷爲惜。自六歲從師。至二十歲聯捷。從未敢一刻擅出書館。鄭鄭之事。窗外無聞也。王則曰。臣本農家子。離城百里。鄭鄭之事。係宦室閨門。草野耳目。實未聞見。兩疏後一日封上。預屬政府于許疏。法司嚴訊。劉王則曰。已有了旨也。初審覆疏。以事屬影響。言出謗忌。革職太輕。遣戍太重。惟候聖裁。旨以刑杖未加。不得實情。指駁。繼則嚴苛索詳。因破情面。衡律例。逆倫罪款。法無輕贖矣。旨意尙以親屬未經面質。議擬猶然疎縱。獄案未定。湔奪降罰。且次第于西曹。至十一年八月初六日。凡案中之男婦老幼。聽勘于公庭。韓媳之祖。以望八之年。匍匐嚴刑之側。詢其姦媳。但云一憑法堂明斷。餘皆不敢出誣枉二字。大辟竟成矣。韓翁甫出。殞絕輿尸矣。至二十六日黎明。櫛割之旨乃下。外擬原不至是。許曦是早來。促同往西市。俗所云甘石橋下四牌樓是也。時尙無一人。止有地方夫據地搭廠。與暨一有丫之木在東牌坊下。舊規殺在西而副在東也。廠則坐總憲司寇秋卿之類。少停。行刑之役。

俱提一小筐。筐內俱藏貯鐵鉤與利刃。時出其刀與鉤穎。以砂石磨礪之。辰巳二刻。人集如山。屋皆人覆。聲亦嘈雜殊甚。峯陽停于南牌樓下。坐筐籃中。科頭跣足。對一童子。囑付家事。絮絮不已。傍人云。西城察院未到。尙緩片刻少頃。從人叢中昇之而入。遙望木丫。尙聞其這是何說者。連詞于極鼎沸中。忽聞宣讀聖旨。結句聲高。照律應劓三千六百刀。劓子百人。羣而和之。如雷震然。人盡股慄也。砲聲響後。人皆跣足。引領頓高尺許。擁擠之極。亦原無所見。下刀之始。不知若何。但見有丫之木。指大之繩勒其中。一人高踞其後。伸手垂下。取肝腑二事。置之丫巔。衆不勝駭懼。忽又將繩引下。而峯陽之頭突然而興。時已斬矣。則轉其面而親于木。背尙全體。聚而割者如蝟。須臾。小紅旗向東馳報。風飛電走。云以刀數報入大內也。午餘事完。天亦開慘之極。歸途所見買生肉以爲瘡癩藥料者。遍長安市。二十年前之文章氣節。功名顯宦。竟與參朮甘皮同奏膚功。亦大奇矣。

鄭在獄。以萬金乞周奎通皇后關說。一日。上入宮。后曰。聞得常州鄭鄭。語未畢。上卽目視之曰。汝在宮中。那裏曉得鄭鄭。后懼而止。鄭聞將磔。執筆畫一大圈于紙上。如乾形。已而塗黑。無些子白。其意謂有天無日。蓋怨上也。鄭幼時遇一瞽者。善揣骨。初云。翰林也。遞及脛。訝曰。翰林而骨碎。何也。後必有刑。鄭體最肥。頗似豕形。故喜財色。鄭以母故。憊父披剃。避居浙之某寺。鄭以青年從之。飲食起居。無不同也。里中少年。疑僧之徒。爲尼欲執之。令聞至寺。見振先。卽下拜。衆大駭。蓋令乃振先門生也。

郝敬卒

郝敬。字仲輿。號楚望。湖廣承天府京山縣人。父承健。以鄉薦爲肅甯令。母夢大蛇若龍。嚙左脅入腹。而妊。

生敬。五歲卽工偶句。萬歷戊子舉人。己丑成進士。令永嘉。以治行擢禮科給事中。疏論輔臣內官。遂謫江陰令。致仕歸。年四十卜窆。作輓歌。至七十四。召彤家擇日卜地。盛衣冠。兆于檀。荷鍤兆所。告后土。請以今年爲死年。今辰爲葬辰。他時勿更擇日。誅茅啓坎。子婦逮下。徹緣素冠裳。葬檀而封。樹石自題。明給事中郝敬之墓。旁用石匣。函著書三百二十四卷。以殉。刻生葬文。告姻黨。至己卯年八十二。冬日蚤起。衣冠晡。忽不懌。命內外婦沐浴。隱几坐。草札別友人。稱郝敬頓首絕筆。親朋錯愕。來戶外。履滿。危坐木榻。拱手爲別。語止笑。乘鯖車出。至西山。從容下輿。索筆題堂柱曰。升沈難定。但深壑藏舟。人世憑誰有力。來去自繇。如驚風飄瓦。天公于我何心。小頃屬纊而絕。

公謫江陰。題聯于庭云。坐上有嘉賓。談笑風流吳季札。江干逢逐客。交游意氣楚春申。又咏詩十章。多感慨不平意。勒于君山。有酒逢歡笑。無天性。思至哀吟。有鬼工之句。邑人誦之。予昔應試澄江。嘗攜筆登山。摹其六以歸。六月十五筆。

陳繼儒卒

陳繼儒。字仲醇。號眉公。南直華亭人。少英異。好讀書。長于詩歌文辭。頃刻萬言。弱冠補諸生。年二十八。裂其冠。投呈郡長。有云。住世出世。喧靜各別。祿養色養。潛見則同。揣摩一世。直如對鏡空花。收拾半生。皆作出山小草。一郡驚其言。當事勉留。卒不聽。退而躬奉菽水。結茅小崑山之陽。修竹白雲。焚香宴坐。豁如也。父歿。哀毀欲死。負土爲壘。弟之子。姊之孤。賴之得存。時顧端文。高忠顯。招繼儒入講社。繼儒曰。願士大夫有此行。不必有此名。所知交徧天下。四方求文者。履日滿戶外。然絕妄漁。愧干請。嘗云。王公布衣之交。僅

存一線於天壤。甯使訝其不來。毋使厭其不去。又云。躑躅公庭。必爲雙鶴所笑。郡守李三式其廬。謝不見。既李以事去。繼儒送之十里。勞藉如平生歡。而方岳貢尤神交二十年。一時撫按交章奏薦。請照吳與弼例。特行聘徵。屢奉俞旨。固辭不就。惟與山水爲緣。每當春秋佳日。月夕花朝。非操舸龍潭。卽卜築曠野。一時名姝騷客。輻湊而至。或匿兼葭蘋藻閒。長歌短笛。鷗鷺驚翔。累日經旬。興盡方止。己卯病卒。得年八十有二。藏無餅金。惟畱遺編數卷。未歿前。召子孫賓朋曰。汝曹逮死而祭我。不若生前醉我一杯酒。于是羣從雁行洗爵。次第而獻。如俎豆狀。繼儒仰天大嚼。叱曰。何不爲哭泣之哀。左右皆大慟。或爲薤歌以佐觴。歌愈悲。酒愈進。繼儒起而喜舞。簪帽以花。婆娑佻達。盡醉乃罷。將瞑目。又暢言無鬼之旨。鼓掌大笑而逝。所著有祕笈品外文集幾百卷行世。

當崇禎閒。婦人豎子。無不知有眉公者。至飲食器皿。悉以眉公名。比于東坡學士矣。其與董思白交最厚。在前詰中。又比沈石田之于王文恪公云。先是王徵君穉登。文章翰墨妙天下。交游在公卿閒。差似眉公。而蒲輪不就。爲巖穴光。眉公加人一等矣。

術士鄭仰田

鄭字仰田。惠安人。少椎魯。不解治生。父母賤惡之。逃之嶺南。爲寺僧種菜。面黧黑。補衣百結。有老僧。長眉皓髮。目光如水。呼仰田而指寺僧曰。汝等皆不及也。寺僧怒。逐仰田。旬日無所歸。號泣于野外。老僧迎謂曰。吾遲子久矣。偕入深山中。授以拆字歌訣。月餘。遂能識字。因授以青囊袖中。千遞射覆諸家之術。無所不通曉。天啓初。將卜相。南樂指全字爲占。仰田曰。全字从人从王。王四畫。當相四人。問其姓名。曰。全字省。

三畫爲土。常有姓帶土者。省四畫爲丁。常有姓丁者。省兩畫縱橫爲木。常有名屬木者。以所省之文全歸之。當有名全者。已而拜莆田。貴池。元城。涿州四相。一如其言。晉江李煜。與奄黨吳淳夫有郤。指吞字以問。仰田曰。彼勢能吞汝。非小敵也。從天从口。非其人吳姓乎。曰然。然則何如。仰田曰。吳以口爲頭。彼頭已落地矣。汝何憂。踰年而吳伏法。魏闈召仰田問數。仰田蓬頭突髻。踉蹌而往。長揖就坐。闈指囚字以問。羣奄侍列皆愕。眙失色。仰田徐應曰。囚字國中一人也。奄大喜。仰田出。謂人曰。囚則誠囚也。吾詭詞以逃死耳。之白門。奄勢益熾。兪少卿密扣之。仰田方晝臥。屋梁下。上有斷硬下垂。仰田指之曰。如此矣。未幾。闈果自經。丙子冬。前知錢謙益有難。自閩來吳。復入燕。爲刺探獄情。緩急。時年八十二矣。行及奔馬。兩壯士尾之。不能及。謂謙益曰。七日彼當下位。公獄解矣。然必明年而後出。後一一不爽也。己卯春。謂家人曰。明日有郡僧叩門乞食。具數人殮以待。吾亦隨往矣。質明沐浴更衣。羣僧至。飯畢。入坐。端坐而逝。

左良玉破豫賊

己卯正月廿五日癸未。河南巡撫常道立削籍。以縱冠渡河也。以李仙風代之。二月。左良玉大破河南賊飛虎。劉國能于許州。國能降。三月。左良玉大破賊于南陽府內鄉縣。上聞其兵姪掠。責之。四月初四日辛卯。良玉再破賊于河南之鎮城。廿三日庚戌。賊李萬慶率衆四千解甲詣內鄉城下。降于良玉。

前卷載常道立招撫劉國能。出遣聞。此載良玉二月破賊。國能降。出史略。年月頗異。或去年道立招國能。有就撫意。至是又爲良玉所破。其降始決耳。非一書自相矛盾。蓋並誌之一。以傳疑。一以俟攷也。餘亦倣此。六月廿六筆。

張獻忠復叛

己卯三月。漕撫中軍劉良佐有光山之捷。安廬巡道易開遠有舒城三捷。賊漸西竄。張獻忠曹操因入房竹山中。房縣竹山縣俱屬湖廣鄖陽府。初獻忠假官兵旂襲南陽屯南關。左良玉適至。疑而召之。獻窘逸去。良玉迫及。兩馬相望。一箭中其眉心。一箭釘其中。指于弓靶。獻倉皇聞。良玉舉刀劈其面。血流被甲。孫可望力前格之。得免。逃至麻城。良玉追勦之一晝夜行七百里。至襄陽府之穀城縣。戊寅正月初九夜。破之。出示民曰。本營志在匡亂。已逐闖兵遠遁。本營釋甲歸朝。乃拘耆老具結。遣可望以碧玉長尺餘者二方圓徑寸珠二枚。賄熊文燦請降。文燦許焉。以僉事張大經監其軍。文燦庸鄙無能。駐節襄陽。于後圃種蔬。日用數十人灌溉。時旱。郡邑申文祈雨。文燦批云。園蔬苗茂。禾苗何以獨枯。不過奸民爲逋糧地耳。其設施如此。良玉謀于巡按林銘球。巡道王瑞旃。欲誘執獻。文燦曰。殺降不祥。力庇之。乃移其營于城內。獻恃文燦益無忌。私練士卒。造軍器。穀城諸生徐以顯。一見如故。教以孫吳兵法。又乞職銜。素月餉。且請灑陝廬靈關五州縣屯馬步兵六千。己卯春。獻忠叛形愈著。良玉請討之。文燦故彰露其事。使獻知之。強畱良玉飲餞。稽延時日。獻從容盡運兵械入房山。文燦始催出兵。則獻已叛矣。是時文燦招撫十三家賊。蜂屯蟻聚。中州一帶。旋撫旋叛。巡撫徐一范。謂可勦之機會。與能勦之物力。都從撫裏錯過。良不誣也。五月。獻忠既叛。殺穀城令阮之鈿。之鈿臨歿。瀝血書絕命詞。羅汝才九營並起。應獻忠。獻忠脅御史林鳴球。上書求封于襄陽。鳴球不從。遂殺之。七月。張羅二賊合于房縣。良玉聞變。曰。經略縱虎負嵎。使我攫之不去。必以逞遛罪我。令旗至。卽冒暑進兵。遇伏。大敗而還。失其符印。良玉列其狀。上革文燦職。良玉亦降職。令

殺賊自贖。

錫紳徐調元。戊寅令黃岡。嘗云獻既就撫。文燦疏奏。畱中不下。獻性如猿猴。不耐久靜。營于城外。將几案疊起。每日自下而上。循環不已。如教猱升木。無一息停。雖天性好動。亦借此自練。併以練士卒耳。時文燦疏久不報。獻從將十人馳入城。問縣令阮之鈿曰。廷議云何。阮迎其意曰。將軍不日大拜。且封侯矣。獻乃去。如是者數次。已越月。疏終不下。獻偵所請多不遂。乃密謀叛。復馳入縣。詰阮如前。阮驚恐無措。獻知其謬。大怒曰。汝誘我耶。顧左右曰。抓他頭來。卽斬首去。遂叛。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招宋人之言。若爲文燦寫照。

房景春父子死

房景春。字和滿。南直江都人。萬歷壬子舉人。崇禎辛未。就教鹽城。罷歸。遷黃州照磨。署篆黃安甫二日。而賊掩至。誓以身與城存亡。戰守八晝夜。賊遁去。戊寅。陞房縣知縣。時熊文燦招九營大寇。交斥郟屬。而羅汝才。白貴。黑雲祥。三營分馬入房。逼據西關。景春知事不可爲。與主簿朱邦聞。遊擊楊道選。內修守具。外定盟書。苟安旦夕。己卯五月。張獻忠突入房。蓋獻忠已破穀城。縣令阮之鈿死。遂乘勝鼓行而西。而新插三營。羣起響應。城中兵羸餉缺。景春血書寸紙。遣人絕城出求救。不報。獻忠逼讓城。景春曰。吾頭可斷。城不可讓也。賊益攻。景春發砲殲賊。賊以棺覆首。四面環圍。守門指揮張三錫爲內應。城陷。楊道選巷戰死。景春被執。勸降不從。命拽出斬之。子生員鳴鸞。抱父尸哭罵。賊復手刃。僕陳宜亦被殺。朱邦聞與其家人俱不屈死。事聞。贈景春大僕寺卿。鳴鸞與陳宜俱祔祀。

死忠死孝。日月光昭。景春鳴鸞之節烈矣。至若道選邦聞。甯與令君同日而死。不與叛逆同日而生。豈非皆不二心之臣哉。

楊嗣昌代熊文燦

初熊文燦與大學士楊嗣昌深相結納。嗣昌欲文燦成功。以結上知。文燦既敗。嗣昌內不自安。請督師南討。上甚慰勞之。八月十七日壬戌。命嗣昌督師討賊。賜尙方劍。并督師輔臣銀印。給帑金四萬。賞功牌千五百。蟒紵緋絹各五百。九月初五日丁卯。嗣昌陛辭。上宴于平臺後殿。手觴嗣昌。賚金爵。賜以詩。勒于文廟。親賦饒歌二首。贈行。命會兵十萬。給本折色銀二萬。出師之隆。莫盛于此。御史張肯堂請著爲令。有創爲撫說者。議出編氓行伍。以奸細論。議出道將紳衿。以通賊論。議出督府鎮帥。以悞國論。疏入。嗣昌弗善也。嗣昌首倡聚斂。一議加勦餉三百萬兩。又加練餉七百三十餘萬兩。合舊派每年加二千三百萬。以致民窮盜起。至是力以滅賊自任。冬十月。嗣昌至襄陽。入熊文燦軍。詔逮文燦。入京論死。棄西市。丙子。拜左良玉平賊將軍。良玉所部多降將。嗣昌謂可倚以辦賊。爲請于上。故有是命。賊初聞嗣昌出。頗心怖。及嗣昌抵任。踵襲文燦招撫故智。謀以郢事委郢撫袁繼咸。楚事委楚撫宋一鶴。一鶴貪懦巧諂。以嗣昌父名鶴。投揭自署其名。曰一鳥。楚人爭傳笑之。嗣昌對守年餘。一籌莫展。自撤白虎之險。縱賊入川。賊勢益張。不可收拾。嗣昌妄聽楊草然之說。謂獻賊難圖。革左易撫。輒思舍難就易。撤左良玉趨皖。駕言川中零賊不足復煩大兵。軍中咸知失計。良玉探識其奸。率兵竟去。連發十九檄追之。不返。賊復出。無當關者矣。且賊由西北陸走襄陽。而嗣昌由西南水走夷陵。歧路相避。猶飾稱鞭長不及。甚至地方失事。匿不上聞。而

又虛設捷級。動云寇不足慮。瀘州知州蘇瓊等死于賊。嗣昌復砍其頭充級報功。羣賊愈無所憚。當是時。楚撫代罷不常。戊寅十一年六月。逮楚撫余應桂。以方孔昭代之。至十三年正月。逮孔昭。命宋一鶴代之。十二年己卯四月。朔戊子。鄖陽撫治戴東閔免。以王驚永代之。至十三年。罷鼇永。以袁繼成代之。代易紛紛。迄無成功。祇爲猾賊笑耳。

嗣昌抵任以下。兼十三年在內。因上文而併之及之耳。閱楚撫一行可知。

誌異

七月二十五日。吾邑飛蝗蔽天。所集之地。禾豆立盡。當事設法捕捉。斗米易斗蝗。小民爭捕之。或焚或瘞。不啻萬萬計。餘種未殄。民猶苦飢。

十二月。吾錫南門網船婦一胎生三子。初九日生一。初十日生一。十一日又生。亦異事也。

明季北略卷之十六

崇禎十三年庚辰

賑民

閏正月命巡城御史煮粥賑飢發帑金八千賑真定發帑金六千賑山東二月風霾亢旱詔求直言三月分賑畿南三萬金是日雨又賑京師貧民各錢二百七月發帑金二萬賑順天保定八月發倉粟賑河東飢民九月命有司賑難民瘞暴骸冬十月出帑金萬兩市舊棉衣二萬給京師窮民

己卯庚辰之際中外交訐上念窮民罹災蠲賑屢下而有司執法侵蠹如故真可恨也

策貢士

三月策貢士于建極殿賜魏藻德第一先是閏正月上召貢士四十八人於文華殿上問邊隅多警何以報仇雪恥藻德對曰使大小諸臣皆知所恥則功業自建娓娓數百言藻德通州人更自言戊寅守城功上心識之至是優拔第一

新進士召對上拔趙玉森等五人爲翰林周正儒五人爲科臣吳邦直五人爲御史俱批應對詳明又拔呂陽等十三人爲吏兵二部主事俱批應對稍明賜下第舉人無錫華廷獻江陰徐亮工等爲進士時稱欽賜進士

太祖吳元年置翰林院以陶安爲翰林學士洪武十八年始定翰林官制永樂二年甲申科擇會元

楊相等五十一人。及善書易流等十人。俱改庶吉士。次年正月。復命解縉選庶吉士楊相。武進段良等二十八人于文淵閣肄業。時人謂之二十八宿。舊制庶吉士。問一科。考選額定二十八人。自萬歷十一年癸未。李廷機榜。始令每科考選以二十二人爲額。故數科來翰林官至百餘員。皆無所事事。惟揚揚長安道上。拜客飲酒而已。崇禎甲戌。丁丑兩科。始不選庶吉士。以卽推有異政者。擢入翰林。亦制之一變也。至庚辰。新科進士召對。上問君有難。當云何。錫人趙玉森對曰。萬歲。臣殉死。上頷之。因問四事。玉森對且泣。遂拔翰林。時稱欽賜翰林。旗杆半黃半朱。衆榮之。或云。故例。每科翰林選十八人。惟兩京及浙各選二人。餘每省一人。每科選科道。每省一人。凡有大政。必合十三省人酌議。故備知天下得失。此制之善也。及崇禎辛未以後。始不考選。惟取知推爲翰林科道矣。迨癸未科。復考庶吉士。後乙酉。隆武立。復改庶吉士爲庶萃士云。

四月。命考選大典。須科貢兼取。以收人才之用。已而吏部考選不列舉貢。特命貢士并歲貢六百六十三人。俱補部寺司屬。推官知縣。不爲例。命朝臣及撫按各舉將材。

明制最重進士。可仕至六部。進士中翰林爲最。一入翰林。則不屈膝。雖拱揖。腰背不甚折。所以養相體也。舉人止可仕至太守而已。故進士觀舉人頗卑。雖同處。不甚款接。至歲貢廩官。又無論矣。若武職。則微甚。雖大至總戎。自文臣視之。抑末也。思廟命科貢兼取。可謂一洗舊習。然二百六十三人。俱補部寺司屬。得毋更矯太甚乎。

黃道周廷杖

庚辰四月黃道周以前召對。特旨補江西布政司都事。巡撫解學龍薦舉之疏。例下部。聞有簽貼其旁。激上怒者。上遂以道周黨邪亂政。學龍徇私。遣緹騎扭逮。道周先還閩。聞信。馳詣南昌。諸士紳慰問。不答。陰釀金爲贈。不納。視者皆哭。至京。與學龍各杖八十。下刑部獄。黃景昉趨視之。道周創雖重。神氣未損。獨以虧體辱親爲可恥。越數日。戶部主事葉廷秀救疏。上杖一百。削籍爲民。廷秀。濮州人。講程朱之學。與道周初未嘗相識。疏上。自分必死。旂尉至。郎與偕行。將拜杖。言笑自若。覽杖者亦爲心折。道周久繫。醫治稍痊。而太學生余仲吉又上疏曰。黃道周通籍二十載。半居墳廬。稽古著書。一生學力。止知君親。雖言嘗過愆。而志實忠純。今喘息僅存。猶讀書不倦。此臣不爲道周惜。而爲皇上天下萬世惜也。昔唐太宗恨魏徵之面折。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汲黯之直諫。雖遠出而實優容。皇上欲遠法堯舜。奈何出漢唐之下。斷不宜以黨人輕議學行才品之臣也。通政司格之不上。仲吉并劾通政司施邦曜。上怒。下獄。亦杖一百。論戍。復詔道周學龍對北司簿。仍卽家逮廷秀。廷訊日。葉問孰爲閩黃公者。道周學龍皆恨相見晚。北司帥逼供。黨與煨煉極酷。無所得。謬指數員塞責。有崑山諸生朱永明者。持百錢將遺仲吉。亦在繫中。竝送部擬罪。

按旂尉至南昌。闔郡惶懼。姚知府面送公禮五百金。又私禮三百金。夥長袁從先一百金。又錦衣酒席折程折席共三十金。又分犒金吾管家及長隨六十二餘金。時舅氏慎三胡公爲司李。六月十六。送三十金。蓋道周爲沈延嘉之房師。沈又爲舅氏之房師也。姜曰廣送六兩。楊廷麟送二十兩。餘

如臬司吳守道潘高安令蔡豐城令郝等俱有助金約千兩。有諸生彭士望持走京師。爲黃解部中用。部內不取。彭遺還。絲毫無染。送黃夫人。夫人以大義辭之。送解家。解不受。繼送舅氏。舅氏以爲公費。竟無所私焉。此一役也。可謂江右之高義。亦可謂千古之高也已。

徐石麒對三事

五月。召廷臣于平臺。問守邊救荒安民三事。通政使徐石麒對以守邊在農戰互用。救荒在勸民輸粟。安民在省官用賢。上是之。

薛國觀免

庚辰六月。大學士薛國觀免。初。國觀以溫體仁援。遂于丁丑八月得入閣。上頗向用之。至是。擬諭失旨。議處。致仕。上嘗語國觀朝士。楚賄國觀對曰。使廠衛得人。朝士何敢黷貨。時東廠太監王化民在側。汗出浹背。子是專偵其陰事。以至于敗。國觀既削籍。給事中袁愷再疏劾之。言國觀納賄有跡。并及尙書傅永淳。侍郎蔡奕琛等。俱下鎮撫司訊。又下都御史葉有聲于獄。亦以通賄國觀也。時株連頗衆。

李振聲請限田

十一月。工部主事李振聲。請限品官占田。如一品田十頃。屋百間。其下遞減。下部議。

井田之制善矣。然不可行于後世也。限田之議。猶有井田遺意。亦終不能行者。以利于貧賤而不便于富貴耳。

禁薦

薦草本邊塞軍中所用。一可痿陽。二可辟寒。庚辰北郡嚴諭禁之。而營軍郎于諭下陳市。其無忌如此。是歲無錫令龐昌允亦禁薦。有人種少許。治之用。賄獲免。時天旱。俗謂龍畏薦。避去。故呼爲回龍草。

李自成敗而復振

庚辰九月。秦兵大破李自成于函谷。自成衆散。畧盡。其部下俱降。自成竄漢南。秦兵蹙之于北。左兵扼之于南。窮蹙不得他逸。食且盡。自經者數四。養子李雙喜救之。自成因令軍中盡殺所掠婦女。以五十騎衝圍而南。時河南大飢。飢民所在爲盜。自成自鄖均走伊維。飢民從者數萬。勢復大振。十一月。陞陝撫丁啓睿總督陝西三邊。山西河南軍務。十二月。自成攻永甯。陷之。殺萬安王朱鐔。連破四十八塞。遂陷宜陽。衆至數十萬。李巖爲之謀。主賊每剽掠所獲。散濟飢民。故所至咸附之。勢益甚。

先是戊寅。張獻忠羅汝才九股在房竹山中。自成來附。獻忠謀殺之。自成覺而逃去。入蜀。己卯。自成自川潛渡入豫。取洛陽。

一云。戊寅。自成寇襄。敗于左師。奔穀城。獻忠以資甲冑走均。均賊王光恩降朝。勸與之俱。自成不應。去之。鄖屏北山中不出者二年。庚辰。楊嗣昌搜捕之。自成潛逃洛下。飢民從者數萬。

上云。己卯入豫。此云庚辰逃洛。疑庚辰爲是。但一云獻謀殺自成。一云獻資自成甲冑。則又疑謀殺爲確。蓋張李是兩不相下人。

楊嗣昌駐襄陽

庚辰閏正月。楊嗣昌奏辟永州推官萬元吉爲軍前監紀。從之。二月十三日甲子。給嗣昌萬金賑。斗牛服。

又賜海驢馬一。棗驢馬一。金鞍二。嗣昌駐襄。調兵會勦。以陝西興安一路失期。斬其監軍殷太白。三月。嗣昌次荆門。立大勦營。以新募湖南殺手二千人隸之。更以戲下騎兵爲上將營。新撫降丁皆隸焉。以副將猛如虎將之。日望撤各鎮內監還京。

羅汝才入川

二月二十日辛未。羅汝才掠信陽。尋陷光州。五月。汝才與過天星等七股盡入蜀。監軍萬元吉扼夔門。已而賊陷大昌。犯夔州。石柱女帥秦良玉發兵援夔州。萬元吉與之合。

按天啓元年。敵攻瀋陽。諸將吳文傑。周敦吉等救之。石柱司秦邦屏。先率兵渡河。諸營繼進。邦屏戰死。三月。四川蘭賊奢崇明倡亂。遂據重慶府。已而復陷遵義。一方震驚。石柱宣撫司掌印女官秦良玉勤王時。敵厚遺秦氏。求其助兵。秦氏斬使畱銀。進兵圍重慶。夫瀋陽戰死。邦屏烈矣。抑男也。至良玉不過一女子耳。昔圍重慶。今援夔州。其忠勇不愈于鬚眉者哉。

左良玉大破張獻忠

六月。左良玉遣降將劉國能圍獻于太平縣之瑪瑙山中。獻食盡。分兵四出抄糧。不得糧歸者。盡殺之。未歸者。詣嗣昌降。良玉使國能將之前行。詐稱糧至。獻開營。延入國能。大破之。斬首萬級。掃其營壘。擒其妻孥。與徐以顯。潘獨鰲等。送襄陽獄。獻忠攀籐越嶺逃去。

良玉前射獻忠。脅心。此又擒其妻孥等。可謂二快事。獨是徐潘爲獻之腹心。既獲。卽宜誅之以絕禍本。乃猶送獄。以緩須臾。致賊得生奸計。竊所不解。豈畏獻乎。抑欲招獻乎。苟畏獻。則徐潘爲獻之謀。

主斬之。獻無主矣。若欲招獻，亦姑留妻孥足矣。且獻當日破郡陷邑，殺人如草，雖親王不免。凡有心者，恨不食肉寢皮，顧當事猶惜其妻子，護其黨羽，謂何之哉。

獻史略載二月事

楊嗣昌奪印歸印

五月，江北賊陷羅田、羅田縣屬黃州府。六月，副將軍賀人龍等合秦蜀諸軍擊賊，大破之。七月，賊小秦王等相率降于楊嗣昌。獻忠汝才謀渡川西走，諸將會師擊之，營于夔之土地嶺，待人龍兵。三檄不至，初嗣昌以左良玉進止多不從節制，而人龍所將陝兵驍勇善戰，而多擁降丁，屢破賊有功，思得總兵名號，以統轄之。川撫邵捷春爲請于嗣昌，嗣昌乃密疏于朝，請以人龍代良玉佩將印。旣而聞瑪瑙山之捷後，奏留良玉佩將印如故，別加人龍職銜，須後命。人龍怏怏，良玉知之，意亦恨。常獻忠遁伏山中，千餘殘寇可盡。乃良玉以奪印懷慚，人龍復以歸印缺望，遂逡巡不復深入，皆嗣昌失兩帥之心，玩寇故也。癸亥，人龍兵噪而西歸，己巳，官兵敗績。

九月，羅汝才過天星之入川也。凡九股，是時嗣昌已降其八，遂飛章以聞。敍賚文武將吏有差。十月，獻忠汝才陷大昌。二十五日壬戌，又陷劍州。川兵追之，敗績。執四將以去。劍州屬四川保甯府。

吳卿論兵弊

黃梅貢士吳卿上言：流賊奸宄出沒，尤善偵走。嘗日馳二百里，酌酒耽色，瞋睡不醒。若將勇敢，啣枚夜襲，賊不能覺也。今兵不殺賊，反以仇民窮鄉男婦，匿林逃難，割首獻功，以愚主將。主將以愚監紀，監紀不知。

遂奏其功。此弊踵行久矣。所當痛懲者也。

張獻忠圍桐城

陳石舫、縱陽文士、縱陽鎮距桐城百三十里。庚辰，獻忠駐廬州六安諸處，去桐城三百餘里。時縱陽猶寂然無恙。忽鄉人謂石舫曰：君能飲吾當告以機事。石舫問之，其人曰：近得密報，獻忠不日且至。君應速走。石舫猶疑信參半，不意談笑間賊騎已充斥于前矣。一晝夜行三百里。九月七日立營于黃山谷讀書臺。臺在山巔，可以眺遠。焚掠三日，凡殺八千餘人。壯勇者驅之攻城，時獻忠大隊距桐城五里，結營困之。使偏裨分掠鄉民充軍攻城，其驅掠之法，以精銳十人執戈前率，使所掠之民隨行，又以武士十人押後，復令騎兵十人左右分列，操刀催督。苟前者已過後或不續，卽殺之。衆懼疾行，驅至近城，解入老營。雖千百人不過三十騎督趨，獻忠坐營中，每人審問，如答應詳明，卽留下，文人多不殺。賊有四大營，獻忠居中老營，外駐三營，猶如鼎足。環護老營。三營者，一名前營，二名中營，三名後營。獻忠戴尖氈帽，服織錦胡桃花衣，軟靴，布毯于地而坐。眉間有箭瘡爲患，時出膿水。二美人侍側，以白綾方數寸進而拭之。旣拂，輒棄綾于地。頃之，眉心復濕，仍拭如前。無一日間，箭瘡卽戊寅歲左良玉所射者也。至是已三年，猶時時迸裂。左右驍將二十人，佩刀隨護。碗酒大肉，席地傳飲。時九月初十，爲獻忠生日，各營頭目及本營諸將皆稱觥上壽。優人侑觴，凡作三闋。第一演關公五關斬六將，第二演韓世忠勤王，第三演尉遲恭三鞭換兩簡。三奏旣畢，八音復舉。美人歌舞雜陳于前，歡飲移時。諸將辭出，獻忠戒之曰：桐城百姓怨恨我輩，晚閒須慎，勿縱飲誤大事。款囑再三。諸將曰：敢不如命。一揖而退。獻忠自宿老營中心，選美人絕色者二人侍寢。夜嘗不

寐。裹甲微行。攜刀巡視。雖左右僕御。亦不知所在。其深密如此。所宿之外。第一層以所掠文士疑繞居之。呼爲相公。第二層令女子居之。呼爲美人。第三層使醫士居之。呼爲大夫。第四層書吏等居之。第五層勇士固守營門。凡心腹悉隸帳下。有入其老營者。不得遽出。若見文士。則詢其策略。或當意者。卽授之職。賜以符合。使攻取城邑。如無所能。而欲還鄉者。輒殺之。所掠士子。知爲本邑人。晝則與之飲食。命婦人承事。似見寵待。及夜。則虞其遁逸。悉繫之。離鄉三百里。始縱而不縛。所掠童子。教以騎射。殺人日閒。所遣夜則點名。問今日殺人幾塊。猶云幾個也。童子殺掠過多。獻忠則喜而賞之。若無所殺掠。卽笞二十棍。由是所至劫殺一空。百姓恨刺骨。俱呼爲八賊。而不稱八大王。小卒掠得金銀。悉獻主將。不許私匿。如藏銀三兩。卽殺之。恐有金而逃耳。故貧民室廬。旣墟。無以度日。皆從之奔掠。用是所至益衆。平居無事。則練習士卒。如十騎兵。卽使十步兵。或棍手與之搏擊。擊殺馬兵。卽以所乘馬賞之。故騎卒多精銳。時邑令張拱極固守桐城。獻忠攻之。彌月不破。城爲呂蒙所築。外磚內石。堅甚。攻者止能挖去磚而已。不克穿其石也。獻忠掠鄉郭居民。播土擔石。高築長堤。環攻之。城內用礮擊殺焉。賊將屍和土填入。復以利械授民。驅之前攻。城外土墩。幾與北門齊。賊將踰城入。城中大懼。復發大礮擊殺之。邑之鄉人甚苦。而真賊實未傷一人。時總戎黃得功方鎮廬州。拱極遣人閒道乞援。得功率衆星馳。獻忠聞之。解圍去。得功追之不及。至今百姓尸祝之。凡獻忠他遁。慮追兵躡至。多以金帛遺地。兵利其所有。亦不窮追。是以大爲民患。賊將去。所幸美人悉手刃之。及抵他邑。所掠美人亦復如前。蓋挈之不能去之可惜。故其慘毒如此。亦美人之厄運也。當獻忠犯桐城。陳石舫亦在掠中。有湖廣人張義者。昔年同舍生之僮也。至是爲賊將忽遇。石舫問曰。相公

識我乎。石舫茫然。答曰。忘之矣。張曰。予卽曩時在相公家趨事者。毋恐。會須相救。已而獻忠點名審問。聞上連呼歸順。班聲如雷。有文且才者。卽畱中。遞至石舫。張義欲脫之。乃白獻忠曰。此人無所長。且不能徒步。所獲牲口。反與之用。不如釋去。獻忠曰。吾昔日在廬州。用一人。卽破一城。豈有文人無用之理。顧謂石舫曰。汝欲歸耶。吾卽送汝歸耳。石舫信之。俯伏謝。旣而引至一所。百姓甚衆。盡殺之。遞及石舫。張義舉手一搖。行刑者一刀而去。石舫血濺衣。體頽然而仆。然不覺痛。亦異也。時屍橫道左。供馬蹂踐。而張義適至。見而問曰。相公能咳一聲乎。石舫嗽之。有聲。義喜曰。可救也。喉尙未斷。令四人舁之私室。且囑曰。慎勿用膏藥等物。止以舊氈帽邊燒灰傅之。晚閒用茶洗去膿穢。久當自愈。乃去。石舫如其言。療之三月。始愈。康熙四年乙巳季夏二十九日。予在縱陽。見石舫項上刀痕環結。詢之。石舫遂詳述前事如此。且云是歲元旦大雪。縱陽屋上俱有大人足跡。長可二尺許。衆皆異之。是秋卽罹此變。或謂足跡乃降災之神也。石舫家于山龕中。藏書萬卷。併樓臺亭屋。悉成灰燼。惜哉。

談笑閒數百里。猝至。所謂行千里而不勞者。行于無之地也。獻忠得之矣。惜乎用之不善。

前載九月獻忠汝才陷大昌。今載九月獻忠圍桐城。賊雖善于馳突。恐吳蜀萬里。未必一月便能分犯。蓋陷大昌者。疑爲羅汝才。不然。或史略所載之月。恐有小誤。此出目擊。斷無可疑。

楊卓然議撫

十二月。楚豫皖兵大集。賊懼。乞撫。初十日丙辰。監軍楊卓然往賊議之。是歲賊寇橫流四境。雖時有斬獲。屢報招降。然降黨未經解散。而飢民復相煽聚。勢若燎原。莫可撲滅。

歲飢

七月飢民遽起。嘯聚大行山。應賊。是年兩京河南山東山西陝西浙江大旱。蝗人相食。草木俱盡。土寇並起。道路梗塞。

誌異

庚辰正月十五日丁卯夜。東方黑氣彌空。連三夕。二月壬子朔。杭州城門夜鳴。

無錫實錄云。九月二十三日未申之間。密雲不雨。浙瀝有聲。所雨皆小豆。有紺紅黑三種。質甚堅。民有收之者。來春藝之。有莖而無花實。

時張真人經錫舟前。二牌云。值日功曹聽用。天下城隍免參。邑令龐昌允敦請祈雨。真人謝曰。此天庭之掌。非學生敢擅也。如愚力量。止有借水幾尺而已。頃之。水果暗漲三尺。五日復退。真人入崇安寺。謁三清。次謁并及關神。俱行四叩首禮。餘如張睢陽諸神。不一揖也。

是時比年旱歉。穀貴人飢。予隨內父杭濟之先生讀書于洛社。道中青赤黑諸色蟲。長可五寸許。縱橫陸畔。幾無下足處。藁噉米菽。予于杭氏齋中。每啜菘豆粥。六月二十一日。予從先生自洛社歸。經全州。巷扉緊閉。聞破落戶欲取徐氏耳。遂村後行。南眺數里。烟焰騰升。咸云焚石塘孫氏也。人情嗷嗷。洵。廿二廿三兩日暮。塘橋貧者相聚數十人。抵有米家。傳食而掠焉。聲言將及吾鎮。于是本鎮亦集二百人。每人酒一碗。肉四兩。餉之。荷戈吶喊。南北繞行。未幾。前之劫掠者。次第被擒。笞死無算。鄉村稍得安枕。然貧民無生人之樂矣。卯辰二秋。蝗旱蔽天。俗謂猛將掌。蟲屬吾鄉。悉演戲以禳之。

男婦田閒鳴金呵逐。裳衣建標。予見而歎曰。此卽斬木揭竿之象。天下其將亂乎。及申酉之際。鄉兵峰起。卒符其兆。然則治亂之閒。必先有幾。夢夢者自不覺耳。

正月初六戊午。雷電交作。大雨三寸。時在大寒。尙未立春。冬行夏令。倒行逆施。其災異之應。在是年六月。終爲百姓城中搶米。延及各鄉俱搶。而究其致搶之因。蓋爲自夏至秋天無滴水。米價一兩七錢。而大戶又不糶米。激成搶米之變也。

六月初三下午。有轎一乘。在街坊抄化。其中有一絕小師姑。身長尺許。跌坐于盤中。大頭大面大手。有一道婆托在手中。見者皆怪異之。此怪孽也。問其出處。云從浙省而來。

六月初六至初十五日。月下蝗至。落落飛過。久旱所致也。七月口口日下午。飛蝗蔽天而來。自西北往東南。吾錫城中屋上俱盈二二三寸。道途父老俱云。目中未見。廿九日下午。蝗飛三日。至八月初二初四兩日。蔽天而下。十二下午。落落飛過。晚更甚。是年租稅四五分。白米二兩一石。

六月十七。暑甚。是日下午。飢民燒燬馬世奇房屋。一帶亂拳。毆碎頭面。血污滿體。以世奇侵至官糶米銀二百兩故也。鄉紳之體。從此大失矣。十七至二十日。鄉城打搶十八。各店舖搶米。大戶俱搶。十九二十。大搶廿一。各鄉大搶廿二日。知縣龐昌允緝拿亂民一二十人。監處城中。始定廿三日以後。無日不解審亂民。官打死四五十人。而鄉閒打死燒死者無算。此等異變。亦一時之劫數也。七月十五。蘇州關上有當戶施姓者。不糶官米。百姓各執器械。斬門而入。殺五十餘人。其家立盡。吳下之變如此。當時承平既久。連歲旱飢。民心蠢蠢。思動矣。幸江左柔脆。無強有力者起于其閒。爲之倡耳。不然。幾何而不豫楚也。

山東丐婦

崇禎庚辰。山東諸省。皆積歲旱荒。流民咸就食南都。時書舖廊下臥一秀士。穿舊綢衣。以帕裹巾。傍有少婦。耳垂銀瑤。貌極端莊。度亦嫺雅。見往來者。輒伸扇乞錢。或問其從來。曰。吾山東巨族女。嫁夫纔五日。卽相攜行乞。到此。夫亦宦裔遊庠人。忍飢冒寒。染病不起。只得坐守待盡耳。或勸以何不別適人。亦可得數十金調理。夫愈。則兩命俱活矣。婦曰。與失節生甯守義死。况夫病已深。縱有飲食藥餌。未必痊可。夫亡。誓不獨存。奈何徒喪廉恥乎。或更詰之曰。何不以上銀鐺易米。答曰。此夫家聘物。不忍棄也。聞者咸嘆服。競相施助。驟得數金。婦乃購一棺藏寺中。視夫一粥。彼亦一粥。視夫不食。彼亦不食。絕粒者浹旬。夫竟斃。既殮。得乞貲。倩工埋訖。舉衣衽兜土。塚未成而遽暈倒。按之。則氣絕矣。路人高其義。共買棺。與夫同穴殯焉。耳上銀鐺尙在。

江左貴人之妻女。失節敗閑。恬不知恥者。觀此掩面矣。

